

世界名劇精選

編 溼 舒



附

·明說情劇·計設置裝
·史小者作·劃計演導

一 般 劇 團 適 用

世 界 名 劇 精 選

附

裝 置 者 情 演
作 者 情 演
劇 者 情 演
導 者 情 演
計 史 明 劃
設 小 說 計

舒 湮 編

世 界 名 劇 精 選

(第二集)

編 者 舒 湮

發 行 者 光 明 書 局

代 表 人 王 子 澄

發 行 所 光 明 書 局

上 海 福 州 中 路 二 九 六 號
廣 州 漢 民 北 路 一 三 八 號
成 都 祠 堂 街 二 十 一 號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三 月 四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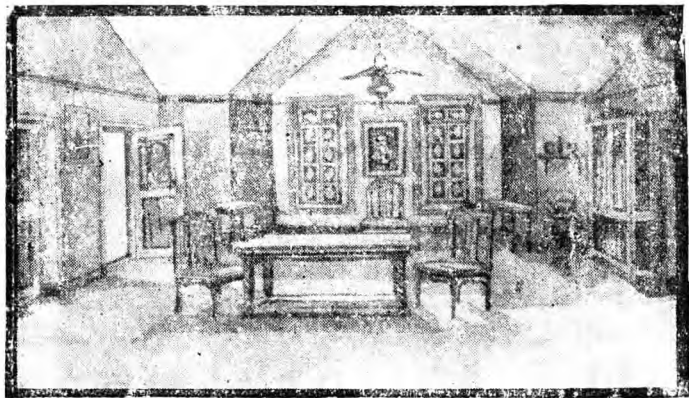
目次

雪的皇冠	(美·來斯著 顧仲彝譯)	一
蠢貨	(俄·柴霍甫著 曹靖華譯)	四
潮流	(美·梅德敦著 羅家倫譯)	九
結婚	(蘇聯·佐勤克著 江水譯)	一〇
啞妻	(法·東朶著 劉小蕙譯)	二九
幽會	(美·泰金東著 庸人譯)	三五

雪 皇 的 冠

著 斯 來 · 美

譯 弄 仲 顧



人物 尼哥拉·羅曼諾夫

羅曼諾夫太太

愛麗渥夏

本斯托夫，公使大臣

奧興斯基太太

地點 在西伯里亞托波兒斯克。

時間 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

佈景 一間佈置得極不雅緻的房間。一張桌子，幾張椅子，一架碗櫥，別的都沒有了，好像美國最

便宜的家私公司所出賣的東西。房中唯一值得記住的東西，是一只破舊的俄國茶爐，好像牠曾經見過興旺的日子，不過現在已躲在粗笨的東西裏隱居了。牆上掛着幾張配架的彩色的俄國字句，例如，『甜蜜的家庭，』『試了再試一次，』『生命是真實的，生命是懇摯的，』

和其他相似的感情話。內中最顯著的是一張鉛筆畫放大的照片，外面配着惡劣的金邊架子，四周圍着黑的綢。那照上捲曲的頭髮，長而疏散的鬚鬚，一望而知是付狡黠的面貌。觀客中見聞豐富一點的，知道這是新近逝世格里高列·喇斯普丁的遺像，不知道的人只當是一張普通醜男子的相罷了。

後牆上有數窗，左牆上有一門，右牆上有兩門。這是十一月下旬的某黃昏，天色已經昏暗多時了，桌上放一盞煤油燈，已燃。桌上安放着三人用餐的叉刀等等。

幕啓後一刻，左門上有人很響的打門。因無回音，那人又打。又靜寂隔一會，那門開了，一個很髒的婦人穿着圍裙上。

婦人（向外面叫道）進來罷，老先生！我猜她在廚房裏燒晚飯呢。她總是臨時抱佛脚，事到臨頭纔去做。

（一男人上。他是個龍鍾白髮的老人，戴着一付老花的眼鏡，身穿一件很大的外套，支撐着一根粗拐杖蹣跚着進來。）

男子（很羸弱的聲音）多謝。

婦人坐罷！我替你去叫她。我看你這麼大年紀，喊也喊不響了。

男子 多感你的好意。

婦人 (喊) 羅太太，羅太太！

尖利的聲音 (由右首發出) 什麼事？

婦人 (高聲慢說) 我是奧太太！有個老人要看你！

聲音 (生氣似的) 噢，是啦。叫他等一會！(說話的聲音顯然有德國的口音)

婦人 她說叫你等。

男子 多謝你。

奧太太 (很古怪的看那人) 如果你是來收木器賬的，我看你是白跑的。她男人賺回來的錢

——天曉得賺得又不多——！她都化在廟裏，超度他！(她很譏諷的指喇斯普丁) 況且她是個出嫁的女人！要是我，丈夫早就把我打了。但是她的丈夫！(她哼鼻以示譏刺) 他讓老婆爬在頭上，真不要臉！(她的好奇心又激發起來了) 你剛纔說是來收麵包賬的麼？(他不答，她便更銳利的問) 說呀，你難道是聾的麼？

(右門開了，羅曼諾夫太太上。她穿着一條柳條棉布的大的單圍裙。她的頭髮很亂，她用手背拭着很紅的臉。)

羅太太（向男子很銳利的）喂，你來幹麼？

奧太太 他聽不見。他打錯了，打了我的門。我對他說如果是來要錢的，叫他省點力，不用趕上樓來了，但是他——

羅太太（很和善的）謝謝你的好意，奧太太，你以為我老是欠賬的麼，只怕到你門上來的，纔都是討賬的。

奧太太 唔，至少我不跪下來禱告，爲這混賬——

羅太太（大怒）滾出去？

奧太太 誰要在你的屋子裏？正經的女人不到這兒來的！（她向着喇斯普丁做個鬼臉，下。羅太太怒得話都說不上來，重重的頓脚。）

羅太太（回復過來）你是誰，你來幹麼？（在那男子回答之先）我沒有錢赦你！你到賽恩斯托夫去罷，他們給錢好像給水一樣！一個人小指頭有點痛，就可以拿五個盧布——十個盧布——五十個盧布。真好一個國家——

男子（低聲）沒旁人麼？

羅太太（驚駭）你喝醉了麼？

男子（神秘的）sh！（他用脚尖走到窗邊，把遮陽拉下。）

羅太太（銳利的）你瘋了麼？

（那男子一聲不響把大衣假髮假鬚眼鏡拿去，露出一個可愛而活潑的身軀。）

羅太太（完全迷眩了）望·本斯托夫！

本斯托夫（吻其手）娘娘聖安！

羅太太 *Alter, es ist nicht möglich.* 你怎麼到托波兒斯克來的？

本斯托夫 我從柏林特意來拜望娘娘的。

羅太太（嘆氣）呀，柏林柏林！我幾時再能看見你！（她揩眼淚）

本斯托夫 我很喜歡看見娘娘身體很健。我十二分——

羅太太（從幻想中醒過來）但是，本斯托夫！你在這兒是危險的！

本斯托夫（輕笑）我的化裝把一切的懷疑都溶解了。

羅太太（害怕似的）但是如果你在這兒給他們知道——

本斯托夫 什麼危險我都準備着。（他從右手袋裏拉出一本書來）這是李普克尼希的書（他

從左手袋裏拉出一本書來）這是馬克西米連哈登的書（做個眉眼）我是個社會民主

主義者，到俄國來避難。呀，娘娘，帝國外交團的團員什麼事都會幹。

羅太太（仍然憂鬱）這是很大的危險——

本斯托夫 危險？在我有什麼危險！我從美國都很安全的逃了出來！娘娘，請你別害怕。我從德國前敵到這兒一點麻煩都沒有。沒有人留難我，也沒有人盤問我。如果有偵探跟了我走——

羅太太 俄國現在是沒有偵探了。（坐下）

本斯托夫（十分驚駭）沒有偵探！你們俄國人發狂了吧？難道他們以為自由真是人人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麼！

羅太太 對了！本斯托夫，你想這多有意思！就是我——從前的皇后——也逼着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這是很可怕的责任心——可怕的责任心呀。你只知道服從的，那兒懂得其中的奧妙。呀！把我頭都弄昏了！

本斯托夫 呀，娘娘，我說不出心裏的難過，看見娘娘在這樣——糟透的環境裏。

羅太太（衝出口來）糟透？為什麼是糟透？

本斯托夫（嚇了一跳）但是，當然——

羅太太 你不喜歡我們的佈置麼？唔，這是各人的喜好不同。尼哥拉跟我都喜歡的。

本斯托夫 請娘娘恕臣死罪。我以為——

羅太太 你以為這間屋子沒照柏林皇宮佈置，我們一定很可憐麼？你錯了。我一生一世住在空洞洞的黑暗的大屋子裏——在海斯我爸爸的皇宮裏，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擦司科西洛的可怕的冬宮裏。我睡覺的牀，吃飯的桌子，腳踏的地氈——樣樣東西都得讓人家替我挑選！就是我的牙刷！老是靠托別人！在這裏，至少我們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東西。也許你看起來並不美滿，但是在我們卻是甜蜜的家庭。（很嚴重的把手放在本斯托夫的臂上）

本斯托夫，這是我們有生以來第一個真正的家庭！

本斯托夫 （吃驚不小）但是——但是當然的，娘娘，你不很快樂罷！剛纔我親耳朵聽見小百姓的女人，豈有此理的辱罵你！如果我敢——

羅太太 （中止他的話）呀！你說奧興斯基太太麼？她是個不傷人的懶惰的喜歡搬弄是非的女人。在冬宮裏，本斯托夫，搬弄是非的有五百多，並且個個會傷人的。在這兒，我知道誰是朋友，誰是冤家。我知道誰——（右室內有沸湯四濺的大響聲）糟糕！我的荳湯！（她衝出門去。本斯托夫坐着繃着眉，面上表示着昏亂侷促。）

羅太太 （又上）壞了！壞了我的頂好的荳湯壞了！我坐在這兒講話講忘記的！

本斯托夫（爆發似的）這種——這種家事——燒飯——跟——跟——娘娘這樣高貴的人怎麼可以去做的！

羅太太（瞧着他，驚駭）那末誰去做呢？我的女兒都到彼得格勒去研究——你們稱牠是什麼？——排字，縫紉，跟——天呀，不知道叫什麼！

本斯托夫（幾乎說不上話來）但是你的傭人你的傭人往那兒去了？難道這下流政府連傭人的錢都不供給你麼？

羅太太（輕笑）你以為尼哥拉會答應我雇傭人麼？

本斯托夫（不相信）你說萬歲陛下——（他幾乎呆木了）

羅太太 他說自由的平民中間沒有傭人的。

本斯托夫 我不明白，在美國人人講德謨克拉西，但是這——

羅太太 我也不明白。俄國人我真不明白。我與他們伴了許多年，但是我還不明白。（很嚴重的）
本斯托夫，他們跟德國人不同。

本斯托夫 不同（搖頭）上帝可憐他們罷！

羅太太 尼哥拉我也不明瞭他。我跟他也住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不明瞭他。本斯托夫，你知道麼，

他現在看書啦！到他那樣的年紀，纔開頭看書——並不是聖經一類的書——你要記住了，是（聲音立刻改低）託爾斯泰——跟克魯泡特金——跟麥克西·高爾基——（隔室的鐘打六下）六點鐘了！他就要回家了。（她把圍裙脫掉）

本斯托夫 娘娘所告訴我的一切——（他驟然注意到她穿的是喪服，大為驚駭）你戴孝穿誰的服？太子——！（他慌亂的頓住）

羅太太 不是，不是愛麗渥夏很健，謝謝上帝！

本斯托夫 （纔放心）我希望不是那一位公主罷。

羅太太 不是，這是爲喇斯普丁穿的（她指照片）我可憐的喇斯普丁！

本斯托夫 呀，是的！很聰明的王爺！

羅太太 （靜靜的哭泣）本斯托夫，他真是天神一樣的好人！

本斯托夫 當然當然！如果他現在還活着——

羅太太 不，他現在天上是快樂的。這個惡濁的世界誰能明瞭他，他離開了也自由些。（她大哭起來）

本斯托夫 從嚴格的宗教觀點上講起來，他的不幸也有他相當的報酬。但是在這，緊要的關

頭。他的政治的天才——

羅太太（憂鬱的責難他）本斯托夫，本斯托夫，你怎麼可以把政治和他的神聖併在一起講。這簡直是褻瀆他！

本斯托夫 對於這一點我跟娘娘意見有點不同了。我們德國的皇上看統一世界的事跟宗教一樣的神聖。德意志帝國政府的種種設施就是上帝意志在政治上的表現。我到這兒來也就負了神聖的政治上的使命。

羅太太（緩驚）你到西伯利亞——托波兒斯克——來是為政事麼？

本斯托夫（很嚴重的點頭）這件事跟娘娘有重大的關係。

羅太太（搖頭）不！我對於政治沒有興趣。政治我不懂，也永遠不會懂。我只知道燒飯騰菜。

本斯托夫 娘娘，我知道了我的使命的性質——

羅太太 不成不成！為了喇斯普丁的緣故，我在冬宮裏老聽着噁哩咕嚕的政談，還想勉強懂牠一點——但是現在喇斯普丁昇天了，我——（她忍不住哭出來，拭眼淚。）

本斯托夫（很謹慎地）娘娘，我是來恢復尼哥拉第二萬歲的皇位的！

羅太太（驚叫出來）天呀！你說什麼！

本斯托夫（嚴重的顛頭）真的！

羅太太 但是——但是這辦不到的！

本斯托夫（很驕傲的挺起身來）在德意志帝國政府，什麼事都辦得到的！

羅太太 但是怎麼——（她眩惑而頓住）

本斯托夫（笑）你娘娘用不着關心我們的辦法。德國外交部最好的頭腦——也可以說世界上最好的頭腦——把復辟的嚴密的步驟都慎重的計劃好了。娘娘只要一切信任我，事情立刻就可以發動了。什麼事比這個更容易呢？

羅太太（半向自己）回到老家去——回到彼得格勒去——回到冬宮去——回到——（她蒙住臉，顫抖。）

本斯托夫 娘娘——

羅太太（不聽他）我以為可以自由啦！我以為——我以為——（她驟然間擡頭看着喇斯普丁的照。）好，喇斯普丁呀！好，我的天使呀！這是上帝的意志！我願意的！

本斯托夫（放心的叫出來）呀！我知道娘娘的——！

羅太太（跟先前一樣）我願意的！為愛麗渥夏的緣故！為我愛麗渥夏的緣故。這是他天生的

權利！喇斯普丁說，他是天生統治人的。他一定要做國皇的，他一定要做國皇的！（她快樂得緘默不語，她的兩手緊握着，她的眼睛擡着。猝然間左門外有重脚步聲和口吹「可憐蝴蝶」聲，不過拍子不符。）

本斯托夫（驚）有人來啦？

羅太太（恢復過來）天呀！尼哥拉回來了！我把他完全忘了。你一定不能給他看見，本斯托夫！我先告訴他。快到廚房裏去躲一躲。

本斯托夫 你指點他——

羅太太 是啦，是啦！快點，他在來了！我不叫你不要進來！

（本斯托夫很快的跑入廚房，帶了化妝的一切東西，卻忘記了那兩本書。羅太太在桌邊忙着收拾。左門開處進來了尼哥拉·羅曼諾夫，就是被廢的俄皇。他戴一頂皮帽子，一件厚重的皮領的大衣，厚手套，長統的皮靴。他手裏拿着木製的雪鏡。他的面頰顯着健康的光彩，肩闊而平。）

羅曼諾夫（吻其妻）好呀，親愛的，又一天工作完畢了！（他除去手套）

羅太太（勇敢的）你遲了。

羅曼諾夫 不要說我了。我在班脫可夫的店裏耽擱了一會。

羅太太 爲什麼你還要去呢？家裏已經有很多吃的東西啦。

羅曼諾夫 你等着，你瞧我帶的什麼回來！他在大衣袋裏摸索了一會，取出一小紙包（粉嫩的葱！在另一袋裏摸了一會）一條鹹青魚！噉噉！汁水流出來了！班脫可夫用紙太小氣了！（他舐手指）呀！好極了！放在荳湯裏多好的味道。（他把帽衣都脫掉，脫的時候一面不斷的說話。他穿着工人的寬大外衣。）這幾天我胃口之好，對你說了，你也不會相信。努力工作的結果呀！這就是好胃口的調味兒！你猜我對工頭高般洛夫怎麼說？我說，『高般洛夫，車子裏的每一鏟雪就是我肚子裏每一匙荳湯。』

羅太太 （銳利的）今晚上你肚子裏不能有荳湯了！

羅曼諾夫 （他的臉色立刻沈下來）你說什麼？沒有荳湯？

羅太太 荳湯燒壞了。

羅曼諾夫 （吞了一口涎沫）燒壞了！（用了大力量恢復他的快樂）好好這也算不了什麼一會事！（拍她的肩）來，來，親愛的，世界決不會因爲我們的湯燒壞了，停止進行！（很嚴重的）這是上帝罰我貪嘴的表示！（他坐下來開始脫長靴。羅太太很膽怯的看着他，不知如

何開講這擾亂心景的新聞。

羅曼諾夫 愛麗渥夏在那兒？

羅太太 （這插語使她鬆了一鬆）他在街上跟小孩子玩。（她走至窗邊，很悶悶不樂的）天暗了，該回來了。（她向窗外張望）

羅曼諾夫 他是個好孩子。不會鬧事的。（他穿着襪子，跑向廚房門口。他走近門時，羅太太纔看見她驚叫一聲。）

羅太太 尼哥拉！你往那兒去？

羅曼諾夫 （抱歉似的）我去找拖鞋。老是放在爐灶旁邊，我自己找得到的。

羅太太 對的，對的！我替你去拿。

羅曼諾夫 不用，不用，我自己會拿的。（他向門又走上幾步）

羅太太 （銳利的）你瘋了麼？穿了襪子四處的亂跑！你要木片刺痛你的腳麼？你在這兒別走！（她急忙的跑入廚房）

羅曼諾夫 親愛的，你真想得週到！（他跑到桌邊，拾起一隻空湯碗，很憂愁的搖搖頭。）燒壞了！好了，好了！（放下碗嘆一口氣。羅太太拿了拖鞋上。）

羅太太 這是你的拖鞋！

羅曼諾夫 親愛的，你真是天使！（他穿上拖鞋，嘆了一口滿意的氣。）呀，多好呀！暖和和的像烘過的麵包！雪真冷！但是這種冷是很好受的——乾冷不像聖彼得聖保羅城堡裏那種暗窖裏的潮濕的冷。我來念一段克魯泡特金的描寫給你聽——

羅太太 尼哥拉，我有件事告訴你——

羅曼諾夫 現在不要餓肚子聽起來沒意思。等我吃飽了，腰帶束緊了，你再告訴我奧興斯基太太對你說什麼，你怎麼樣回答——

羅太太 這跟奧興斯基太太沒有關係。

羅曼諾夫 好了，好了，隨便什麼話，總不是壞的。愛麗渥夏在那兒？我們趕快些罷。今晚我們到特勞至基戲院去。去遲了，座位都沒有了。

羅太太 （堅決的）今晚我們不能去！

羅曼諾夫 我們一定去！今晚放的是卓別靈的笑氣，最後的一個晚上！外面人人都在講這張片子！趕車的卜諾斯基說他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他不是說謊話。他親眼可以看見他臉上一條一條的眼淚。還有高般洛夫你猜他怎麼樣對我說？（很慎重其事的）他昨天晚上帶了他家

裏老小和他的岳母——馬亞班屈落付娜——她笑得血管都破裂了一條（嚴重的）他們立刻去請了個醫生。

羅太太 尼哥拉，這不是說傻話的時候！這不是貪吃的時候！有一件——有一件——

羅曼諾夫 （看她那樣慎重吃了一驚）什麼，親愛的你見了上帝的啓示麼？

羅太太 （很勇敢的）是的！上帝的啓示！

羅曼諾夫 （很興奮的）你見了天使麼？一個神聖的天使麼？

羅太太 （搖頭）不是，不是天使，尼哥拉，你聽——

羅曼諾夫 不是天使，那末是神仙麼？

羅太太 （不耐煩的）不，不是神仙！（銳利的）你別說話，你聽着——（門外有扭打聲）

羅太太 （驚）愛麗渥夏！（她急忙跑過去把門拉開。奧興斯基太太抓住了愛麗渥夏的領圍，

拖着進門來。那孩子滿面是污穢和眼淚，他的衣服零亂不整齊，他的襪上滿是洞。）

愛麗渥夏 （辯護似的）媽媽！媽媽！

奧太太 （搖他）我要打你，你這小鬼！

羅太太 （大怒）快些放手！快些放手！

奧太太 我一定要打了他纔放手。(她舉起手來要打他，但是他乘機溜走，跑到他母親背後躲起來。)

羅太太 你竟敢舉起手來打我的孩子，你這妖——

奧太太 你的孩子是個懶蟲——一點用處都沒有！

羅太太 你再講立刻拉破你的臉！

羅曼諾夫 (安慰的) 算了，算了！親愛的！

羅太太 不用你插嘴！

奧太太 (譏諷的笑) 天呀！你看她指揮丈夫的神氣！你不是大丈夫——你是一條蟲！

羅太太 你知道麼，你跟誰在講話？你的皇帝——你的統治者！(羅曼諾夫又要插下來，羅太太

便轉向他) 你不要開口！

奧太太 (鼻裏哼着譏諷) 統治者！他是個糟透的統治者，他連自己的老婆都不能統治。

羅曼諾夫 (在他妻子能回答之前) 世界上只有一位統治者。(他手指上指，兩婦人便歎

下來。)

羅曼諾夫 (安靜的) 我的愛麗渥夏，他幹了什麼事？

奧太太 幹了什麼事！他把我的望加打得鼻血都流出來了，他幹了什麼事！

羅曼諾夫 愛麗渥夏，那你錯了！

愛麗渥夏 （抗辯）但是，爸爸——

奧太太 在托波兒斯克沒有比我的望加更好的孩子啦。他是幸福的小綿羊——

羅太太 你的望加是個小壞蛋，他的鼻子應該打出六次血來！

奧太太 （挑戰的）你再叫我望加小壞蛋，我要——

羅曼諾夫 不要，不要！愛麗渥夏是錯的。打人就是打上帝的形象。來，愛麗渥夏，對奧興斯基太太

說你做錯了；請她原諒。（愛麗渥夏不回答）你瞧！他現在懊悔得話都說不出來了！

奧太太 懊悔，我的眼睛！他跟豬一樣的倔強。這也怪不得，因為他有荷蘭人的血統關係。

羅太太 （大怒）*Donnerwetter! Das ist aber ein bißchen zu viel!*

羅曼諾夫 （立刻插下來）不要再咒罵了！我們都在憂愁罪惡中間生活。我們相互的批評，有

什麼好處呢？[?]天上的上帝，偉大的審判官，他看見一切，明白一切。（放手在奧興斯基太太的

臂上）奧興斯基嫂，請走罷。愛麗渥夏已經得到了他的教訓。讓我們講和罷。請走罷，上帝

祝福你。

（奧興斯基太太看看他，預備說話，頓住了又看看他。羅曼諾夫始終保持他和平靜氣的態度。）

奧太太（爆裂的）喔！你使我難受。（她很快的跑出去，把門重重的關上。）

羅太太（炸裂出來）好！你叫我丟臉！幫她來羞辱我！你站着叫你老婆活活的丟臉！

羅曼諾夫 親愛的——

羅太太 嘿！老是在叫親愛的！橫也是親愛的，豎也是親愛的！人家羞辱了我，你倒又不管了——

羅曼諾夫（展開他的兩手）但是，親愛的——

羅太太 算了罷！我聽夠了！（轉身向愛麗渥夏）爲什麼像鄉下人在街上跟人家打架？你難道

是這樣長大的麼？

愛麗渥夏 但是，媽媽，那些孩子——

羅太太 老是那些孩子，孩子，我告訴你有五十遍了，不要跟那些孩子玩耍。但是你總不聽。

愛麗渥夏（流着淚）但是媽媽，一個人玩是沒有趣味的。在冬宮裏的時候，沒有人跟我玩的，

真冷靜呀。現在有孩子跟我玩了，你又不許我玩。（他哭出聲來了）

羅太太（軟化一點了）好，別哭了。（她抱了他）你以後隨便跟誰去玩罷。（銳利的）瞧瞧

你的臉，你在豬棚裏玩麼？還有你的襪子！早上穿的時候一個洞也沒有！你以為我成天沒事做，單補你的襪子麼？

愛麗渥夏 媽媽，我也沒法呀！

羅太太 沒法！為什麼跟人打架？

羅曼諾夫 （嚴重的）打架是錯的，愛麗渥夏。到爸爸這兒來。（愛麗渥夏跑過去坐在他膝上）
為什麼你跟望加打架？

愛麗渥夏 爸爸，我從頭告訴你罷。我們玩革命——

羅曼諾夫 革命？

愛麗渥夏 是的。我們常常玩革命。查可夫常常做克倫斯基，因為他最大，我們誰也打不過他。

羅曼諾夫 但是克倫斯基並不強大。

愛麗渥夏 我知道。但是人人要做克倫斯基，如果我們不讓查可夫做，他就打我們。

羅曼諾夫 （怒）笨牛。

愛麗渥夏 而我常常做你，爸爸。

羅太太 （快樂起來）你瞧！就是小孩子都認出他是天生的統治者！

羅曼諾夫 那末你們怎麼樣玩的呢？

愛麗渥夏 最先他們叫我退讓皇位。

羅曼諾夫 (安靜的) 退讓皇位，愛麗渥夏？

愛麗渥夏 (疑惑的) 他們都這麼說。

羅曼諾夫 後來？

愛麗渥夏 如果我身邊有錢，他們就把牠拿走了。

羅太太 (怒) 他們偷你的錢？

愛麗渥夏 這不是偷。(慎重其事的) 這是皇產充公。於是他們把我鎖在地窖裏——我們當

牠是乍斯可山洛——於是他們拿麵包和水給我。

羅太太 這不興的！他們不敢這樣做的！

羅曼諾夫 (摸着那孩子的頭) 鎖在地窖裏的常常是你？

愛麗渥夏 對啦。他們不讓我玩別的，只許我做俄皇。我對他們說這個太不公平了。你是我的爸

爸也不是我的罪過，但是他們——

羅曼諾夫 (把兩手蒙着臉) 我可憐的愛麗渥夏。

羅太太 愛麗渥夏！你說得爸爸哭了！

愛麗渥夏 （慌亂）但是爸爸，我不是有意的！爸爸，爸爸，饒了我罷！（他也哭起來了）

羅曼諾夫 （安慰他）不，不！沒有什麼！愛麗渥夏，沒有什麼！現在——現在你告訴我為什麼跟望加打架。

愛麗渥夏 因為今天我在地窖裏等他們來放我的時候，望加跑了進來——他從自己隊伍裏逃走出來的——他說如果我給他三個銅子，他情願倒戈作反革命運動。所以我打他的鼻子——這小壞蛋！

羅太太 （大覺不安）喔，天呀！

羅曼諾夫 （吻他孩子的前額，眼裏閃着快樂的淚眼。）呀！愛麗渥夏！愛麗渥夏！（很嚴重的）但是打架是錯的。愛麗渥夏，你知道託爾斯泰怎麼說？他說——

羅太太 （生氣的）這是講託爾斯泰的時候麼？

羅曼諾夫 （服從的）媽媽對的！吃了晚飯再談。愛麗渥夏，你現在去——去洗洗臉。

愛麗渥夏 是，爸爸。（他向廚房走去）

羅太太 不要到廚房裏去。到睡房裏去洗！我不叫你不要進來！

愛麗渥夏 是媽媽。(下)

羅曼諾夫 (搖頭，很溫柔的) 可愛的愛麗渥夏！(他望着他兒子，做夢似的。)

羅太太 尼哥拉，你坐下，聽我說話。

羅曼諾夫 (和順的) 好好。(他坐在本斯托夫放書的椅上)

羅太太 (驚而起立) 什麼書！(他取起來。羅太太驚叫一聲。)

羅曼諾夫 (檢查一下書名) 李普克尼希哈登！(注視他的妻，不相信似的。) 親愛的，你——？

羅太太 (失望) 呀，沒法了！讓他自己來說罷。(她走至廚房門口) 請進來！

(羅曼諾夫注視着她，莫明其妙。本斯托夫上。)

羅曼諾夫 (吃驚不小) 望·本斯托夫。

本斯托夫 (行大禮) 萬歲陛下！

羅曼諾夫 不是的，不是的，本斯托夫！我是尼哥拉·羅曼諾夫，一個俄國的小百姓。

本斯托夫 (抗議) 我不能允許萬歲陛下——

羅曼諾夫 不是萬歲陛下！是羅曼諾夫，或是尼哥拉！

本斯托夫 我不能放肆——

羅曼諾夫 放肆！稱人的姓名何嘗是放肆！這是——這是客氣。請坐下罷。

（他們都坐下。很窘迫的寂靜了一會。）

羅曼諾夫 （頓然間）這是不是你剛纔說的上天的啓示，親愛的？

羅太太 （簡短的）對啦。

本斯托夫 （驚）請原諒，我不明白。

羅曼諾夫 沒有什麼。唔，本斯托夫，好久不見你了，今天我真喜歡。那個時候那兒想得到我們下

一次的見面是在西伯利亞——像這樣的光景！

本斯托夫 （接着下去）唉！真想不到！

羅曼諾夫 那個時候我們高高在上以爲是很穩固的了——你跟我。做夢也想不到我們的威

權會消滅到一點沒有——

本斯托夫 （請求）但是——！

羅曼諾夫 但是我們的天父——他知道一切。他瞧着，等着。（改換他的音調）但是我很喜歡，

你現在也放逐到西伯利亞，又回到我這兒來了。

本斯托夫 這是——（轉向羅太太）姑娘解釋過了沒有——？

羅太太 我沒有解釋。

羅曼諾夫 (笑) 這用不着解釋。我不是小孩子。我明白。這幾本書——是你的罷。

本斯托夫 是的，但是——

羅曼諾夫 (很有滿意的笑) 呀哈！我早就猜到了。這兩本書把你的祕密招出來了。(舉起兩

書) 李普克尼希，哈登！你也中了時流病！他們也把你充了軍好！還希望別的什麼呢？

本斯托夫 (有點怒意) 陛下恕臣放肆說這句話——陛下完全誤會了真相。這兩本書不過

是——不過是我們敵人所謂欺人的詭計罷了。

羅曼諾夫 欺人的詭計？欺人的詭計什麼意思？

本斯托夫 這是以非爲是的一種科學。

羅曼諾夫 (明白了) 呀！你說外交的手段罷！

本斯托夫 不是，陛下。外交手段不是科學；那是美的藝術；她主要的原理是如此：兩點之間的最

短距離是一直線，真正的藝術家從來不畫直線的。我是個專講實際的人，對於這些抽象的

理論興趣是很少的。我現在要陛下知道的，我不是陛下的敵人，是我德意志皇帝的榮耀的

使臣，特來辦理一件極其重要的外交公案的。

羅曼諾夫 (駭) 你到西伯利亞來辦外交公案

本斯托夫 (顛頭) 對了,陛下。我在美國出奇的成功,所以皇上把這樣一件十二萬分重要精

微的使命交在我的手裏。我德意志皇帝——

羅曼諾夫 (很有興趣的插下來) 告訴我,威廉好麼?

本斯托夫 (很嚴重的) 至高無上的皇帝照舊是病着沒好。

羅曼諾夫 (很同情的顛頭) 我知道。這是血統裏來的。(很機密的) 自族裏交婚太多了,本

斯托夫。這不好的。郭般洛夫——(解釋的)——他是我們的工頭——他昨天告訴我他的表妹嫁給他的叔父——

本斯托夫 萬歲陛下!

羅太太 喂,尼哥拉!不要亂說!

羅曼諾夫 (由此人看到那人) 我說錯了什麼?

本斯托夫 請陛下原諒我,但是我的國皇跟——工人打比,我可不能緘默無辭。

羅曼諾夫 算了,算了,本斯托夫。我們不應當專講他的錯處,單因為他不是工人。(他安靜的講下去,沒有注意到本斯托夫謙卑的想插話的舉動) 你看我!你知道我五年之前——講到

這件事一年前也就行了。那時候，我胃口真壞，睡不熟，咳嗽。但是現在呀！你問我內人吃多少東西！晚上睡在牀上，炸彈也嚇不醒我。至於我的身體——（他起立，跑到本斯托夫面前，彎曲臂膀。）你摸摸看！

本斯托夫（很硬的）小臣怎敢放肆！

羅曼諾夫 瞎說。世界上只有靈魂是神聖的。摸摸看！

本斯托夫（輕輕的很恭敬的摸了一下）好極了！

羅曼諾夫（又坐下）一年前，牠軟得好像蒸熟的兔肉！本斯托夫，努力做工的結果喲。這是快樂的祕密，也是健康的祕密！你知道麼？什麼東西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一條滿是雪的河岸，在你鏟子底下，一鏟一鏟不見了！（嚴重的）如果明天不下雪，後天就沒有工做了。我覺得現在的冬天比從前溫暖多了。本斯托夫，你覺得麼？

本斯托夫（面色有點難看）德國並不如此。

羅曼諾夫 唔，也許不同。也許因為我現在不住在冬宮裏，成天的在戶外做工的緣故。

羅太太（搖頭；低聲）沒有希望！

羅曼諾夫 什麼沒有希望？

本斯托夫 (急速的) 萬歲陛下, 如果陛下准我解釋——

羅曼諾夫 (沉浸在自已的默想裏) 本斯托夫, 威廉從來想不想做工?

本斯托夫 (坐近一點) 我不能不請求陛下——

羅曼諾夫 做工或者可以使他強健起來, 本斯托夫。他不是沒有好處的人。(深思的) 不過——

不過他做工恐怕做不好。他是個不肯專心用功夫的人。什麼事都隨隨便便馬馬虎虎——
除了他自己做個好工人, 一定要拿工作放在前面, 自己放在後面。

本斯托夫 (堅決的) 陛下, 我不能不馬上把拜訪的目的告訴陛下。(慢慢的嚴重的) 我是來恢復陛下的皇位的。

(羅曼諾夫驚異的看了他一眼, 接着便放聲的狂笑。)

羅曼諾夫 (眼淚流到面上) 你聽他! 你聽他, 親愛的! 他在美國學了這一套開頑笑的頑意見!
(他注意到他們都很嚴重靜默) 你不笑, 親愛的?

本斯托夫 (響亮的) 我不是開頑笑, 陛下!

羅曼諾夫 (駭驚起來) 不是開頑笑?

本斯托夫 (嚴重的) 對了, 陛下。

羅曼諾夫（在身上打十字）天上的聖父！他發瘋了！

本斯托夫（滔滔的說）什麼事都佈置好啦。我自己親自到過彼得格勒，一切的準備我都細細檢查過。計劃是很簡單的。從今天起一禮拜，俄國臨時政府的委員要在杜馬宮開會議。一聲暗號先把杜馬宮炸毀，三師德國的精兵，化裝做哥薩克人，帶了手提機關鎗，把幾條街都肅清了，陛下就在一個陽臺上向民衆演說，那些民衆是預先挑選過的，他們會發狂般的歡呼萬歲，我們又買通了六張報紙宣布陛下復位的消息，十萬磅的麵包分給貧民，二三千熱心革命的黨員當衆鎗斃，表示陛下下的決心。於是——

羅曼諾夫 夠了！這是退化的人所做的惡夢！

本斯托夫（驕傲的）這是德意志外交部謹慎小心計劃出來的策略。

羅曼諾夫（高聲的）那是一樣的——（他停住，把兩手蒙着眼睛，於是很悲傷的，毫無怒意的續道）本斯托夫，你還活在一個死的時代。你講的事情已是過去的史蹟——這些事情在尼哥拉第二做俄國皇帝的時候是可能的。（他很悲傷的低下頭去）

羅太太（同情的叫出來）尼哥拉！（她執住他的手）

本斯托夫（誤會他的意思）陛下，不用氣餒！你只要完全交給我，一個禮拜之後你又是尼哥

拉第二俄國的皇帝了。

羅曼諾夫（緩緩的）本斯托夫，告訴我，你爲什麼到我這兒來？

本斯托夫（可憐他似的）也許我還沒有說得十分清楚。（他慢慢的說）我是來恢復——

羅曼諾夫 原諒我，如果我是笨的話。我不是外交家，這些事情不容易使我明白。但是請你別性急。那末，告訴我，你的意思——就是說威廉的意思是不是——俄國應該有個皇帝？

本斯托夫（開始解釋）當然的；我們的意思是要恢復——

羅曼諾夫（擡起頭來）你們要個皇帝。產生皇帝的方法一切都準備好了？

本斯托夫 統統都準備好了！我敢擔保說你不用怕——

羅曼諾夫（跟前一樣）對的，對的！我一點不懷疑！我要知道的是爲什麼你來找我——找我，

尼哥拉·羅曼諾夫，住在托波兒斯克的俄國小百姓呢？

本斯托夫（十分驚駭）不找陛下，我們去找誰呢？

羅曼諾夫 在俄國不是有三百萬工人麼？或者更好一點，爲什麼你自己不做皇帝呢？你一切做

皇帝的品性才能都有。我卻沒有。

本斯托夫（他這時的忍耐是由可憐而來的，好像對很老很小和很弱的人講話）你陛下是

俄國皇族的嫡裔，並且——

羅曼諾夫 我是尼哥拉·羅曼諾夫，是鏟雪和舊貨商人的國際同盟會會員，本國組二十七號。（驟然間）就是我心裏要做，我也不能接受的。（他在袋子裏摸索半晌，取出一本書來，急忙的翻閱）在這裏！附章第十一條，『非得本會全體會員三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任何會員不得擔任政府官職。』（他很得意的把書遞給本斯托夫，本斯托夫很不屑似的放了下來。）

羅太太 （不耐煩的）唔，假定他們把你退出同盟會？

羅曼諾夫 什麼！我剛預先付了一年的會費。十個盧布不是可以看輕的！並且，違背同盟會的章程！不成，不成！本斯托夫，你還是到別的地方去罷。

本斯托夫 （開始顯露他的不耐煩）不能夠的！沒有別人只有陛下可以有皇帝的尊號！這是你神聖的威權！

羅曼諾夫 不要褻瀆上天，本斯托夫。

本斯托夫 （格格不吐）褻瀆上天！

羅曼諾夫 你講到上帝的時候要小心一點呀。在我看起來，上帝是上帝，並不是德意志外交部

的書記。你以為上帝挑選國王的時候，會挑選我——或是威瓊麼？如果這樣，你不妨說上帝是個傻瓜。

羅太太（驚）尼哥拉！

本斯托夫 我不得不說陛下下的頑笑開得太——

羅曼諾夫 呀，本斯托夫，在沒有智識的人，真理常常是頑笑。（本斯托夫搶上來說）不用多講了。讓我們談談別的罷——燒菜，種花這一類的事。

本斯托夫（衝出來）陛下你明白麼，我貢獻陛下的是回到彼得格勒去的機會？永遠不會再

有這種機會的了？

羅曼諾夫 為什麼我一定要回到彼得格勒去呢？

本斯托夫 當然你不願意常住在這兒罷。

羅曼諾夫 為什麼不住呢？在彼得格勒我不過是個皇帝，在這兒我是個人。

本斯托夫 真太古怪了！有這樣的機會，誰願意老放逐在外面呢！

羅曼諾夫（很悲哀的笑）放逐（他有意地站了起來，走到窗邊，拉起窗簾）本斯托夫，你到

這兒來！

本斯托夫（顫抖）陛下不要害我的性命呀！

羅曼諾夫（這時纔有點憤恨）害你在這兒你是頂安全的。這不是威廉姆·斯屈拉斯（他平常的口氣）我只要你看一點東西。

（本斯托夫遲疑了一會，然後跑至邊窗。羅太太用手蒙着眼睛。）

羅曼諾夫（拉住本斯托夫的手臂）你瞧，在教堂的那一邊，你不是看見有所很大的木頭房子好像一具棺材麼？

本斯托夫 你說那營房麼？

羅曼諾夫 對了，營房你知道這是做什麼用的——在尼哥拉第二做俄國皇帝的時候：牠是住充軍的人的——到西伯利亞充軍的人，充軍到礦山裏去，去受苦，去飢餓，去死。二百萬充軍的人用淚洗過那些木板——在尼哥拉第二，羅曼諾夫朝的最後一代，這兒有二百萬充軍的人。二百萬現在我自己——充軍到這兒來！我望到窗外，總看見那些營房本斯托夫！（他把本斯托夫拉離窗口，很嚴重指着上天。很莊重的寂靜一會。）

本斯托夫（把熱情硬壓下去）陛下並不是羅曼諾夫朝的最後一代！

羅曼諾夫 你說什麼？

本斯托夫 我說你可以代表你自己講話，但是不能替你子孫講話——替亞歷西斯大公爵講話！
 話！你不能叫他不做皇帝。

羅曼諾夫 （煩厭）你說愛麗渥夏麼？

羅太太 （興奮起來）對了，尼哥拉！這是他天生的權利。喇斯普丁說過他是天生統治人的。爲他的緣故，尼哥拉，我們不能不回去。

羅曼諾夫 爲他的緣故！他在這兒很快樂呀！

本斯托夫 他是個小孩子。

羅曼諾夫 （富於情感的）你以爲我從前不是小孩子麼！（驟然決定）讓他自己解決罷。
 羅太太 （驚）你要怎麼辦？

羅曼諾夫 讓他去解決罷。（他向臥室叫喊）愛麗渥夏！

愛麗渥夏的聲音 是，爸爸！

本斯托夫 這太傻了！

羅曼諾夫 （嚴重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傻子！

（愛麗渥夏上，看見了客人止步不前。）

本斯托夫 (吻其手) 殿下聖安!

愛麗渥夏 (退縮) 爸爸, 爲什麼人人譏笑我?

羅曼諾夫 (充滿感情聲音發抖) 愛麗渥夏, 這位先生要知道你——

本斯托夫 (插入) 我要知道你願不願意做俄羅斯皇帝?

(愛麗渥夏看着他, 嘴唇發顫)

羅曼諾夫 愛麗渥夏, 你回覆他。

愛麗渥夏 (責備的口氣) 你不是說我可以做馬醫麼!

本斯托夫 (憤恨的) 我願意恢復你做皇太子——回到彼得格勒美麗的宮殿裏去——

愛麗渥夏 (害怕得驚叫出來) 不要! 不要再讓我到冬宮去! 媽媽! 媽媽! 不要讓他帶我到冬宮

裏去! (精神失常的哭泣出來, 把頭埋在母親的膝間。)

羅太太 不要怕, 不要怕! 你住在這兒, 不到宮去就是了! (她安慰他)

羅曼諾夫 (伸出右手) 再會罷, 本斯托夫! (本斯托夫跑向廚房) 不是那面走! 這面!

本斯托夫 (硬生生的) 我的化裝——

羅曼諾夫 你用不着化裝。你在這兒是很平安的! (祕密似的) 如果你告訴他們你是誰, 他們

一定讓你平平安安過去。

本斯托夫（在門口）如果陛下仔細考慮一下——

（羅曼諾夫揮手叫他不用多講）

羅曼諾夫（執其手）再見罷，本斯托夫！祝頌你平安的回去——並且有快樂的思想請你把我尼哥拉·羅曼諾夫的兄弟之情帶回去候威廉·霍亨素倫。告訴他將來總有一天會來到的——不是他夢想的一天——不過這一天總會來到的——他可到這兒來找到吃的住的和一把木的雪鏟。（本斯托夫很不安靜的很怒的移動着，羅曼諾夫拉住他）再告訴他帝國是一朝興一朝敗，皇帝是一朝生一朝死的——但是在西伯利亞常常是有雪的！（本能的望出窗外）呀哈！他放了本斯托夫的手，走至窗邊，快看呀！好大的雪片兒！這又有事情做了！他站着什麼都忘了，只呆呆的瞧着落下的雪。本斯托夫丟他一個半可憐半妒嫉的眼色，便下場，幕亦漸下。）

【作者小史】厄爾末·來斯(Elmer Rice)於一八九二年生於紐約城。他畢業於紐約法律學堂，名列前茅，師生交相讚譽。他第一本戲叫審判(On Trial)，公演於一九一四年。起先他和馬寧沙戲班(Morning-side Players)和其他幾個愛美的劇團有密切關係。一九二一年他和哈卷·休茲(Hatcher Hughes)

合寫醒過來，酋娜(Wake-up, Jonathan)一劇，由費斯克夫人(Mrs. Fiske)爲之演出。一九二三年他寫了一本最好最有名最成功的加法機(Adding Machine)，不但紐約演牠，英國和歐洲各國都爭着演牠。一九二四年他和多羅綏·帕刻(Dorothy Parker)合寫“Close Harmony”和“The Lady Next Door”。他和菲列·巴列(Phillip Barry)合寫“Cock Robin”是一本神祕劇，出演於一九二七年。他的街景(Street Scene)是一九一九年最成功的劇本之一，曾得當年的帕列茲獎金(Pulitzer Prize)。本篇是一九三〇年的傑作。他的“See Naples and Die”一劇亦曾上演於紐約舞臺，頗爲成功。

【劇情說明】 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皇朝的最後一代沙皇尼哥拉第二，現在和他的妻兒（從前的皇后與皇儲）同住在西伯利亞托波兒斯克地方。

他們居住在痲陋的房間內，度着平民與勞工的生活，想起冬宮的日子，那真是一場春夢。

這天，德意志帝國政府的使臣本斯托夫，跑來晉謁廢皇。他的使命是企圖復辟，恢復尼哥拉第二的皇位。據說這是德皇威廉的意思。

羅曼諾夫太太（前皇后）告訴他，他們現在過着愉快的自由平民的生活，一切都自己勞作。尼哥拉每天在外作工，閒時閱讀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高爾基的書。顯然，他們的生活是轉變了。

尼哥拉工作完畢回家，他很愉快的向妻子敘述些日常瑣細的生活情形。他們的孩子愛麗渥夏，因爲在街上跟居停太太的孩子打架，受到斥責，可是他辯白說：「媽媽，一個人玩是沒有趣味的。在冬宮裏的時候，沒有人跟我玩的，真冷靜呀！現在有孩子跟我玩了，你又不許我玩。」

本斯托夫得意的向尼哥拉陳述他的計劃。可是，尼哥拉對這些都不感覺興趣。他疑問爲什麼會來找他，俄國有三百萬工人，而他現在只不過是一個鏟雪工人和國際同盟會會員而已。他不願重提政事，倒想談談別的——像燒菜，種花一類的事。

外面降着大雪，尼哥拉很自然地走到窗口喊道：「快看呀！好大的雪片！這又有事情做了！」他不想回到聖彼得堡去做什麼皇帝，却願意在西伯利亞做一個「人」。

本斯托夫失望的自願回去了。

〔導演計劃〕許多人喜歡「雪的皇冠」這齣戲，大約因爲它蘊蓄着一抹輕微的感傷情調，是詩意的，值得回味的，然而，這種感傷，却不是頹廢，而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對帝制的一種譏諷。雖然，劇作者所寫的是幻想而非事實，但他對於帝制的沒落，皇權的衰敗，以及對勞工階級寄予偉大希望，歌頌工作的愉快，這主題是進步的。

所以，「雪的皇冠」很容易被演爲悲劇。如果演成了悲劇，那末便違反了題旨，而與劇的整個格調不能諧和。我們要使人感覺廢皇的生活，雖清苦，而他們的自由的平民生活，却是無比的高貴與愉快。我們的同情尼哥拉這角色，並非憐憫他的遭遇，而是他的新的覺悟。這樣，本斯托夫的勸進，才成了十足的嘲諷。這是導演處理本劇首先要明瞭的基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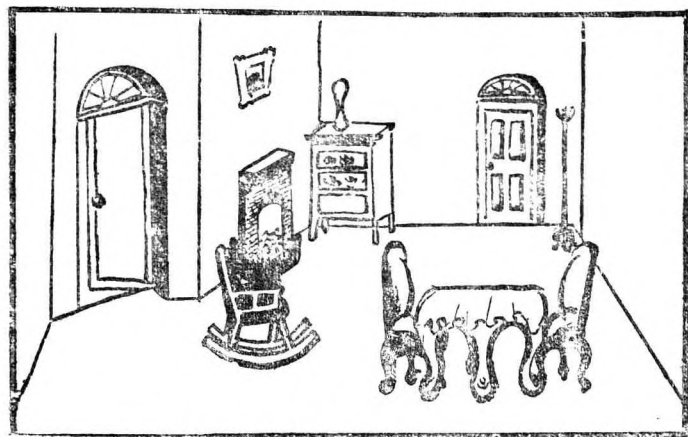
尼哥拉這角色，自是性格較複雜的。如果將他演成一個尊貴的帝皇的氣概，那末這些時的勞工生活難道絲毫未改變他的觀念嗎？如果只把他演成一個平常的勞工，那末我們看不出他是一個帝王出身的人。所以，單純的把握一點，祇作浮面的雕塑，是必然失敗的。他的戲偏重心理表現，從與本斯托夫會見起直至幕落，他的戲一貫繁重到底。

整個戲的調子進行很緩。

貨 蠹

著 甫 霍 柴 · 俄

譯 華 靖 曹



人物
葉麗娜·波波瓦——寡婦，頗有笑窩，女地主

格利戈·史米諾夫——年輕的地主

綠克——波波瓦的聽差，老頭

其他：園丁，車夫工人若干人

佈景
波波瓦家的一間客廳

第一場

（波波瓦身服重喪，目不轉睛的看着一張照片。綠克也在那兒。）

綠 這樣很不好呵，太太……你光光來糟蹋你自己的身子……丫頭和女廚子都出去摘野菜去了，一切的東西，都是帶着很快活的樣子，就是連那貓也都知快快活活的在院子裏跑來跑去的捕着小鳥，玩着。可是你整天坐在家裏，好像尼姑一樣，連一點樂趣也沒有。唉，實在

的！差不多有一年多了，你連大門都沒有出過……

波

我從此都不出門了……我還出去幹什麼呢？我已經是死了的人了。他埋在那墳裏，我把我自己埋到這四堵牆裏邊……我們倆算是都死了。

綠

唉，你又說起這話來了！我實在聽夠了。尼古拉去世了，命該如此，這會有什麼法想呢……慟哭他一場……也就夠了。不是要哭他一輩子，替他穿一輩子的孝服的。我的老母死的時候，我也從那個時候過過……怎麼呢？我傷心的哭了她一個月，這也就夠她的了。要是哭她一輩子，她也實在擔當不起呵！（嘆息）你把一切的鄰居都忘記了……你自己不去瞧看人家，也不叫接見人家。我們過的光景同蜘蛛一樣——同人們都斷絕來往了。禮服都放到那兒，兒叫老鼠咬破了……你想着是世上沒有一個好人了，可是你不知道在縣裏的好人多着呢……在雷勃洛夫那兒的軍營裏邊，那些軍官是多麼樣的好，真是教習都看不夠呵！在那軍營裏邊每禮拜五都有一個跳舞會，差不多天天都奏着軍樂……唉，太太！你正當青春的年華，應該及時行樂……那美麗的面容，不是一輩子都有的呵！再過十年，你再想到那些老爺軍官面前，想教他們愛你，那就晚了！

波

（很堅決的說）我請你再不要對我說這些話！你知道，自從尼古拉死了之後，我的心也完

全死了！你想着我是還活着的，這不過只是你想的罷了！我自己發誓我死了！我都不脫我的喪服，都不與人往來……你聽見了嗎？就是讓他的鬼魂看看，我是怎麼的愛他……我不瞞你，他從前是常常對我很不好，很厲害的……並且還騙我；但是我呢，我到死都要守節，我教他看看我是多麼樣的會愛他。我教他在陰間看見我愛他是同他在世的時候一樣的愛他……

綠 說這些話還不如你到花園裏逛逛，或者套上多比（馬名）或維里康（馬名）去瞧一瞧鄰居

呢……

波 唉……（哭起來）

綠 太太……好太太……你怎麼着呢？

波 他是多麼愛多比呵！他常常騎着牠到戈卡金和付拉梭夫那兒去。他騎馬騎的是多麼好呵！當他用全副精神去勒馬的時候，那是多麼好看呵！你記得嗎？多比，多比！告訴教今天多給多比倒點料吃！

綠 是了！

（門鈴大響起來）

波 (驚慌) 這是誰? 你告訴他, 就說我什麼人都不見!
 綠 是了! (出)

第二場

波波瓦一人

波 (看着相片) 你看一看, 尼古拉, 我是多麼會愛你和原諒你……到我死的時候, 我的愛就一齊消滅了。(噙着眼淚笑起來) 你不嫌慚愧嗎? 我是多麼樣的忠心, 把我自己關在家裏, 我到死都要給你守節的! 可是你呢……你一點也不嫌慚愧嗎? 你常常欺騙我, 對我耍脾氣, 常常整禮拜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

第三場

波波瓦同綠克

綠 (帶着很驚慌的樣子進來) 太太, 外邊有人問你……要見你……
 波 自從我丈夫死了之後, 什麼人我都不見, 這話你沒有告訴他嗎?

綠 我告訴他了……但是他聽，他說他有要緊的事情。

波 我——不——見！

綠 我已經告訴他了，但是……那個鬼東西罵着一直可闖進屋子來了……他已在飯廳站着呢……

波 (惱起來) 好，請他進來……這樣無禮的東西！

(綠克出)

波 這人多討厭！他來我這裏幹什麼來了？爲什麼他來攪擾我？(嘆息) 唉，這真是逼得我要到尼庵裏去……(沈思) 是的，到尼庵裏去……

第四場

波波瓦，綠克與史米諾夫。

史 (進來向綠克) 你這混蛋東西，愛多說廢話……你這蠢驢！(看見波波瓦，裝着很有身分的樣子) 太太，我是退職的砲隊中尉，是地主格利戈史米諾夫，因爲有點很要緊的事情，不得已才來煩擾你……

波 (不給他握手) 什麼事?

史 你的先夫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他欠我兩張期票，共一千二百盧布。因為明天要到農業銀行去付息金，所以我到你這裏來問問太太，請今天把我這筆款子還了吧!

波 一千二百元……我丈夫爲什麼欠你的錢?

史 他買我的牲口料。

波 (嘆息，向綠克說) 綠克，別忘了，叫多給多比倒點料吃! (綠克出，波波瓦向史米諾夫) 如果尼古拉欠你的錢，當然我是還你的，但是對不起，今天實在沒有錢，到後天我的管賬的從城裏回來的時候，我好吩咐叫他還你，欠你多少，就還你多少，只是現在實在不能滿足你的要求……並且今天恰好又是我丈夫死後的第七個月，我心緒不好，很不願意提這些賬債的事!

史 我現在實在很不行，如果我明天不去付息金，我立刻就要破產了! 我的產業就要被人家查封了!

波 到後天你來取你的錢。

史 我後天不用錢，我今天用錢的。

波 對不起，今天不能夠還你的錢。

史 我等不到後天。

波 如果我現在沒有錢怎麼辦！

史 這麼樣，今天不能還錢嗎？

波 不能……

史 呵……就這樣了嗎？

波 是的，就是這樣。

史 就這樣了嗎？是的嗎？

波 是的。

史 呵！謝謝你忘不了你就是了！

（聳着肩）這樣還想叫我不生氣！剛纔在路上遇見一位稅務員，他還問我說：格利戈，你爲什麼常常生氣？照這樣我怎能不生氣？我急着用錢急的要命，昨

天早上天不明我就到各賬戶那兒去要錢，那怕有一個人給我錢也好受些！我好像一個喪家之犬一樣，夜裏過夜躺在一個猶太人酒店裏的酒罇旁邊……後來離家走了一百四十多里地，來到這裏，希望要幾個錢，不料她又拿起她的「心緒」來搪塞我，我怎能夠不生氣？

波 史 波 我已經明明白白給你說過了：我的管賬的從城裏回來就給你。我來不是找你的管賬的，我找你的！誰同你的鬼東西管賬的有什麼關係！對不起，先生！我受不了你這樣的話，聽不慣你這樣的口氣！我不願再聽你的話！（疾走出門）

第五場

史米諾夫（一人）

史 好奇怪！你的心緒不好……七個月以前你的丈夫死了……可是我要去付息金不要去？問你：我要去付息金不要去？呵！你的丈夫死了……心緒不好……還要玩些什麼亂七八糟的鬼計……你的管賬的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你叫我怎麼辦呢？我能坐氣球飛了去躲債不成嗎？怎麼呢？再不然叫我碰死到牆上嗎？去到格魯德夫家裏——他不在家：亞洛先維其呢，躲開了，顧利琴呢，大罵了一架，我幾乎要隔窗子把他擲出去，馬祝多夫呢，正在害霍亂病；到她這裏，她又拿起她的心緒來搪塞我！這些無賴東西連一個錢也不還我！這都是因為我這老廢物好說話，把他們都養慣了！呵！等等看！你看我怎樣！我不願你們來拿我開心！不給我錢！我就住到這裏！唉！今天真倒霉！真氣死我！氣的我渾身都亂戰了！唉！天呵！把我要氣昏了！

(大叫)聽差!

第六場

史米諾夫與綠克。

綠

(進來)要什麼?

史

拿點汽水或水來!

(綠克出)

史

這叫什麼理!人家急着用錢急的幾乎要上吊了;但是她不給錢不講,反來還說些不願辦這些關於賬債的事……這真是婦人女子,會講些糊塗理!所以我向來都不願同這些女人們講話,我情願坐到火藥桶上都比同這些女人講話好得多!唉,真氣死我!我氣得毛髮都豎起來了!我只要遠遠的看見她們,就要駭得毛骨聳然,喊叫救命了!

第七場

史米諾夫與綠克。

史 綠
（進來，奉上茶）太太病了，不見客。
走開！

（綠克出）

史 病了，不見客！我也用不着招待……你不拿錢來我總是不走。你病一禮拜我住一禮拜……病一年我就住一年……我總算是欠我的錢，你的喪服和笑窩都打動不了我的心……這些笑窩我們見識過的（走到窗子跟前叫道）西門，把馬卸了！我們不走，我就住在這兒！告訴馬房裏叫把馬喂喂！你這畜牲！你還將馬韁繩捆着（嘲弄着）不要緊……我給你——不要緊！（離開窗子）真不好過……真熱的受不了，沒有一個人還我錢，夜裏又睡不着，不料到了這裏她又數落了些她的心緒……真把我氣得頭痛……喝點酒吧，怎麼呢？好，喝杯酒再說！（叫道）聽差！

史 綠
（進來）要什麼？
拿杯酒來！

（綠克出）

史 嘿（坐下，環顧周身）很好，很不錯！好像灰驢一樣；靴子弄得這麼樣髒，臉也不洗，頭也不梳，

弄一身草……她還把我當強盜看，還想怎麼好（打哈欠）這樣在客廳裏未免太粗鹵了一點，但是這也沒有什麼……我來這裏不是當客的，是要賬的人，這樣對於要賬的人沒有什麼……

綠（進來奉上酒）先生，你太隨便了……

史（激怒）什麼？

綠我……我不過……我……

史你同誰說話？不許你開口！

綠（站在旁邊）這不曉得是什麼魔鬼來作怪來了……（出）

史唉！真氣死我！我恨不得把地球都搗碎了……真把我弄昏了……（大叫）聽差！

第八場

波波瓦與史米諾夫。

波（進來，低着頭）先生，我一個人清靜慣了，我受不了這樣的吵鬧，我十分的懇求你，請你不要擾亂我吧！

史 給我錢，我就走。

波 我明明白白給你說過了；我現在沒有錢，請你等到後來。

史 我也明明白白給你說過了；我不是後天用錢，是今天用錢的。如果你今天不給我錢，到後天我只好吊死了。

波 如果我沒有錢怎麼辦？真奇怪！

史 那麼你現在不給我錢嗎？不能還嗎？

波 不能……

史 好，那麼我就坐在這兒……只要你不給我錢……（坐下）後天還嗎？好吧！我就這樣一直坐到後天（跳起來）我問你：我明天要不要去付息金……或者你以為我是鬧玩笑嗎？

波 先生，請你不要吵！這兒不是馬圈！

史 我問你的不是馬圈——是我明天要去付息金，不要去？

波 你在女子面前太放肆了！

史 不，我一點也不放肆！

波 不太放肆了！你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很粗野的人，有品格的人對女子說話不是這樣的！

史 嘿！好奇怪！你叫我怎樣同你說話？說法國話嗎？怎麼呢？（激怒，咕嚕說道）『媽姐姆，日，烏普

利……（Madame, vo vous pris……太太我請問你……）』你不給我錢，我真幸福……

呵！對不起，我擾亂你呵！今天好美麗的天氣呵！這孝服把你稱得多麼俏皮呵！（向她鞠躬）

又呆又蠢！

史 波

（嘲弄）又呆又蠢！我在女子面前太放肆！太太，我這一輩子見的女人比你見的喜鵲還多呢！我因為女子決鬥了三次，我拋棄了十二個女人，九個女人拋棄了我的確的！從前我也會當過傻子，拿着那極溫柔的心情，極甜蜜的語言，竭力的去逢迎她們，恭維她們；有時候對着月兒嘆息，有時候受盡痛苦和煩惱，有時候心裏發跳；用盡我的心血去愛她們，愛的幾乎要發瘋了！整天好像喜鵲一樣，高唱着解放；把我的一半家產都揮霍到溫柔鄉中，可是現在是不行了！現在你們騙不了我了！這已經夠了！那些烏黑的睛珠，柔情的秋波，玫瑰色的嘴唇，引人魂消的笑窩，在那月波之下，低微的蜜語，顫的嘆息——太太，這些我現在連一個制錢也不掏了！我並不是說你的，我是說一般的女人的；她們從小以至於到了長大，都是不懷好意，陰險殘忍，詭譎嫌怨，胡說亂道，撒謊幾乎要撒到入骨了！可是要講到這個東西呢，（拍着自己的額）呵！對不起，我說話太不留情面了！就是一個喜鵲都比這些女子要好十倍！如果

波 史 波

你看一看那美人的外面，嫵嫵姍姍，簡直同天仙一般，真叫人魂都飛了！可是你要往她心裏看一看——那真是鱷魚一樣呵！（抓着椅子背，將椅子破碎）最可惡的就是這種鱷魚總常常想着那愛情是她的特權，是她的專賣權！可是她除了愛小狗之外還會愛誰？如果我說的話不真，我願天誅地滅！她的愛情就只會嗚嗚咽咽的哭泣！她只會乘着男子犧牲，受痛苦的時候，她好去作出種種搖頭擺尾的媚態去騙他！幸虧你也是一個女子，那麼按着自己的心也就可以知道一般女子的心性了！請你說句良心話：你一生見過女子真能守節不變的沒有？沒有這回事！能夠守節不變的只有那老媽子和醜陋不堪的傻瓜！到了貓長角，烏鴉變白的時候，你也見不到一個能守節的女子呵！

請問你；你以為男子對於愛情是不會變的嗎？

是的，是男子！

男子（冷笑）男子對於愛情是不會變的！真是奇聞！（激烈）你有什麼權柄敢來說這種話？男子對於愛情是不變的！如果是這樣，那我就告訴你，我所知道的男子最好的就是我的丈夫了……我那樣的愛他；拿我的全生命去愛他，凡年輕有思想的女人所能愛到的我都去愛他；把我自己青春的年華，幸福，生命，財產統統都交給他，把他當做我的生命一樣的

看待，可是你猜怎樣呢？這是世界上最好的男子，還是毫無良心的步步來欺騙我！他死了之後，我在他桌子上找到了滿滿一匣子情書，在他活着的時候——唉，這真是不堪回想呵！——他常常整禮拜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當着我的面去和別的女子通情，欺騙我，揮霍我的金錢，拿着我的愛情去開玩笑……雖然如此，我還是愛他，給他守節……甚至他死了之後，我還是一樣的給他守節不變；我永遠把我自己埋葬到這四堵牆裏邊；至死都不脫去我的喪服……

史

（輕視的笑着）喪服……我不知道你把我當什麼人看？彷彿你想着我不知道你為什麼穿着這喪服，把自己埋葬到這四堵牆裏邊的！這真是神祕奧妙極了！這樣叫那些趕趕的武士或青年的詩人，從你宅前經過的時候，望着你的窗子必悠然想道：「這兒住的是神祕的達瑪拉（註），她因為對於她丈夫的愛情，遂把自己葬埋到這四堵牆裏邊。」我們知道這些把戲呵！

註：達瑪拉是李門托夫所著『魔鬼』裏邊的女主人公；是格魯琴國（在高加索）的公主，是黑睛美人。據李氏詩中所說：達瑪拉曾被一個魔鬼愛上，後來達瑪拉避他的愛，逃入尼庵，死在那兒。

波 (臉紅) 什麼你怎敢對我說這些話?

史 你把你自已活埋了,但是還忘不了往自己臉上撲粉呵!

波 你怎敢同我說這樣的話?

史 請你別吵,我不是你的管賬的!我有什麼說什麼。我不是婦人女子,我說話是很爽直痛快的!

請你不要吵!

波 不是我吵!是你吵的!請走開!

史 給我錢我就走!

波 我不給你錢!

史 不行,得給我錢!

波 我就來氣氣你,一個制錢也不給你!走開!

史 我沒有這種福氣,我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未婚夫,請你不要給我玩這些把戲!(坐下)

我不愛這些!

波 (氣的發喘) 你就坐在這裏了嗎?

史 就坐在這裏。

波 請走開。

史 把錢拿來（到旁邊）唉，真氣死我！真氣死我！

波 我不願同這些不要臉的人講話滾開（少停）你不走嗎？

史 不走。

波 不走嗎？

史 不走！

波 好（按鈴）

第九場

同上人與綠克。

波 綠克，把這位先生拉出去！

綠 （走到史米諾夫跟前）先生，太太吩咐了，請你走吧！在這裏沒有……

史 （跳起來）不許你開口！你同誰說話？再說我殺吃你！

綠 （搥胸）唉呀……天呀……（倒到椅子上）唉呀！我昏了！我昏了！要命呀！

波 姐霞在那裏姐霞（叫道）姐霞白拉格亞姐霞（按鈴）

綠 唉呀！她們都出去摘野菓子去了……沒有一個人在家……我昏了！拿口茶喝喝呀！

波 請滾開！

史 請你放規矩一點吧！

波 （握着拳，頓着足）你這粗人，你這蠢貨！你這混蛋怪物！

史 怎麼？你說什麼？

波 我說你是蠢貨！怪物！

史 （挺身上前）我請問你，有什麼權力欺負我？

波 是的，我欺負你了……怎麼樣？你當我怕你嗎？

史 你以為你是女人，便有權力無故的來欺負人嗎？是的嗎？去決鬥吧！

綠 老爺……好老爺！拿點茶呀！

史 決鬥啲！

波 你以為你有很大的拳頭，牛大的嗓子，你便以為我怕你了嗎？是的嗎？你真真是蠢貨！

史 決鬥啲！我無論誰都不讓他來欺負我！我不管她什麼女子，什麼纖弱的女子！

波 (用力叫道) 你這蠢貨! 蠢貨!

史 現在我們可以拋開一切的偏見, 這僅是一個男子本着義氣去雪他的恥辱! 平權! 這就叫做

男女平權! 去決鬥吧!

波 你要決鬥嗎? 好!

史 即刻去!

波 即刻去! 我丈夫死後還留下兩枝手鎗……我現在去取……(急速的走去, 忽又轉回來)

史 我將一鎗打到你的鐵面上! 敲死了你!(出)

史 我要打她好像打一隻小雞一樣! 我不是小孩子, 不是容易動情的小狗! 我管她什麼女子不

女子!

綠 我的好老爺……(跪下來) 請你開開恩, 可憐可憐我這老頭子吧! 請走吧! 就這就要把我

駭死了, 還要決鬥呢!

史 (不聽他) 決鬥, 這就是男女平權, 婦女解放, 兩性平等! 按理我也要打她呵, 這是什麼女子?

(嘲弄) 敲死了你……我一鎗打到你的鐵面上……這是什麼女子? 紅着面孔, 瞪着眼睛

……竟來答應和我決鬥! 這樣的女子真是我一生纔見頭一次……

綠 老爺請走吧！我永遠祝福你！

史 這是婦人女子！這個我明白！真是婦人女子！不是那扭扭捏捏，懦弱無能的女子；她像火一樣，炸藥一樣，火箭一樣！打死了她也覺可惜呵！

綠 （哭着）老爺……我的好老爺你走吧！

史 我真喜歡她！真喜歡她！那令人魂消的笑窩，我真愛她！我也不問她欠我的賬了……我的氣也消了……呵！她的魔力真大呵！

第十場

同上人與波波瓦。

波 （拿着手鎗進來）這不是手鎗……但是在我們決鬥以前，請你先教我這手鎗怎麼樣放法……我向來還沒有放過手鎗呢。

綠 老天來救救命吧……我去找園丁，車夫去……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大禍呀！（出）

史 （檢看着手鎗）你瞧，手鎗有幾種幾樣的……有一種是專為決鬥用的手鎗，叫做毛及麥爾牌子的，你這兩枝手鎗是斯米特和維耶生牌子的，是三響的，鎗彈的火帽在中心的……

這手鎗很不錯，這兩枝手鎗至少得九十塊錢……拿的時候要這麼樣……（向旁）喂！眼睛真是媚人的眼睛呵！

這樣麼？

波 不錯，這麼樣……然後再扳起機頭……這樣的描準……把頭少向後一點！手伸直很好……就這麼着……然後再用這個指頭把這個小東西一扳就得了……不過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慌，描準的時候不要着急……不要叫手搖動。

波 好……在屋裏放鎗很不方便，我們到花園去吧！

史 走，不過我預先聲明，我的鎗要往空中放。

波 這那裏話爲什麼呢？

史 因爲……因爲……這是我的事，爲什麼！

波 你怯了嗎？是的嗎？呵！不，先生，你不要變掛！請跟我來！我的鎗彈打不到你的腦袋上我總不甘心……這種腦袋我實在討厭！你怯了嗎？

史 是的，我怯了！

波 胡扯！你爲什麼不想去決鬥了？

史 因爲……因爲……我……我愛你！

波 （冷笑）他愛我！他竟敢說他愛我！（指着門）請吧！

史 （默然放下手鎗，拿着帽子走去；走到門口站着，兩人默然互相注視着有半分鐘的光景；後來他躊躇的走向她說。）呵……你還生氣嗎？我簡直像發了瘋一樣，但是，你要知道……這怎麼說好……是這麼一回事，你看，是這麼一回事，到底……（叫道）呵，我愛你，難道我還愛錯了嗎？（抓着椅子背，將椅子摔碎）怎麼你的家具這麼樣脆！我愛你！你明白嗎？我……我差不多跳到你的情網裏了！

波 走開——我討厭你！

史 呵，好美麗的人兒呵！我生來沒有見過這樣美的人！我上當了！中魔了！好像老鼠一樣跳到籠裏了！

波 走開，不然我就要放鎗了！

史 放吧！我知道我死在這雙媚人的眼睛之下，死在這柔美的小手握着那手鎗之下，我是何等的榮幸呵……我發瘋了！請你即刻想想決定吧，因爲如果我從這兒出去之後，我們永遠就不能見面了！決定吧……我是一個貴族，是很體面的人，每年有一萬元的收入……我會放

鎗……我有好馬……你願意嫁給我嗎？

波 （大怒，用手鎗指示着）決鬥呵！決鬥！

史 我瘋了……什麼也不明白了……（叫道）聽差，拿點茶來！

波 （喊着）決鬥呵！

史 我瘋了，中情魔了，我簡直好像小孩子一樣，好像傻子一樣了！（抓着她手，她痛的大叫起來）

我愛你！（跪下）愛的從來都沒有這樣的愛過！我拋棄了十二個女子，九個女子拋棄了我，但是我沒有一個愛的能夠像愛你這樣……我被軟化了，征服了……好像傻子一樣跪到你面前向你求婚……真是丟臉呵！我賭咒我五年了都沒有愛過人，想不到又中了魔，來跳到你的圈子裏了！我向你求婚，你願意是不願意？不願意嗎？不願意就算了！（站起來，快着向門走去）

波 等一等……

史 （站住）怎麼？

波 沒有什麼？走吧！走吧……但是，等一等……不，走吧，走吧！我討厭你！但是，別……別走！你，你知道我是怎麼樣的生氣，怎麼樣的生氣！（把手鎗擲到桌子上）拿這討厭的東西把我指頭

都弄麻木了……（氣的把手帕撕破）你爲什麼還站着滾吧！

史 再見吧。

波 是的，是的，走吧……（喊道）你到那去等一等……但是，去你的吧！唉，我是多麼生氣！別到我跟前來，別到我跟前來！

史 （向她跟前走着）我真愛你愛的要發瘋了！好像小學生一樣跪下來了……我渾身都發顫了……（很鹵莽的樣子）我愛你！我真愛死你了！我明天要去付息金，莊稼也收得了，可又是碰上了你……（摟住她的腰）永遠我都不原諒我這一回……

波 走開！撒開手我……我恨你恨極了！決……決鬥呀！（作長久的接吻）

第十一場

同上人與綠克帶着斧子，園丁拿着耙子，草夫拿着釵子，工人拿着杆子。

綠 （看見一對接吻的人）天呀！（少停）

波 （睜開眼睛）綠克，告訴馬房裏，今天不要給多比例料了。

【作者小史】柴霍甫 (Anton Tchekhov) 俄國戲劇家與小說家。生於一八六〇年，死於一九〇四年，有傑出的天才，稱爲俄國的莫泊桑。他的戲劇也被推爲阿史特洛夫斯基後最偉大的一人。他是以醫生爲職業的，對於人生的觀察也幾乎和醫生之觀察病人一樣細密而且詳盡。這種職業又給了他不少的幫助。他的文學工作，開始很早。初用假名作短篇滑稽小說，後逐漸發展其天才，頗得人們贊許。逮後，六號室，決鬥，黑影等篇出，聲名洋溢文壇。他的作品裏沒有歡樂喜悅，只緊張着憂鬱的情調，難堪的單調。許多作品都敘述些行將就滅的知識階級的無生氣的生活，每篇都是些日常平淡之事，然而却表示可驚的深刻的人生之斷面。他的著名劇本，有伊凡諾夫，萬尼亞叔父，櫻桃園，海鷗，三姊妹等。

【劇情說明】波波瓦是一個頗有姿色的年輕寡婦。丈夫生前對她並不怎麼好，常常整個禮拜把她一個人丟在家裏，而且常常欺騙她，對她耍脾氣。但是自從丈夫死後，她却把自己關在四堵牆裏邊，整天不見一個人。

這天，來了一個年輕的地主米諾夫，登門索債，吵鬧不休。他說，如果討不得債，就不肯走，要坐着等錢。他更鹵莽的對波波瓦說：「你把你自已活埋了，但是你忘不了往自己的臉上撲粉呵！」他又痛罵女人。這位先生的經歷，據說：「曾和女子決鬥了三次，拋棄了十二個女人，九個女人拋棄了我。」她罵他是「蠢貨！蠢貨！蠢貨！」這位「蠢貨」爲了表現男子的義氣與雪恥，竟向纖弱的女人提出了決鬥的要求。

決鬥之前，這位勇士忽然被那寡婦的「媚人的眼睛」所迷戀了。他說他愛她，他向她求婚。

一場決鬥竟變成熱烈的擁抱甜吻！

【導演計劃】寡婦與年輕的地主提出「決鬥」是「劇」的高潮的起點，也是「趣」的展開。爲達到這一轉捩點，前面的爭吵，是使「劇」的平演入於緊張的重要過程。因爲「決鬥」竟成了「甜吻」！這是一個意外的也是意中的劇變。所以，以前的「對立」和以後的「和諧」是「矛盾」的「統一」。怎樣處理這一過程呢？這正是導演的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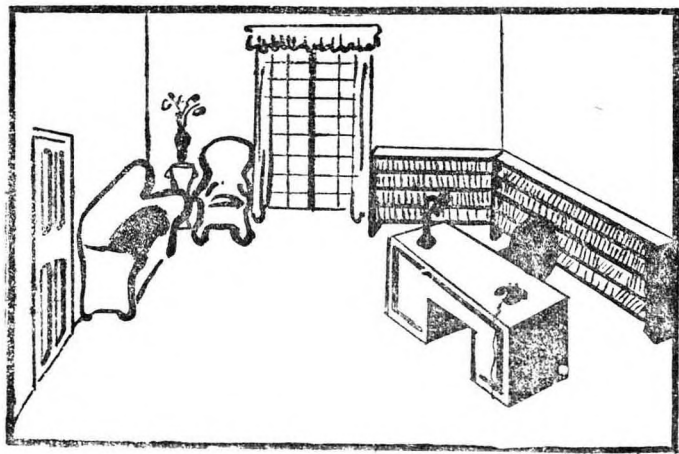
這個過程是劇中最難演的地方。尤其是短短幾分鐘間的那個「劇變」。如果史米諾夫的表情有一個地方忽略，這「劇變」就將成爲「奇跡」。而波波瓦的心裏表現，更是一樁吃重的工作。這關鍵在第十場，雙方猶豫的心情。

其實，聽差綠克也是一個不容易扮演的角色，雖然他的戲那麼少。因爲靠他的忠厚老實，正要給那主角一個鮮明的襯托呀！

流 潮

著 敦 德 梅 · 美

譯 倫 家 羅



人物 懷悌威廉

茜達——他的夫人

華萊士——他們的兒子

佈景

在懷悌威廉的家裏時在一九一七年的春天。一間陳設簡素的書齋。書架沿着四壁，從他們臨時增加的質地上，可以看出是爲應時勢的要求而添的，架上除書籍外。塞滿了成夾的稿件，雜誌和所謂報告之類，一張大的事務桌子，上面擺着一個雙泡學生讀書用的電燈和一個電話，是很惹人注意的。一張皮的半床，帶着墊枕，正在桌子的對面，向着進起居室裏去的一道門。正在房間後面還有一道門，顯然是通到走廊去的。房間裏雖然大致凌亂，但是很安適。這是在場面上活動的一個忙人家裏的樣子。春天的陽光，從窗子射進來，泛滿在桌上。

懷悌威廉站在窗子邊，吸着一個大烟斗。他大約五十左右，儀表昂然，像是普通心目中

所認爲羣衆領袖的樣子，他面上的皺紋裏，露出權威和力量來；他整個的人格，像是「能令」

似的他的聲音裏帶着經過訓練的演說家的節奏；他的舉止是指揮若定似的——就是在平常和談話之間，也無意中覺得是在稠人廣座之間演說一樣。除此以外，他祇是一個簡易可親的有點露出他是出身寒素。

在對着他的沙發上，坐了他的夫人茜達，手裏擎着一封信，她實在的年紀比看去還要青，祇是為多年奮鬥的生涯，覺得稍微老了一點。她的精神態度顯然與她丈夫不同：她柔脆的聲音，溫和的舉止，表現出她是生長名門，嬌養而且經過文教的。但是她也是使人望去像有力量的樣子——那種有一定主意，百折不回的樣子。

顯而易見的，她和她的丈夫經過多年的共同生活，是奮鬥生涯中快樂的伴侶；雖然他們出身的門第不同，但是根本上有一種精神的契合。

懷悌（他看着他的夫人正在唸信的時候，中途停頓）唸下去罷我的愛；唸下去罷。讓我們聽完來。

茜達 啊，這有什麼意思，是不是他對於戰和我們感覺的怎樣不同，你是知道的。
懷悌（帶着一種冷嘲）唔，你這位高貴的哥哥，我們已經有了許多年沒提起他了，唸下去吧，

親愛的，好讓我知道他信裏面說些什麼。

茜達 你倘真要知道他說什麼（她繼續把這信唸下去）「別忘記了，茜達，你是美國人，我想你的丈夫並不以為做美國人是榮耀；但是我以為是榮耀。」

懷悌 （插着）在平常國家沒有打仗的時候，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怎麼一個美國人？他從工廠裏榨取百分之四十的利息，拼死命的破壞工人的組織。啊，這班不回心想想的偽君子！

茜達 （再唸）「你丈夫激烈反對美國參戰，已經把臉丟夠——」。

懷悌 但是他藉參戰為名賺來的錢，就是對的麼？啊，原來如此！

茜達 你既然要我唸我的愛，索興讓我唸完他去。（再唸）「把臉丟夠了。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參戰了；我此刻寫這封信給你，不過是疑心妄想的想你，若是你受你丈夫的影響還不太深的話，勸勸他不要再開口了，到現在這國家不能再容異議。他們這班激烈份子，最好是回轉頭來參加我們的隊伍，——不參加就是進監獄，任你們自取。」（她停住不唸了）這也怪他不了，我的愛當戰爭的時候，不能容忍異議，再沒有過於這所謂民治國的。

懷悌 啊，上帝真好極了！二十年不理會我們的人，現在重新寫信給他可憐的，被人引上錯路的妹妹，是怕她再同她激烈的丈夫，一道兒丟臉嗎？（淡笑）

茜達 我們對於他這種切齒痛心的態度，配不上去學。

懷悌 可是，寬恕敵人的教訓，我早就忘了，現在我應當重行提起來，寬恕我的仇敵。

茜達 他並不是你的仇敵，他不過有事的見解，和我們不同一點罷了。

懷悌 我方才說這話的時候，我祇想到他用冷眼，二十年瞧不起我們——就是從你嫁我之後。——他總是說我的階級低，高攀不上，你們的門第。

茜達 別說這話了，阿威。我自從和你在一起，是怎樣的快活，何必還同他去記恨。況且說起來，他這種態度，也是自然的，是不是？你別忘了，全國的人攻擊他的階級，沒有比你還利害的。這使他很難受——尤其是這攻擊他的人是一個後來攀到的一個親戚。

懷悌 是的，這真是火上加油了，我還有一點要和你說的，也許你不知道。（切齒痛心的）每逢在我演說裏攻擊到特殊利益和財產的時候，彷彿我的拳頭，一下下都打在他大腹便便的肚皮上，他這一生真是太享福了。

茜達 （帶着驚疑的神色望他）喂，阿威，你敢說一定不是由於你妒忌和羨慕他享福嗎？我真是不懂你。這幾個禮拜以來，不知道你有什么心事？平常你是不屑懷着私怨的，就是你最受嘲笑和責備的時候，也不是這樣。現在你忽然這樣，這是你，若是別人，我還以為他做了虧心事。

懷悌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茜達 難道有時候你不覺得，那對於他人的怨恨，常是表示自己的失敗嗎？（他默默無言的走過到椅子上坐着）我也想到你受外面的打擊，——這類的失敗是大家都有過的；祇是我永遠也想不到你會自己覺得支持不住。自來你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自信；何等的苦苦爲真理奮鬥。

懷悌 （拍着這封信）但是他以爲他所知道的也是真理呢！

茜達 他的性情也是很堅執的。

懷悌 （歎了一口氣，似深深的想着）好像他所說的，也多少有一些真理似的。

茜達 （微笑）不過話從他的口裏說出來，你是不愛聽的。

懷悌 自從美國參戰以後，你我所處的境遇，也的確有些不同了。

茜達 正是，此後我們所處的境遇，更要困難；離戰壕愈後，反而怨氣愈重。那些自己不上戰場的人，所有的本領，就是陷害收拾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不過我們不是那種看見時機不好，就肯犧牲主張，隨便遷就他人的意見的動搖份子。

（電話響着，他拏出表來一看。）

懷悌 這電話是我的。

茜達 讓我去接罷，（她去接了）也許是華萊士打來的電話，（她接着電話）對的，這是賈西

一百十六號。長途電話？（她正和他說的時候，他吃了一小驚。）這一定是我們的孩子，（她又接着電話）誰啊——懷悌威廉先生？是的，他在家。（她掛上電話聽機）電話公司的女
司機生說，等她接好了線，她就會叫過來。

懷悌 （轉過身去略焦急）奇怪！這一向接一個長途電話，要許多時間纔可以接上。

茜達 怪極了，他這電話，不是打給我的。

懷悌 爲什麼你知道這是華萊士的電話？

茜達 我以爲這是當然的，這一向大學裏的學生，正發參戰狂的時候，他一定是很難受的了。

懷悌 （淡笑）加上有像我這樣一個反對戰爭的父親。

茜達 當這軍樂奏着，國旗飄着的時候。他和其他的學生不同，他是有主張的，他不會被他們搖動，我們教他的東西，他忘不了，啊，阿威我！一想到現在實行徵兵制來——和德國的一樣——我每晚就感謝上帝，我們的孩子，還不到被徵的年齡。

懷悌 但是他到了那年齡的時候，又怎樣辦？

茜達 （鎮靜的）他一定有勇氣對付這件事。

懷悌（重引起他兄弟信上的話）可是不參戰就得進監獄去。

茜達 我情願我的孩子進監獄，而不情願他做他所知道是錯的事情。

懷悌（規避正文的）不過在這兩年以內，我們是不會碰到這個問題的。

茜達 當這問題來的時候——若是他的心還不堅定——我就把這些演說稿子給他看。這是

一九一〇年你在國際社會黨大會所發表的那篇多麼了不起的演說。（把這篇演說稿子拏起來，）我在今天早上從頭至尾又看過一遍。你知道我是多麼愛讀這篇演說稿呀。

懷悌（不安的）啊，你是說那篇演說嗎？

茜達（以慷慨激昂的情感唸着）「一切的戰爭，都是起源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放棄海外的投資，廢除壟斷的航運，推翻私人經營的兵工廠製造軍火，打破祕密外交——」

懷悌 你難道看不出這都是廢話嗎？

茜達（不理會他）這段演說，每逢我想起華萊士的時候，即使我增一番新的勇氣（流利生風的唸下去）「要停止戰爭，祇有青年把國際主義來超過國家思想，把上帝的命令來壓倒政治家的指揮，把恨的心理化作了愛的原則，把謀利的動作，變成了神聖的犧牲。人類的思想上，是不能有界限的。讓我們世界的青年且拋下了他們的武器，讓他們拒絕把槍斃的

日子對着人類的心肝，然後一切世界上的畛域都會消除，和平之神永遠安息在人的心裏！

懷悌（把這稿子從她手上拏過來）難道我真使你相信這些話嗎？我們這班激烈派原不過是些傻瓜。（他把稿子撕了）這不過是一堆廢紙，你看現在，這不過是一套廢話吧了！

茜達 但是這話在當年是唯一的真理，到現在還是唯一的真理。

懷悌 茜達我親愛的，我有一點兒事，要很——很鄭重的對你說。我正要對你說的，攔起了好久了。

茜達 真的嗎，我的愛？（聽着外面碰門的聲音）聽是不是前面的門響？

懷悌 恐怕是老媽子回來了。

茜達（有一點神色倉皇的樣子）不是她在樓上。門鈴並不會響。請你看看，也許……

懷悌（微笑着）不要緊，不要着急！現在……偵探是萬不會來的。

茜達 在打仗的時候，誰也知道不了有什麼事故會出來。

（懷悌慢慢的走向後面的門口，開門。華萊士他們的兒子，拏着一個手提箱，站在門外，好像遲疑不敢進來的樣子。）

(他是一個清勁雋秀的少年，兼有他父親的體魄，和母親的神采。一望而知其誠懇。當時他的態度顯然的表現出他是迫於一種嚴重的決斷，匆促由大學回家的樣子。)

懷悌 啊，華萊士！

華 (握手) 你好，爹爹！

茜達 華萊士！我的孩子！

(華萊士把手提箱放下，跑到母親懷抱裏。)

華 (動着極深的感情) 母親！

懷悌 (停了一口氣) 怎樣，孩子；想不到你會回來。我們正在談起你呢。

華 談到我？

茜達 我真是高興看見你，真是高興。

華 是的——是的——但是——

懷悌 沒有發生什麼事故麼？華萊士。

茜達 你在大學裏大約受委屈了。

華 不盡然。但是我在那兒受不住。所以我離開——不再轉去了。

懷悌 我早知道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茜達 對我們說出來罷，你知道我們不會怪你的。

華 爹爹，若是不怪我，讓我先對母親說起。

懷悌 當然不怪你，好孩子，這沒有什麼。她會和你站在一條邊上，正和她常常站在我這方面一樣——多少年來都是如此的。（他吻着她）

（他輕輕的摸着她的頭髮，望着她的眼睛，當時她正擡起頭來，向他微微的一笑。）

懷悌 我們斷不能爲這次戰事，傷害我們多少年共同的——你和我的信仰。

茜達 （微微的一笑後，向着她的兒子。）和華萊士。

懷悌 是的。和華萊士一道。（華萊士跟他處看，像是心虛膽怯的樣子。）長途電話來的時候，

請你叫我一聲，我去休息一會。（他急促的退出，她隨即關上門，走向華萊士。華萊士坐在那兒，像是懷着心事。）

茜達 在大學裏，他們委屈了你嗎？

華 我不知道怎樣對你說好。

茜達 我已經明白了，國旗四處飄着，愛國的演說什麼地方都聽得到，廣告牌上貼滿了鼓吹戰

爭如何光榮的廣告，還用激動冒險性的方法，來鼓勵青年從軍，再加以朋友的壓迫——使你被人家叫作膽小的怕死鬼，這些都使你受不了。

華 不是的，母親，我並不怕人家叫我什麼，那不算一回事。

茜達 （自豪介）你真不愧做你父親的兒子！

華 母親，你是知道的，我最受不了的，是想起殺人這回事，你教我的東西，我都不曾忘記，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這幾個月來，我一個人整天的想，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比許多人都要遲疑審慎，當時惟一使我害怕的，就是恐怕去做事。但是現在我知道我是對的；我現在要澈底的去幹。

茜達 你父親方才說過，我是和你站在一條邊上的——不問什麼事情——祇要你覺得那是對的。

華 當真的嗎？當真的嗎？母親，不問什麼事情？（她點頭）我早知道你會的，（拿着她的手）現在，母親，聽着，我已經投効了。

茜達 （大驚）投効了！

華 是的，我今天晚上就要上練習隊去。

茜達 今天晚上？

華 是的，母親，我一打定主義，就等不到將來徵兵徵到我的時候了。我願意自己去投効。我不要等到人家來迫我去。

茜達 （不能領會似的）但是你還不夠年紀。

華 我虛報了我的年紀，祇有你和父親能夠止住我，若是你們把我的真年紀說出來的話。因此我回家來，要你答應我，不宣布我的真年紀。

茜達 你要求我幫助你做我所不相信的事？

華 但是你方才說的，你總幫我，祇要我自己覺得是對的。

茜達 但是——

華 （激昂慷慨的）母親，我和你說，我真正覺得美國參戰是對的。我現在見得當德國侵入比利時的時候，我們就應當宣戰。是的，當露西潭尼亞商船擊沉的時候，我們也應當宣戰。但我們一直忍耐到如今。我們的總統設法使我們離開戰爭的漩渦。一直到現在，我們爲了自己的榮譽起見，不能不加入了。我們不能不加入，去表現我們還是有名譽的人，不是貪生怕死的懶貓，我們不能不加入，使世界上知道我們「星條」的國旗，不是德國人揩血手的抹布。

茜達 (望着他鬍鬚不信的樣子) 你恨德國人到這個地步?

華 恨不是，母親不是。(鬍鬚向自己回問道) 我對於德國的人民，真是沒有什麼恨，無論在什麼地方，我想，人民總是一樣的；正和總統說的一樣，他們不過是上了他們腐敗政府的當，受了愚弄罷了。

茜達 那爲什麼要打他們?

華 祇因爲他們幫助他們的政府，惟命是聽，所以一定要給他們好好的受點教訓，使他們知道他們的政府是怎樣一回事。

茜達 你心裏沒有一點恨的心思——至少這一點是可貴的。

華 啊，是的，母親，我心裏也有恨。但是我恨的不是我祇得去打的那班可憐鬼。我恨的是那班在美國享福的人，坐在安樂椅上，高談着愛國，向國旗狂號，對於國家一點力也不出，天祇是恨祇是恨——我們反而在前敵爲他們打仗，這種東西，我在戰壕裏的時候，心裏還是恨着的，爲了這個原因，所以我自己反躬自責，不能一天站在局外；所以我自己不能不加入戰爭；所以我就去死也不能願的，因爲人人都應當爲他的主張而犧牲。

茜達 莫忘了你也是我的孩子！祇要我們不參加戰爭，我就是死也願意的。

華 是的。我也是你的孩子，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如果我不參加，你倒也許看我不起。

茜達 是的，我會看你不起。但是——但是——（她有點暈過去了，却能強自鎮靜。）你真認定你所做的事就是對的嗎？

華 （柔順的）否則我那肯輕易的來傷你的心？

茜達 （把她抱過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華 過些時候就好的，母親。

茜達 啊，真是。過些時候就好的，什麼事都會跟時間過去，祇是一時有點難受。

華 （停了一口氣）那你就不會說出我的真年紀來；或是干涉我？

茜達 我尊重你對於你生命的自決權。

華 （高興着）母親！

茜達 我尊重你捨身服務的精神，爲你的主張而去犧牲的志願。唉，華萊士，若是我這還阻撓你，

那真是我的罪惡——雖然帶着做母親的愛，也不出此。（他吻着她）盡你的力量，清清白白的去幹，我祇抱着希望，禱告上帝，望你回到你母親身邊來。（她強半不能自持，雙手抱着他）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讓我抱着你。你不會知道做母親的人心裏的難受。

華（和順的）但是別人的母親，也送她們的孩子去。

茜達 許多的母親，是相信她們的孩子去打仗的理由是對的，做母親的人，祇得這樣相信；不然想起她們自己的血肉，被刺刀刺進去，怎樣受得住（少停，等她再強自鎮攝）我幫你收拾

行李。

華 父親怎樣？

茜達 他一定會生氣。

華 但是你能使他諒解我嗎？

茜達 我試試看，若是他不能諒解的時候，你一定要忍耐一點，當你聽得那班恨他激烈主張的人，用種種壞話來誣蔑他的時候——現在這班人正假借了愛國的招牌，想盡方法，弄到他即使在戰爭過去以後，也再沒有力量時他們進攻——當你聽到這些閑話的時候，你千萬不可忘記，你父親是少年對一切「普魯士主義」宣戰的人。因此他受盡他們的陷害——就是當年我們的報紙，正稱頌德國，我們的名人，以和德皇同餐為榮耀的時候，已經是如此了。不要把這點忘記，我的孩子，現在的日子，使他——和我——難受極了，恐怕比你上戰場去為榮譽而戰死，還要難受。我們沒有什麼可掛的旗子，沒有聽了可以感動的音樂，更沒有

贊成我們的響聲可以聽到。但是我們也是爲了相信我們的主張，祇是一聲不響的受着，這祇是最強有力的人，纔受得了。——現在叫你的父親來罷。

華 (走到門口) 爹爹! (他把門推開，轉身向他的母親說) 我去收拾東西。(停了一會懷悌

進來了) 爸爸，母親有話和你說。(他望了父親，又望了母親) 謝謝你，我的母親。

(他吻着她，提着手提箱，走出去了。他的父親和母親站着彼此相望。)

茜達 華萊士已經投軍了。(他注意的望着她) 他虛報他的年紀，他要求我們讓他去。

懷悌 投軍了?

茜達 正是，他今天就要出發。

懷悌 (停了一口氣) 你對他怎麼樣說?

茜達 我說讓他一定去。

懷悌 你會說這樣的話?

茜達 他的見解是這樣，祇有讓他。

懷悌 (走向她，懷着同情的樣子) 啊，茜達。

茜達 (柔順的望着他) 啊，阿威你還記得當年他生的時候嗎?(他撫慰着她) 所有我們對

他的撫育，所有我們教他的東西，所有我們對他所說關於反對戰爭的言論，（她把肩膀一聳）現在什麼也不中用了。

懷悌 戰爭的力量，原來比那一切都大。

茜達 所以我們不要去責備他，你責備他好嗎？

懷悌 他害怕我嗎？

茜達 他總有點怕你，雖然他很愛你，你不要去反對他，我的愛，好不好？

懷悌 （沒精打采）到這時候，無論反對什麼人，什麼事，又有什麼用處？

茜達 我們祇有等這一陣暴風雨過去。

懷悌 我一向的辦法不是這樣的。（轉背向洋台）

茜達 你原不是，看你奮鬥了一生，但是我們現在祇有一道兒不做聲的坐着等着；候我們的孩子回來。阿威想想看，現在我們也有一個孩子「從軍去」了。

懷悌 茜達，你也有時候想到我們已往的事，也許是全錯了嗎？（當時她握住他的手，望着他）這樣柔弱的手，幹得了什麼？翻山倒海的大潮，捲動了全世界，難道擋得住嗎？還是讓他們自己親身受着那家破人亡的慘劫，然後知道戰爭的害處，這豈不更好嗎？戰爭難道不會慘酷

到這般地步，使這班人——這班軍人——受不住了，一齊自動的拋下了殘槍斷劍，言歸於好？難道永久和平，不是從慘酷的經驗裏得來，反而是從空談，——空談——空談裏得來嗎？

茜達 （摸着他所撕碎的演說稿，微笑）你對於你自己這些問題的回答，就在這兒。

懷悌 啊，那不過是理論。我們現在參戰了。你方纔也說我們反對他不了。若是我們順着潮流，引導他向着我們所要到的方向，豈不是比逆着的潮流，使得大家都被洪水猛獸鯨吞更要好一點嗎？

茜達 啊，是的，一個人祇要能遷就，什麼事都容易。

懷悌 但是我們這班激烈分子，豈不是過於不肯遷就嗎？

茜達 正在這些地方，顯出你的力量來，現在我也祇是靠你這點力量纔受得了，眼看華萊士去——我把他叫來好嗎！

懷悌 （鄭重的）不要；且等一會兒。

茜達 （對於他的態度有些不安）啊，是的，他不曾回家之前，你不是說有點事——（電話鈴響，他們兩個都注視着電話）這是給你的。

懷悌 （不移動）是的。

茜達（對於他當時的態度，似乎不能相信的樣子）難——難道這有什麼機密？

懷悌 沒有，不過我自己接方便一點。（他遲疑了一會，然後走去接電話；她站在旁邊，殷殷的盼着。）對的，對的，長途電話？華盛頓來的？（她嘴裏唸着華盛頓這地名。）是，我是懷悌威廉，「喂，你就是部長說話嗎？我感謝部長親自來對我證實這件事，榮幸得很，參議員鮑甫是委員長啊，是他請你來邀我的嗎？啊，是了，戰事真能把各黨各派都團結在一起。這真是國家的幸福了！是了，護照和委任狀怎樣？啊，我就會準備一切，好……再會。」

（他把接電話機掛上，望着她。）

茜達 你，也……

懷悌 唔，幾個禮拜以來，我總想告訴你，但是總有一點不好說。

茜達 是不是覺得難為情？

懷悌 並不是，我覺得祇是會使你難受。

茜達 我現在並不是爲我自己設想，乃是爲你設想，難道你也去參加戰事？

懷悌 我要盡我的力量，幫戰事弄個結束。

茜達 你去遷就你一生所信仰的主張？

懷悌 不是的，不是這樣說法，我現在接受加入這個委員會的任命，祇是我承認戰爭的事實罷了。

茜達 是戰爭的事實變了，還是你變了。

懷悌 兩方面都沒有變，不過我應付的方法不同，我要參加到戰爭裏面去。是的，我要去順着潮流來指揮牠。指揮牠去消滅那發動戰爭的人。

茜達 我現在聽見的話，我不能相信是我聽見的，這是你。懷悌威廉，在說話？你，二十年以來，反對一切戰爭的人！

懷悌 是的。

茜達 到現在試驗的關頭，你把你自已賣了！像你這樣的人！

懷悌 茜達，親愛的，我知道你不容易了解這件事；但是你如果讓我解釋一下，我想你一定可以明白。

茜達 （很感覺痛苦的）若是我讓你喂，阿威，我一定要知道個明白，我一定要。威廉，請你解釋給我們聽吧。

懷悌 從你的過去的主張看來恐怕在一時之間，很有點困難。

茜達 但是我的標準，以前就是你的標準，阿威。這些標準是你給我的。是你這樣教我。你把一個愛你的女孩子拏來，你拏真理給她看；她也就這樣跟着你——祇是爲了這些理想，使她安心樂意的跟你奮鬥，跟你過窮苦日子多少年，到現在你反說是我的標準！阿威，你看，我怎樣不要懂過明白？

懷悌 你要知道主張原是相對的，環境不同，所以主張也會變的。

茜達 難道你的理想，祇是和隨身穿的衣服一樣，跟着天氣換的？

懷悌 我們存在心裏的是最後的目的，我不會絲毫把他改變過，現在我不過在變了的狀況之下，做點工作，用戰爭的力量去消滅引起戰事的勢力罷了。

茜達 用打仗來消滅打仗？

懷悌 (很舌辯的) 是的，因爲祇有這個辦法，這是唯一的真理。我現在覺得我們不能用空談去消滅世間的戰爭，我們祇有用實力把他打出去。舉起手來，禱告沒有用的；惟一的辦法，祇有鐵錘把戰爭的魔鬼消滅。好罷，我也就用我的力量來奮鬥，就是戰爭完了，我還得繼續奮鬥下去的，因爲第二個戰爭比這個還要大，那個纔是經濟的革命，那纔是勞動和資本的戰爭，我們正要準備着他的來到。

茜達 (聽着好像不能相信的樣子) 要預備着去和參議員鮑甫連着手幹事——那個你平

素叫他做瓦兒街走狗的人——那個向來反對一切民主主義的人，你願意和他拉手嗎？

懷悌

爲什麼不能？你難道看不出政府已經知道少不了我們嗎？你難道看不出這次任命我，是

他們承認世界上激烈主義的潮流膨脹，壓制不住嗎？你難道看不出，我受了這次任命以後，聲望增加，到戰事完結以後，我們的勢力更大——有那種勢力足以實現我們一切的夢想，有那種勢力去要求一切的戰爭，就從此停止嗎？

茜達

難道你真能相信，爲了一時的便宜，遷就了主張，以後你對於自己的同志，還說得上有什

麼勢力？

懷悌

(做着姿勢) 做領袖的人至少要比跟隨領袖的人要聰明一點，看得透切一點。

茜達

原來你的新勢力第一件就是教你看不起自己的同志！(他做否認的姿勢) 你覺得你

在他們之上——不是他們裏面的人，你難道不明白參議員鮑甫對你也是這樣，除了看不

起以外，沒有別的話可說。

懷悌

(自信的) 可是現在他需要我啊！

茜達

他需要你？你豈有不知道他派你進委員會的理由？他要求不在外面礙他的事，和他對立。

懷悌 難道這還不是承認我們的勢力嗎？

茜達 是的，你現在正是一件大有用處的東西。你是一位「改過後」的激烈份子，喂，阿威，他就祇要用你做他自由主義的廣告。

懷悌 我告訴你，茜達，到戰事結束以後，我們比他們更有勢力，比他們任何人都有勢力。

茜達 若是不照自己認定是對的去做，誰也不能真有勢力。不能的，不能的，阿威，你好聽的話，已經是不打自招了，你幹這件事，是有用意的，但不是你剛纔對我說的理由，不是的，不是的。

懷悌 （惱了）你難道疑心我沒有誠意？

茜達 不是；我祇疑你對於自己的解釋。

懷悌 好罷，若是你想我爲了自己的便利去騙自己，那你錯了，使多年的舉動習慣變過來，是容易的事嗎？聽見我的朋友非難我，笑罵我，說我賣身，是容易的事嗎？甚至於使你也不能了解不能原諒，是容易的事嗎？（走向她）茜達，我去幹這件事，是爲大家的好處，我去幹這件事——也和華萊士一樣——因爲我覺得潮流如此，並且是對的。

茜達 不，你不能說這話，你這樣幹的理由，和華萊士的不一樣。他相信這個戰爭是對的，他單純的接受這次戰事，沒有一點疑問。若是你看過他眼睛裏的光，就可以知道他是抱着一種，純

粹犧牲的精神，沒有一點遮蔽，沒有一點懷疑，真是一種純粹火燄，但是你！你所信的完全不同！你二十年以來想着沒有戰爭是對的，你一旦把這心理變過來，怎樣安得下，不用好聽的話來騙過自己，你是斷不能把你自己參加到戰爭裏去的，你是看見這裏面有勞力，對你自己有好處，（他否認）這是你自己的供狀，你所採取的祇是一時的權宜——不問事情的對不對，啊，阿威，不要把你的動機，來比我們孩子的，我讓他去，一個字不說。因為他願意為他自己的理想而死；你祇爲了他人的目的，滅盡自己的理想！（她把身子轉過那邊）啊，阿威，這就是我心裏難受的地方，若是你祇和他一樣，我——我也還可以受得了。

懷悌

（默然的停了一會）就是你這樣說我，我也斷不會生氣的，你是我的生命，我的事業的一部份，並且我愛你。茜達，你是知道的，是不是，親愛的（他坐在她的旁邊，擎住她的手。）

懷悌

我知道要使你了解，是不容易的事，我的一生，祇有一次失掉了勇氣，就是當他們給我任命，我覺得捲了漩渦的時候，因為那時候我想到一定要告訴你的。你也知道我總不願意使你痛苦，但是當你要我答應華萊士去投軍的那一會兒，我想你大概也可以了解我這次去的意思——啊，說不定我們的動機不一樣，他還年青，戰爭把他的想像力抓住了；但是，我也看見了一種義務，一個達到我理想的方法。

茜達 現在不要再談什麼理想了，這正像兩方面的敵人，在互相殘殺的時候禱告同一個上帝一樣。

懷悌 是的，戰爭裏面，充滿了無法解嘲的事情。我見到了，華萊士見不到，戰爭充滿了複雜的動機——好的和壞的，是的，這一切我都承認，祇是美國已經參戰了，整個潮流反對着我們，他彌漫着全世界，黃色的軍服，和濁浪一樣。無論什麼東西也擋他不住，被他掩了。我一生都是和潮流奮鬥的，（倦憊）現在我自己也捲進潮流去了；我的兩個膀子，倒覺得輕快了一點，真是，除了使你難受之外其餘一切，都使我覺得有生以來，沒有這樣——這樣的快活。

茜達 （於是她明白了，她慢慢把身子轉過來向着他，她的眼波中含着纏綿悱惻的態度。）
啊，現在，阿威，我真明白了，現在我看出你這樣幹法的真理由來。

懷悌 （自衛的）我所說的就是真正的理由。

茜達 （她滿心的同情向着他）你這個可憐的倦人，我的愛，若是我使你難受，若是我向你說的話太利害了，你要寬恕我，我早就應當懂了，應當看見你所受生命的痛苦。（他擡頭望着，反而不明白她說話的命意。）你的兩隻手，起初靠鋤地過日子，以後造房子，得勢力，因為你是工人——你是民衆的人。你看見世間不公平的事，並且你一生就向着那有力量去造不

公平的人奮鬥，報紙，所謂輿論機關，享福的闊人。有如我的兄弟，甚至你自己同伴裏面反對你的人——你一齊向他們宣戰，於是他們把你看做外人，在自己國裏好像託身在外國一樣。

茜達 啊，阿威，我知道你歷來反對多數。總是受人攻擊，是怎樣的難受，離開大眾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事，這足以使人困倦到澈骨，並且使人看見他人在一道兒的安居享福，又羨慕，又妒忌。

懷悌 但是——但是——

茜達 現在戰事起來了；有這個機會，你能回到他們裏面去；去做大多數裏面的一分子，去受以前敵人張開懷抱的歡迎，同去受名譽，回去得稱讚。是的，去享受大眾的安慰和幸福，這是你參加進去的真理由，你現在奮鬥倦了，沒有餘力的。我知道，我現在纔明白。

懷悌 (誠懇的) 若是我當時想到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一定把我自己殺了。

茜達 殺的這件事已經有夠了。我沒法子，祇有懂得纔能夠接受。

(他凝神的看着她，抓不定她說話的意思。她微笑着，他走向一張椅子坐下，眼睛無着落的望着，外面「從軍去，橫渡大西洋」的軍歌軍樂聲，愈逼愈近。這是一隊軍樂。華萊士穿了黃色的軍服，興奮似的撞出來。)

華 母親，母親，那些投効的孩子們從街上過來了。（看見他的父親）爸爸！母親和你說過沒有？
茜達 （鎮靜的）是的，我和他說過了。

華 你讓我去罷，爸爸！

茜達 他讓你去。

華 啊，謝謝你，爸爸。（抓住他的手）我知道母親一定能使你明白的。（軍樂愈近）聽呀，這調子還要多偉大？把人的神魂都提起來了，在精神上把他們帶過前線去。正吹中人的心坎，使人要跑向前去拏了槍，爬上戰壕衝鋒。（他走到窗外台上）看啊！把上陣的鋼帽子也帶上了。好長一行，到街的那邊口上還沒有完。啊，謝謝上帝，我也就去加入他們裏面了。謝謝上帝，我去爲美國而戰，我去爲「星條」的國旗而戰。（向外大喊）唸喇！唸喇！（轉身向着他的父母）要是我有一面國旗在手上多好，爲什麼我們此地沒有國旗？——唸喇！——

（當他走出到洋合上去的時候，軍樂聲愈響。此時茜達走向懷梯，站在他的背後，攙住他的手臂，他還是坐在那兒。眼光出神的向前面望。）

茜達 （狂熱的）啊，我怎的能和他感覺的一樣！

（樂聲漸遠，懷梯溫存的握住她的兩手。）

【作者小史】喬奇·梅德敦(George Middleton)是美國近代獨幕劇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他在一八八〇年生於紐傑賽州的巴特生城(Paterson, New Jersey)。少年時代受教育於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後娶賴華納女士(Fola La Follette)為妻。女士是當時多才多藝的女演員兼著作家。他的岳父 Robert M. La Follette 是美國著名急進派的政治家。他替他的岳父辦過賴華納週報(La Follette's Weekly)。他曾週遊美國各大學，各劇場演講「美國及歐亞的獨幕劇」轟動一時。他主張戲劇不當視為一種餘興，僅供人作一時的享樂。他以為戲劇應當成爲一種社會的和教育的偉大力量，並且是一種學問，還是人生的一部份，不可少的。他又主張獨幕劇應受重視，所以他寫了很多獨幕劇，雖然他還有許多演過而不曾排印的劇本。

「潮流」(Tides)一劇，寫一個社會黨領袖抗拒不過戰爭的潮流，最後影響到他純潔坦白的夫人，使她也掙扎不住。全劇結構嚴密，處處緊張，是一篇極精到的社會心理描寫，也就是呂邦(La Bon)所謂羣衆心理的分析。

【劇情說明】一九一七年春季的一天，美國社會黨領袖懷悌威廉和他的妻子茜達，在書齋裏辯論參戰的問題。他痛恨戰爭，他很自信，他要爲他的真理奮鬥——「一切戰爭都是起源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的兒子華萊士，從大學裏回來，報告他已經投軍了。母親爲了尊重他生命的自決權，並不干涉他的行爲。父親很驚異戰爭的力量原來比一切都大，而阻撓是無效的。這時，華盛頓的長途電話告訴他，戰爭已經將各黨各派都團結在一起了，並且邀他去參加合作。他認識了戰爭的意義，爲適應潮流而決定參戰，「盡我的力

「幫戰爭弄個結束。」他感覺不能有空談去消滅世間的戰爭，祇有以戰爭來消滅戰爭。當兒子最後向他們告別的時候，他畢竟也應允了。

「導演計劃」這是很難演的一齣戲。蘊藏着豐富的情感，而怎樣有力地表現這情感，卻並不是容易的事。自頭至尾沒有可以表現得誇張的地方，而演得太「瘟」的話，一定感覺不夠——沒「戲」。

懷悌威廉是吃力難討好的角色，沒有豐富的舞臺經驗不能應付，他的心理相當複雜，在他猶豫徬徨於參戰與否之時在他決心參戰而考慮如何向妻子解釋時，在堅決應允自己兒子投軍時，在和妻子雄辯時……這種微妙的矛盾心理是需要精湛的心理表現的。而導演時這些關鍵的處理的善否，更是決定他的工作的成敗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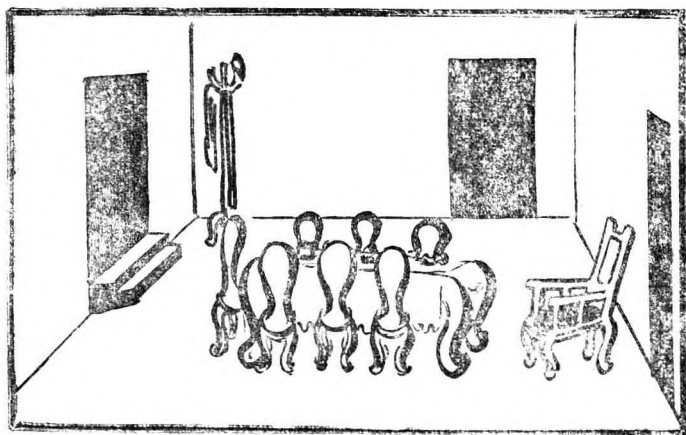
茜達自是僅次重的角色，她的心情雖不如懷悌般複雜，但也够繁重的了。她要同時去應付對丈夫的愛情與對兒子的慈愛，這兩者起始似乎是「衝突」的，直到結果才「統一」。

三個角色都非常吃重，誰弱一點，戲就演不好。三個人都有大段的台辭。怎樣把這些台辭誦讀得好——動人而不像在背書？唯一的方法是仔細琢磨。台辭讀好了，戲自然有味。別的戲有時還可以假借動作，這齣戲沒有什麼大動作可利用。

婚 結

著克勤佐·聯蘇

譯 水 江



人物

父親

母親

女兒

女兒的未婚夫

未婚夫的朋友

男客甲

男客乙

女客甲

女客乙

佈景

小市民的房間。三個門。屋角放一張佈滿點心的桌子。父親坐在桌旁喝酒，左邊的門開着。裏面有賓客們在音樂聲中跳舞。

母親——一個半老而顯得年輕的女人，披着絲巾，上。

第一場

母 這算怎麼會兒事呢？茶點馬上就預備好了。客人也到齊了。但是我們的新郎和新娘還沒有來……

父 讓他們乾脆就別來罷……我反對這種結婚——這是我當父親的說的話……剛剛認識了纔三天，便突然——哼，瞧吧，就是夫妻了。接受道賀啊，吃茶點啊。再玩兒一套：恭禧，恭禧。女兒出嫁，也該歡歡喜喜的，他却……你怎麼，發糊塗啦，舐上洒了，客人也等不及！

父 「舐上！」好罷，爲了平衡起見，那麼就放過乾一壺的機會。可是，我更加反對這種時髦的結婚。可是，我不滿意這種結婚……纔認識三天。

母 不是三天，是一個禮拜。

父 那麼，就算是一個禮拜。也許，新郎還沒有來得及細看自己的太太罷？也許，他馬上來了就會不要她罷？哼，我以爲，她是這個樣子啊，若是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是多麼醜呀。你把這醜玩意兒嫁給人家……

母 你又見鬼啦！已經喝醉啦嗎，據我看，她很好看呢。你跟我不是當了七年的未婚夫嗎，細看了什麼呢？哼，什麼酒鬼！鼻子都是藍的。

父 你的鼻子是淡藍的！你最好還是別來惹動我的脾氣罷。（鈴聲）唉，總算回來了。

（女兒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上。）

第二場

女 衣服預備好了沒有？

母 啊，你的那個人，那個新郎呢？在什麼地方？

女 （脫大衣）他到理髮所去找他的朋友了，同理理髮，馬上就來。快點給我換衣服罷。

父 （嘲笑）很好。新娘子是一個人來的。新郎到理髮所去了。不能早點剃光。很好。很時髦的結婚。對了，實在，若是我，一個月以前就預備結婚的祕密了。也許，我半年前就上澡塘和理髮所去了！

女 啊呀，恭禧你，喝醉了！

父 「喝醉了！」無禮的世界。無禮的風氣。沒有自由了，給管住了——不讓人家安心喝酒。

女 快見鬼去罷！別打攪我換衣服。（鈴聲）啊，恐怕是他……把衣服拿到這裏來。（逃入右門）
（賓客上，一男一女）

第三場

母 啊，請請——請進來。大家都已經到齊了。

父 就是新郎還在理髮所燙假頭髮呢。

母 請把大衣放在這裏。因為這是市營官房，有些小……

客甲 讓我們來道禮。恭禧，恭禧……

女客甲 是這樣突然之間的。快得很。聽說他們是在電車上認識的，是嗎？

母 那裏的話。不是在電車上。

客甲 可是，我們聽說是在電車上的。

母 不，他們是在電車上碰見的，他們認識却是在廣場上。

父 哈哈！三天……

女客甲 簡直像做戲似的……

女兒的聲音 媽，到這裏來。幫我梳頭。（鈴聲）

母 噯，簡直要忙死我了。馬上，馬上就來。（對客人們）請到裏面客人那裏去罷。

（新郎和他的朋友上）

第四場

友 我們是到這裏來嗎？新郎，你不知道往那裏走嗎。

郎 恐怕是這裏罷，也許不是。等一會——那些不熟識的醜玩意……

友 新郎是應該到這裏來嗎？

母 啊，我的天……這是新郎呀。對不住，我一下子認不出你。

友 妳怎麼了，啊……他纔是新郎呢……我是他的朋友。

母 啊，對不住……我一下子認不出來……

郎 我是新郎，我……那裏認得出呢……只草草地見過一面。你是媽媽罷？快樂至極。

女兒的聲音 媽呀，媽呀，到這裏來呀。

母 對不住。等一會，就來。把大衣放在這裏。（對丈夫）招待他們。談談話。領到客人那兒去。噯，醉

鬼（入右門）

父 快樂至極。願意少待一會兒不請坐。去見客人總還來得及。

友 謝謝。

郎 這是一點也不要緊的。

父 啊呀，諸位，諸位！沒有自由了——不讓人安心喝酒。從前的美好都沒有了。若是在從前的時候，新娘子便在我的腳下懇求。而現在却：「啊呀，喝醉了。」（叫喊）若是在從前的時候，王八新郎，到我跟前便跪在地上了！

（朋友逃去穿衣服）

郎 嚶，爸爸，你太過份了，我不同意跪在地上。

友 啊，不是的，原來他們是這樣打比方來說的。祝你健康。

父 請吃，祝你健康。

郎 打比方說——我的新娘子在什麼地方？（擅自推門）

父 她在打扮着呢。

聲音 不行！不行！

父 你把她躑蹋得好。知道不！我歡喜你。我願和你喝盃拜把子叩頭酒。（私語）在那洗澡間裏，我有一瓶香檳酒。知道不，是藏過客人眼的。我們快些去把它平分了罷……讓那朋友到客人那邊去。大家去就不够了。（兩人由中間門下）

第五場

友 （一人）什麼老王八旦。竟連好朋友都不請去。好，等一會，我來給他們搗亂。（左右看看，喝酒吃菜。後來，笑着把女人的皮鞋放在桌子上。）

（右門開。母親和女兒出。新郎的朋友躑足走進左門，到客人那裏去。）

第六場

女 唉喲，媽媽，別使我心煩了！那個人將初次看見我不穿着大衣，但這衣服却像是從污泥裏拖出來的……

母 這衣服很漂亮。

女 那裏漂亮！平常的粗布。

母 那裏的話呢，現在就是粗布也可以惹人愛的。

女 「惹人愛的！」

母 那裏就把我的巾子搭在上面，那就看不見了。

女 那麼就拿巾子來罷。（把巾子披在肩上）

母 啊，你看，現在真漂亮了。

女 「漂亮了！」現在連衣服都幾乎看不見了。

母 你這人真討厭。最好去看看，茶點預備沒有。我的脚累得發抖了。

（二人由左門下。新郎及父由中門上。友人跟在後面。）

第七場

父 （對新郎）蘇里克，來，我和你親嘴。蘇里克，下次別再這樣慌慌張張的討老婆了。這樣，羅曼諦克便沒有了。

父 郎 好罷。那裏是什麼。你完全是撒謊。

父 啊，如果已經要結婚了，那麼現在就都浪漫起來罷。什麼都照舊罷。現在快去挽着新娘的手。

正當點心拿來的時候，把她很鄭重的領到桌子跟前。好罷，好罷。可是——她在什麼地方……我的新娘子呢……呀，穿好了衣服，出去了罷（走入左門）

父 挽着她的手，領着走。再讓一大班客人跟在你後面。奏樂，再來一套恭禧恭禧。而我們趁那機會和好朋友大談其哲學——你不要再娶一個嗎？

友 老伯，我對你簡直很驚奇，你能喝酒。
父 （酒醉的樣子）從前我能隨便喝個一大瓶兩大壺的。當然，那時是有着自由的，並且有小菜。而現在，喝，喝，也喝不多一點了。

（新郎迅速上）

第八場

郎 爸爸，你沒有看見我的新娘子嗎？

父 要糟蹋她，是嗎……

郎 不，爸爸，我的未婚妻在那裏，我很掛心。我簡直找不到她。

父 她不是在客人們中間走着嗎？

郎 難道（躲到門跟前看）格里沙，格里沙，到這裏來。

友 啊？

郎 知道不，我很着急。沒法知道，我的新娘子在什麼地方？

友 怎麼的呢？鬼迷啦！……

郎 鬼知道！……主要的是，格里沙，她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我還從來沒有看見過她的真相呢。你看，那裏是鬼娘兒們。大家轉着，扭着。我簡直不知道該到誰跟前去。每走到一個女人跟前

——她就迴避着。

友 （大笑）你怎麼啦，你認都不能認出她了嗎？

郎 不，我能够認出她的……若是她穿了大衣，可是我現在必須得領她到桌子跟前去。我簡直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不能找到新娘子，我本來慣於一下子認出人來的。

（女僕上）

第九場

友 蘇里克不是這一位嗎？

郎 (憤怒) 不是。我的是女職員，是知識份子。

(從客人們所在的房間裏，走出一青年女子，走到鏡子跟前。)

第十場

友 蘇里克，看呀，不是她嗎？

郎 不是，據我看，不是她。據我看，我的還要更美一些。

友 噯，恐怕是她罷！你看，穿的白衣服，鼻子上擦滿了粉……喂，走上前去，問問看……那有什麼

關係呢。

郎 我怎麼問法呢，我是新郎，簡直難為情問。我說什麼呢。(走上前去) 嘿，嘿……噯，唔……這

就是……我就是……

女客乙 (嘲弄地) 很好。

郎 不是，我是說……終於，我們……

女客乙 喝醉了嗎？

友 (低聲) 等一會……你弄到個有趣的伴侶了。

女客乙 啊，難道你認識他嗎？

友 可不是，我們是心腹之交呢。

女客乙 啊，真嗎？請聽我說，如果是這樣，我要問你……我簡直不高興……當然，這是傳言，聽說，

他從前有些什麼缺德的事情。真麼？

郎 她(面紅)對不住，什麼缺德事？你所指的是什麼？

女客乙 聽說，他曾經把自己的叔母偷個精光。

郎 叔母不是女鄰居。不是偷個精光，不過是我要恐嚇恐嚇罷了。

女客乙 似乎還判他五年徒刑……

郎 判我五年？一年罷了。

友 判他緩刑一年。

女客乙 你來打什麼岔。我是說我的丈夫。

友 蘇里克，她是說她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大概在那裏跳舞……(對她)對了，你的丈夫

——那是真的……

郎 這是開玩笑……這是打比方……

客乙 (走出，偷聽談話。默走到桌前，喝一盃酒。) 我們以後再談判罷。

(友人逃去穿衣服)

第十一場

友 那就糟糕了。你這鬼！爸爸坐在那裏呢。你快些去問問爸爸看，她是什麼樣子。現在他恐怕還能說話。

郎 我怎麼去問他呢？我是新郎，不好意思去問這種肉麻的玩意。你去小小心的問他。主要的，是說，新郎從來沒有看見過不戴帽子的她。

友 爸爸，新郎正在關心着——他的新娘子在什麼地方。不知怎麼他認都不能把她認出來了。郎 這就是說，爸爸，我能認出她的……不過，要聽從你的話，把她鄭重的領到桌子跟前。我很認識她。若是她穿了大衣，並且，若是她還戴了帽子。

友 爸爸，你能說話嗎？勞駕你，請你告訴他，他的新娘子在什麼地方。他很着急。

父 喂，你知道嗎，我是父親，聽這種話簡直是侮辱。(大笑) 我已經說過了，我對你說過了——

友 蘇里克，快些別結婚罷。你看，現在你連認都不能認出來了。不，他能認出來的。不過要連大衣在一塊他纔能認出她來。

父 (大笑) 三天這是給你的教育的收穫!

郎 不是三天，爸爸，不過我們總是在街上碰到。自然，現在不穿大衣，不戴帽子，我是有權模糊的。

(客甲偕妻上)

第十二場

父 (大笑，向友人眨眼) 你看，她來了。你看，來了。看，有一隻什麼狗跟在她後面追逐着呢。(向

友眨眼)

郎 (走到那婦人面前) 我到各處去找你……啊呀，你穿着這件衣服很漂亮呢。你不戴帽子——噯，簡直是另換了一個臉。我現在看到你真是魂不附體了。

婦 對不住……你怎麼啦……

郎 現在，在電光明亮中，我看你，真是一個十足的美人了。我情不自禁了。(抱她)

客甲 喂，喂……這算怎麼一會兒事？喂，你的熊爪子輕一些。

郎 你是誰？你別來亂叫。爸爸，這人到你們這兒來做什麼的。不許人擁抱。（抱）

婦 你怎麼敢？不要臉的！（打他的嘴巴）

父 （大笑，煽動）教訓，教訓……教訓他！

客甲 這真無恥……抱我的太太……這是連我自己都不許自己的。莉莎，我們去罷。（趕快走出）

第十三場

友 這不是她。你怎麼，真的，做出來的。你不知道是爸爸開玩笑嗎。

郎 啊，爸爸，謝謝你。因為我剛才吃嘴巴了……（對友）不，我很可惜這一位不是她。我很歡喜這一位。現在送來一個醜玩意，以後却要和她生活。

友 那末你走進那房間裏去，你說——喂，我請，我請我的太太到我跟前來，到桌子跟前去。自然，她便走出來了。

郎 （躡足到門跟前）簡直沒頭沒腦。不要再發生什麼事啊。

（女兒——新娘子，披着巾子，由中門出。停在出口處，和客人們談話。）

第十四場

友 還是等一會罷……你看，她的媽媽來了。拉住她去問問看。我和爸爸去喝杯酒。

郎 難道這一位是媽媽？據我看，這一位不是媽媽。

友 自然是媽媽，我總是看巾子就能認得她。走上前去，簡直就拉住她——這樣，這樣。或者說，你是夜白眼，不能看清楚人。讓她自己把新娘子領給你。你說——是瞎子。

郎 (笑) 媽的好，告訴她母親是瞎子。讓他自己領出來。

女 (對新郎) 我找你呀。你怎麼走到客人中間去又立刻跳了出來？

郎 怎麼會事，知道不進去了又出來。那裏好似安靜。我想，坐一會，和媽媽談談各種事情……媽

女 媽，你很忙罷？開始做親眷的時候，現在就許可叫你媽媽罷？

郎 不「媽媽」，有些不好，你最好叫我做小貓。

女 小貓？媽媽，這算什麼呢？我簡直不敢叫你小貓。我很恭敬你，實在的，叫你小貓，怎麼好意思開

口。我簡直不明白。

女 噢，那末——就像小時候人家叫我似的，叫小黃鶯。

郎（驚駭）啊，小黃鶯，這算什麼呢？（以手指恐嚇）媽媽，事情太忙罷……累了……又是點心……又是煤氣的……當然……自然……

女 我要你叫我親暱些的，可愛些的。比方——小貓，小鳥兒，小魚兒……

郎 媽媽，你怎麼啦！你這麼大的歲數，我不能……那能呢，叫小魚兒。你怎麼會是小魚呢……

女 亞力山大，我不明白你……我又不瞞歲數。你怎麼變怪了呢。親我的嘴罷。

郎（斜視父）啊，不知道不……我已經爲了這事，被一個女子打了嘴巴……對不住，我吻手罷。媽媽，實在，我要向你說一件事。你不知道，我很容易把人忘記。當然。這是說視覺的記憶力。我小時候害過夜白眼。一到晚上我就看不清楚……連我幾乎也看不見……媽媽，你在什麼地方……總而言之罷，我要問你——你的女兒在什麼地方領得來罷。

女（失驚）女——女兒——我——我的女兒怎麼會知道的。

郎 媽媽，對不住，我有些不明白你。不是，我是說——女兒在什麼地方？

女 他不在這裏。

郎 啊呀，不在這裏！那末，那末我像個傻子似的還挨房間去找呢。原來——她不在這裏。那末她在什麼地方呢？

女 她……她在鄉下……

郎 誰在鄉下？不是呀，媽媽，我是說，女兒在什麼地方？你的女兒，噯，她在那裏……女兒……

女 亞力山大，我現在不願意和你打吵。但是，若是你一切都曉得了……那末她是在鄉下，她是
不用你什麼花費的。

郎 那末，怎麼會在鄉下呢？那末，我現在結什麼婚呢……對不住，我真有些不明白。誰在鄉下？

女 唉，是女兒。我把她送到那裏去的……

郎 媽媽，是說的那一個，你知道不是那一個……我糊塗了。我是說——女，女兒——在，在——

那裏……不是那個，第二個，是這一個。噯？

女 那來的第二個？我沒有第二個女兒。啊呀，唉，我真弄到這地步了……我會預料到，但是當時

……總而言之……

郎 媽媽，你恐嚇我。我不是說那個到鄉下去的，也不是說那個不在家的，而是說的那一個呀。啊？

女 不，那一個從來沒有過。哦，哦，是那一個！不，那是一個男孩子。是兒子……

郎 是兒子！

女 他現在在祖母那裏。他也不用你什麼花費。

郎 是男孩子媽媽。(吹氣在她臉上) 小貓……安心一會兒罷。(對友) 格里沙(顫抖,以示和她談話的女人糊塗了)

女 你吃醋嗎?把這個忘記了罷。

郎 是媽媽,我已經忘了。媽媽……啊呀……忘了……女兒在什麼地方嘍,領她給我看……她是什麼樣子,不是就好了嗎。你去做自己的事情。躺一會,休息休息。

女 那末,好,若是你一定要,我可以把她的照片給你看。

郎 不,我要她的照片做什麼。你領她整個人給我親眼看。

女 不,照片很小,是自己照的。難看清楚。

郎 不是的,媽媽,你沒有明白我,我在小時候害過夜白眼,現在我可以看清楚,你只要領得來。

女 那已經發黃了。

郎 她怎麼啦,有病啦嗎?

女 不,她很健康……那末,好。我現在就去拿來。(下)

第十五場

郎（對友）格里沙，格里沙！醒醒呀，畜牲。老弟，我一點不懂，究竟是鬧的怎麼一會事？媽媽簡直有病，我不明白，爲什麼把她留在健康人的中間，也不警告一下，若是同桌子坐，她會用叉子刺別人的。

友（漠然）她怎麼——糊塗了嗎？……你把這些無賴的玩意扔了罷。最少限度，我們溜走了罷——那有什麼關係呢。

郎 這個我倒明白。我再「支持」五分鐘罷。

友 把他們扔了罷。誰要和新郎拉扯，便在桌子跟前打起來。

郎 我只要支持到桌子跟前。我很不喜歡打架。真要打起來了。這個人家我是知道的。

第十六場

母 請大家坐席。（對丈夫）你起來呀。老驢，你看，餓沫都滴下來了。

父 請大家坐席。一對一對的。新郎，領你的新娘子。音樂，奏起來！呵！恭禧恭禧！……

母 新娘子在那裏？

郎 你知道不，我自己也在找她……媽媽說……馬上……就把她……帶來……她有些什麼

發黃了……大概去搽粉了……

(客人們，女兒扶着嬾相上。女兒的臉發白着，感傷着。她倚在嬾相，非常醜的女郎身上。)

第十七場

郎 他們來了。(驚駭地望着女嬾相，他以為她是新娘子。)不能是罷……

女 (對女嬾相) 不是，你明白不，不知是那個無賴玩意，第一天就把我有孩子的事情告訴他了。(對新郎) 亞力山大到這兒來。這就是她……(要拿出照片來，然後又藏起來) 不，還是以後罷……

郎 這是什麼玩意——這個紅臉婆娘，就是我的新娘子嗎……

友 怎麼不能是呢？既然是她母親領來的——當然就是她了。(笑) 你還道娶了個漂亮媳婦呢。傻子，你的眼睛在那裏？你看，挑了個什麼玩意。

父 大家請坐席。新郎，挽着新娘的手。萬事如意。百年好合。

郎 這是欺騙，騙局！我的是漂亮的。你們真難爲我嗎。

母 請坐。請坐！

父 新郎，吻你的太太。領她到桌子跟前來。一切有禮有節，和和合合。呵，恭禧恭禧！

郎 那能是這樣呢！據我看，這不是那一個。

母 別鬧變扭，小夥子。爲了小事高聲喊叫，也太難看了。

郎 怎麼是小事！這是圈套！別來作弄了。我並沒有喝多少酒，會分辨不出東西。

女 謝天謝地……我希望你有人格……不要宣佈。

友 爸爸，新郎疑惑自己的新娘子了，請解決這疑團。

父 奏樂！萬事如意，相親相愛，新郎，親她的嘴唇。甜蜜的！甜蜜的……

郎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想什麼法子。（吻妻的嬾相）我們走，還有怎麼呢……

女 亞力山大！

父 這是一個什麼神經病的混蛋……

女客甲 他誰都惹。

母 他喝醉了，還是怎麼呢？……

友 他當着老婆的臉和別人練習起來了。

郎 我不歡喜打架。我們以後再細講罷。

女 亞力山大……

郎 啊，你走罷。媽媽簡直不希得你……你把這鬼怪替我趕走罷。

女 這算什麼話……

母 你怎麼無禮，小夥子……攆自己的新娘子。

友 蘇里克，你看——這是你的新娘子。這是媽媽。

郎 唉，別取笑我了。我說，把這鬼怪趕走，否則我就不結婚了。嚇，這是我的新娘子？她已經有了一個男孩子，三個女孩子。

客人們 鬼知道，這傢伙是什麼玩意！

父 萬事如意，諸事吉祥，一切照舊。（顛腳走到新郎跟前，把大衣蓋在他的身上，弄成「黑暗的」）

郎 （鑽出）格里沙！他們打我們了！

友 蘇里克，在我來到以前，你仍支持着。否則，走了罷。

客 啊，這人說我從前有缺德的事情。

（客人們要打新郎和友人，友人趕快逃去穿衣服。發生毆鬥。母親搶護點心。客人們圍

住新郎，抓住他。）

郎 那末，算了，我走了。不過總得給些什麼點點飢，從早晨到現在，爲了這黏巴事，什麼還沒有吃呢。

（客人們把新郎擡到門口）

郎 那末，拉倒罷……好……我同意……

友 他同意了。別折斷他的手……

母 請了新郎罷——他同意了。

女 亞力山大！

父 請大家坐席！一對一對的。萬事如意，諸事吉祥，和合美滿。

客人們 甜蜜的！甜蜜的！

（失驚的新郎吻新娘的母親，他把她當作新娘了。客人們又大譁。）

友 不是，蘇里克。這是她的媽媽，這纔是你的新娘子呢。

客人們 甜蜜的！甜蜜的！

（新郎吻新娘。跳舞幕下。）

【作者小史】佐勤克(Michael Zoshchenko)現代蘇俄戲劇小說家。一八九五年生。爲同路人作家之一。該同路人作家同盟組織(Serapion Brothers)中，參加份子有詩人跌賀諾夫，波茨納，波龍斯基；批評家格路茨德，戲劇家倫茨；小說家卡維寧，斯羅寧斯基，費丁，涅奇丁，伊凡諾夫與佐勤克等人；其贊助人爲高爾基，而受影響最大者則斯珂洛夫斯基。

【劇情說明】新娘和新郎認識纔三天，就要結婚了。

他們的結識是在街上偶然的碰着，而且草草一面，印象並不深刻，況且新郎小時還患過夜白眼。

這天，新郎揆上門來會親。一見面便被那醉鬼岳丈拉去喝酒，喝得有點迷迷糊糊的，神智益發不清。他四處尋找新娘，兩次錯將賀喜的女客認作新娘，一次並且抱錯了人吃着耳光。

真真實實的新娘出現了。他却又把她錯認作丈母娘，管她喚「媽媽」。新娘也莫明其妙，竟在無意中露出過去的醜史。她生過一個男孩子，三個女孩子。

婚禮舉行了。新郎摟着女賓相接吻，又把丈母娘當作新娘，結果一篇胡塗賬，不了了之罷。

【導演計劃】「結婚」諷刺小市民的輕率生活。一切誤會的起緣都由於鹵莽。認識剛三天，而且「聽說是在電車上認識的」，這真「快得很」，「簡直像做戲似的。」

父親和新郎都有男人嗜酒的脾氣，喝酒的人總是糊裏糊塗的混蛋。女兒是紅臉的醜婆娘，急待擇人而事，好容易摸着這門彩，當然不肯輕易放棄的。

喜劇之所以能使人笑，原因在其所描寫的事態之不正常的關係。新郎的幾次誤會的發生，使我們感覺

好笑，而第十三場一對新人的說話更是重要的關鍵，一方面是莫明其妙冒冒失失，一方面是做賊心虛和盤托出，妙在雙方都不知道真相，而觀眾最明瞭就裏內幕，所以旁觀者清抑不住笑，演員却要做到當局者迷。喜劇似乎很容易表演，但演得十分精彩，並不太易，其原因便在這些地方。這些地方並無故意的做作，一做作便失去喜劇的效果——觀眾雖然也笑，笑的並不是由於戲的有「趣」，而是嘲笑不稱職的演員。怎樣做得恰如其份，不「過」也不「不夠」。這就看導演的功力與演員的修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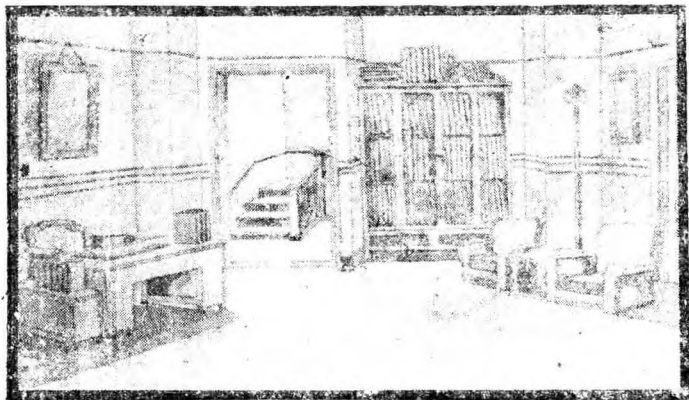
結尾時，滿臺亂糟糟，付以不了了之，這手法極聰明。

這劇本的優點是層次分明，雖寫的是「亂糟糟」的事情，可戲在臺上一點不亂；如果演出者以為把戲弄得亂便算成功，結果必然是失敗。

妻 啞

著 朵 東 · 法

譯 蕙 小 劉



人物

西門——法官

客德琳——他的妻

彼得——律師

約翰——男僕

芳松——女僕

包理得——醫生

兩個助手

這一幕戲劇發生於中古時候，西門先生家的一個房間中。門是開在左右兩邊，臺上有一張桌子，上面堆滿了案卷與公文。有一架書廚，裏面裝滿了巨大的書本和紙札，此外還有許多的椅子。

第一幕

第一場

人物 西門先生。客德琳。約翰後上。

(西門先生坐在桌子旁邊，面對着觀衆，他正在判案卷。客德琳坐在右面的一張椅子上，正在繡花。)

西 (沉默一會兒，他從許多的紙堆上擡起頭來，柔和的注視他的妻。) 我的好客德琳，我親愛的妻，我看見你在我的身旁，真是使我高興極了，你在這兒，就像是太陽光一樣。(客德琳看着他微笑) 你的微笑像是春天，你要是不常常在我的身旁，替我解解悶。我這種法官的生涯，不知道要怎麼樣的無聊呢！(客德琳重新拿起她所繡的東西，法官也回到他的公文上，他把一整天所批判好的案卷再整理一遍。他念。) Tarigot 等所犯偷竊諸案，經審訊，判決如下：Tarigot 偷竊，處死刑；Picard 圖財害命，處車盤刑後，再行絞刑；Bonifacio 謾罵恐嚇，處示衆，并有期徒刑一月；Trunlaine 私用假度量器，處示衆，并科罰金三十圓；Yedoux 設

打傷人，處有期徒刑五年。（他搓搓手，表示對於自己的工作很滿意。）我親愛的妻子，今天我真做了不少的事。（他起身走向他的妻子，用手撫摸她的頭髮。）你對於你的小丈夫不是很滿意嗎？（妻作長時期的微笑）唉！我只希望你能夠說話！當我看你啞叭的時候，我是多麼的痛苦啊！你不是很願意告訴我，你這美麗的頭腦中所經過的一切麼？假如我能夠聽見你在我的身旁，像小鳥一樣的唱歌，我將是多麼的幸福啊！並且當你有了些小小的煩惱，你能够把他們說給我聽的時候，又夠多麼好呢？（妻感動了，開始哭泣起來。）你自慰吧，我的寶貝，我們還是來感謝上帝吧，他已經愛護我們了，他沒有讓我們受到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我們替那些可憐的瞎子們想想吧，他們看不見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上帝對待我們已經算是很好了，因為他至少給了你兩隻極好的耳朵，可以聽見一切，他又給了你兩隻美好的眼睛，可以看見我，並且可以告訴我，你愛我。你不是很愛我嗎？（他吻她的前額）聽着，我的寶貝，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妻專心的擡起頭來聽。）我聽見人家說，有一個極有名的大夫，路過我們的城市，據說他有極神奇的治療法。我已經打發人去請他來，替你診治一下。假如他能够把你治好，你高興不高興呢？（妻用手勢表示她的愉快）他今天早上就要來了，我們要求上帝，請他以他的慈悲和光明來幫助我們。（僕人上）

約 有人要見法官先生。

西 (對他的妻) 這大概是一個主顧要見我,你應該讓我們兩人單獨的在這個地方一會兒。我的寶貝,你不要離開家,因為大夫就要來了。(妻拿起所繡的東西下場,法官回到他的書桌旁,向約翰。)是一個主顧嗎?

約 我不知道,先生。他說要同法官先生談談。

西 他身邊帶着籃子,口袋子,或是箱子嗎?

約 我不知道,先生。

西 什麼!你不知道?你忘了我是一個法官嗎?你不知道,因為沒有禮物,無論什麼人,我都不接見嗎?我同你說過有一百次有客來的時候,你永遠應該先看看他帶了什麼東西沒有,這件事,你也忘了嗎?這位先生是不是帶來了一隻鵝,一隻火腿或是一箱子酒?

約 我相信他什麼也沒有帶來。

西 那麼你去同他說,我不在家,叫他走吧。真正見鬼,一個法官決不能把他的光陰隨隨便便的消耗掉。

約 不過這位先生的神氣很闊氣。

西 如果他的神氣很闊，你爲什麼不立刻告訴我。你很知道，如果闊人不送禮物，那是因爲他們更喜歡送現金。請他進來吧。

約 是，先生。（約翰下，引彼得先生上場後，即退出。）

第二場

人物 西門先生，彼得先生。

西 （走向他的朋友，同他拉手。）啊！好朋友，叫你等了這麼半天，真對不住你，我以爲你是一個主顧呢。

彼 我看你很忙，我不攪亂你嗎？

西 一點也不，一點也不。你來得正好。請坐吧，我們舒舒服服的談吧！（他們坐下）我們有好久沒有見面了。

彼 果然，已經有六個月了，就是從那個老女巫的事以後；我就沒有到你這個好城市來。那一次，我很光榮的能够在你的面前辯論。

西 你那一次的論詞，對於教會裏真是一個極大的勝利。說起來，你有什麼好新聞帶來嗎？

彼 說實話，沒有什麼新鮮事。我要在這裏住上兩天，替我的一個主顧辦一點事。在我沒有向你

問好之前，是不能走的。一切都很好吧？我希望。

西 不，很壞，你呢？

彼 喔，我嗎？我的身體是再好也沒有了，你的筋骨酸痛，不再麻煩你了嗎？

西 喔，輕了，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了。

彼 很好，很好，你應該試試這一張方子，它是比高寡婦開的；用聖水煮疥蛤蟆皮，裏面再加上白苧

蔴。

西 我對於我自己治療的結果很滿意。每天晚上，我拿一種搗牛油製成的藥，抹在一塊布上，這

塊布是必須要包過聖白若的尸骨。我把這塊布貼在患病的地方，真的，效力很好呢。

彼 我聽見你說，你不再痛苦了，真是使我高興極了。還有，你的太太呢？她的身體怎樣？

西 她的身體很好，謝謝你。

彼 你所娶的是一個多麼好的妻子啊！所有的丈夫都羨慕你。你娶了一個這麼溫柔，這麼美麗，

這麼可愛的女人。

西 不錯，不錯。

彼 她永遠微笑而且快活。

西 這是真的。

彼 她是一個可愛，神祕而且沉默的女人。

西 這都是很確實的話，我的妻子有許多極可佩服的好處。不過可惜她是一個啞叭。

彼 我覺得，這一件事，對於一個女人並不算是缺點。

西 唉！我的朋友，假如你同一個女人日日夜夜的在一起生活着，她永遠的不說一句話，連你自己的名字，她也不叫一聲。她表示不出她的希望，她的悲哀同她的愛情。她只用一個微笑，或是努嘴來回答你問話。我告訴你，這樣長久下去是極悶的。

彼 我也同情於你，有時你想聽見一個嬌美而柔妙的聲音。但是你避免了多少的弊病啊！我們這些別人的丈夫，正在日日夜夜的痛苦着呢！

西 你聽見人家說過包理得大夫嗎？

彼 對了，我知道他正在這個城裏呢，你打算去請他來替你診治你的筋骨酸痛嗎？

西 去吧，去吧……我的筋骨酸並不十分阻礙我的健康。你不知包理得大夫是一個極有名望的醫生嗎……

彼 怎樣呢？

西 他有極神妙的治療法。

彼 然後呢？

西 既然他路過我的城市，我決定去請他來診治一下我的太太。

彼 去你的吧？你要他來診治些什麼？

西 我要請他來治好我的妻子的啞叭病，這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彼 我相信他很可能把這種病治好。但是，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的時候，在未用這種診治法去

冒險之前，我要長期的思量一下。

西 我已經思量過了。

彼 那麼，你沒有發現你正在冒險嗎？你把你家裏的和平安靜，來同我們家庭內的狂風暴雨比

較一下。我們家裏到處都是繁亂和吵罵，這完全是因為我們的女人的舌頭太沒有管束了，

在不合時的時候，她們太愛多說話了。

西 有幾次，我也曾經想過。不過關於這件事，我可以不害怕，因為我的妻估量說話的好處太多，

決不會拿它來濫用。話說回來，我已經拿定了主義，我正等候大夫來呢。

彼 說到末了，這是你的事。你應當相信我，我注意你的地位是用了最好的善意的。（他起身）

但是，我把你極寶貴的時間消耗了。再見吧，西門先生。（他同法官握手，法官也站起來。）

西 再見，我親愛的朋友。

彼 我希望一切的經過都很順利。今天下午，我再來探聽行手術的效果。（他走向門去）

西 好，就這麼辦吧，今天下午再見，你真是一個和氣的朋友。

第三場

人物 同上，多一醫生及其兩助手，客德琳後上。

（大夫穿着醫生的服裝，戴着光頂帽子上場，他的後面跟着兩個助手。他們的手裏拿着一隻極大的箱子，裏面裝滿了醫具。）

醫 （對着讓路給他，請他進來的彼得先生）最著名的包理得大夫向您致敬。（對他的助手）

預備傢伙。（他們把箱子放在地板上，再從裏面拿出一大堆的鋸子，鉸子，鉗子，鑽子等物。大夫很粗暴的將彼得先生的膀子抓住，彼得先生被他這種嚇呆了。醫生把他的頭轉向左再轉向右，再摸摸他的膀子，脚，用很嚴重的聲音說。）
Deflectio articulationis scapulo-

humeralia sinistri (上係拉丁語，其意爲左肩關節下垂。譯者註。)(他命令他的助手)要用粗齒鋸和頂大的鉗子，此外還要短袖子的褂子。你們來行手術。

彼 (他看見那些醫具就嚇慌了，正想掙扎着逃走，兩個助手把他按住了。)大夫先生，你錯了。

醫 (直斷的)我永遠也錯不了。

西 大夫先生，這裏面的確是有些錯誤。

醫 (向法官)先生，你要記着；我是最著名的包理得大夫，因此我的判斷是決不會錯的。

彼 大夫先生……

醫 (向彼得先生)你要知道，我不單單是一個醫生，而且得過一次，二次，三次的醫學博士。第

一次是國立布龍大學把這個學位授給我；第二次是國立孟貝大學再把這榮譽賜給我；第

三次是在教王的一條諭旨上，稱我做 *doctissimus et Illustrissimus Pollidoro medicus*

(拉丁語之醫學界著名的包理得大夫。譯者註。)

西 大夫先生……

醫 得了三次的博士學位，我就成了獨一無二，有最高威權，不可比喻，不可缺少的人物。

西 我請你來，是爲了替我的太太診治。

醫 爲了你的太太？那麼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我的事太忙了。

西 因爲你沒有給我一會兒工夫，好讓我告訴你。現在我去把她找來。（他下場）

醫 我的時間寶貴極了，我不能同一班無智識的人消耗我的工夫。（他用手勢叫他的助手們把彼得先生放開。）放手！（向得到了自由的彼得先生）你不聽人家替你治病是很不對的，你這隻肩膀的構造不對；肩甲骨妨礙了上臂骨的運動，這就會造成頭部血管的縮小，因此你受到肘骨壓迫的痛苦。又因爲它同脊髓骨連接在一起，就會把這種痛苦傳染給脊髓，脊髓受到這種壓迫，就要轉成瘋癱，癱瘓，水腫，中風等等的病症。

彼 （微笑）您報告我這麼多漂亮的病症，我真是十分的感激你，先生。但是現在，我把我自己交托給命運，讓它來援助我。（他忽忽的從左下。法官同他的妻從右上。他看見了大夫和他的用具，不免現出恐怖的樣子。）

西 （向醫生）我的妻子是一個啞叭，我懇求你替她看看，能不能把她治好？

醫 你不要疑心我的技術，並且請你回答我的問題。自從什麼時候，她才啞的。

西 自從十二歲起，她就啞了。患了四天的瘧疾以後，她就失去了說話的機能。

醫 這就是說，脾臟組織壞了，就發生了 *lunears sui generis*（腸室扶斯）因此壓迫了

featum (肝) 所以就成了淋巴性組織的衰弱。淋巴性組織衰弱後 *Musculi linguae* (舌頭的筋肉) 就變成一種瘋癱的狀況。根據以上的事實，這個舌頭便不能發音了。不論是母音，子音，以及人類所專有的雙音，都不能發了。這就是告訴你，爲什麼，爲何原故，你的妻子是一個啞叭。

西 (驚喜) 很對，你說得很清楚，我現在明白了。大家都不能夠這樣有學問而又有認識的判斷這種病。因此我確定的知道，你能够治好她。手術不會十分痛苦吧？

醫 她的耳朵聽得像嘴啞一樣嗎？
西 她聽得很清楚。

醫 既然如此，只要上一點我自己製造的藥粉，就可以毫無痛苦的把她的舌頭神經解放了。
西 好極了，好極了。

醫 不過我的藥的力量恐怕對於這神經無效，因此還有我那靈巧的手術來援助一下。(兩個助手立刻拿起粗笨的醫具，妻恐怖得暈倒在她丈夫的懷裏。) 動手！(他把袖子一直挽到肘的上面幕下。)

第二幕

第一場

佈景 與第一幕同。

人物 西門先生，約翰。

（法官坐在他辦公的桌子旁邊，深深的沈在他的紙堆裏。約翰從右上，肩上背着一包行李。）

約 先生……

西 （並不擡頭）幹嗎？

約 我來擾亂你，是很抱歉的，先生。不過我是來請你把我的工錢付給我。

西 啊？約翰，你怎樣了？

約 我不願叫你傷心，先生。但是說實話，自從太太開始能夠說話，我就再也不能留在這座房子裏了。

西 怎麼？約翰，你不會就這樣的離開我吧？我需要你替我做事，你至少也應該寬限我八天，我不能突然的沒有僕人。

約 對不住，先生，我相信我連一分鐘也不能留了。

西 你瞧瞧，你瞧瞧，耐心一點兒。因為太太的病好了，她太高興了，所以自己也管不住自己。

約 先生，自從今天早上起，她就沒有教我安靜一會兒。不是說：「約翰到這兒來，約翰到那兒去。」就是說：「約翰替我作這個，約翰替我作那個。」不然就是罵：「你是一個懶鬼，你是一個笨蛋，你是一個這個，你是一個那個……」說到末了，先生，我不知道到底是做那一件事對了。

西 （思量片刻）約翰，你是一個好僕人，我不願意你離開我。

約 先生，我永遠也不能……

西 聽着，約翰，你去告訴包理得大夫，請他盡其可能的早一點到我這裏來一趟，他一定可以想出一種藥，可以教太太少說一點話。此外，我每月加你十個銅子兒的工錢。

約 你真是太好了，先生，有了這種條件，我很願意留下來。

西 很好，快點跑去找大夫吧。（約翰從右下，法官搖搖頭，嘆了一口氣。他立起來，沿着臺大步

的走來走去。一種極明顯的憂慮佔據着他，彼得先生從左上。）

第二場

人物 西門先生，彼得先生。

彼 怎麼樣？西門先生，一切的經過都很好嗎？

西 很好，很好。

彼 我慶祝你。包理得先生真是一個非常的人。

西 神妙極了。

彼 我希望你的太太沒有受到極大的痛苦吧？

西 一點也沒有。

彼 那麼，你現在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不過你的神氣很憂愁，你是不是疑心這種診治的效力不能保持得長久。

西 正相反，正相反。你請坐吧。（彼得先生坐下）

彼 你不是告訴我，西門夫人說話的時候一點也不發生困難嗎？

西 是的，她說得很好，並且可以說她所要說的話很多。

彼 多麼好啊！你頂大的希望如願以償了。

西 是的，不過老實說，效果已超過了我的希望。

彼 你想說些什麼話，西門先生？

西 我正在思量今天早上我們所談起的話，與你所預告我的種種危險。

彼 什麼？西門先生，現在還不是憂愁的時候，快把我同你所說的一切完全忘掉。你應該整個的

沉醉在你所親愛的嬌美的聲音裏。

西 的確，你很有道理。

彼 我到這兒來的時候，曾經自問，你的太太最初開口的時候，該說那幾句話？我向自己說：「一

個啞叭忽然的又能夠說話了，她最初就要把心上最親愛的東西表現出來。」我是不是猜得很有理？你的太太趕緊的把對於你的愛情及感恩的話表明了？

西 我親愛的朋友，我不願意瞞着你。我告訴你；她最初的話雖然很少，可也把我嚇住了。一等到藥粉的力量發足，我的妻就喊：「一串珍珠項鍊！」然後她又停止了，好幾分鐘沒有說什麼別的話，好像那些話猶疑着不願意出來。但是忽然，她的腦子好像決定了，她又喊：「我要一

串珍珠項鍊，一串三排的珍珠項鍊，同書記太太帶的那串一樣。」此後，就像是海裏的波浪，瀑布，水災，汎濫似的說一大堆無理的話。

彼 這大概是開頭的現象，存積了許久的話，就不能自制的無條理的逃出來了。

西 整整五個鐘頭之內，她的舌頭就沒有停止過。假如再這樣繼續下去，我就要發瘋了。

彼 安心吧，西門先生，她這種無規則的興奮一定會慢慢的過去。我請你千萬不要因為她的病治愈了而後悔。（他站起來，打算要走。）請你代我問候問候你的夫人。

西 我決不會忘記的。

彼 那麼，西門先生，再見，勇敢一點！

西 （陪他走到門口）謝謝你，我的朋友，再見！（他回到桌子旁邊，又開始工作。芳松一陣風的走進來，發着怒，她拿着一大包的行李。）

第三場

人物 西門先生，芳松。
芳 先生。

西 (又被人家打攪了，很生氣。) 幹嗎？

芳 我來同你要我的工錢。

西 什麼？你的工錢？這是什麼意思？

芳 我要走了。

西 你要走？怎麼？芳松，你怎麼想得起來的話？你在我家已經五年了，我從也沒有聽見你抱怨過。

芳 這，這是真話，一直到今兒，你們對我都很好，我也沒有什麼可抱怨的。

西 那麼，發生什麼事了？

芳 對不起，先生，自從太太的病治好了，她就沒有讓我安靜一會兒：「做這個，再做那個，芳松，這一個做得不好，那個做得不乾淨。」又怨，又罵，又發怒。我再在這兒一會兒是會發瘋的。

西 芳松，你是一個好女子，我不願你離開我。

芳 我很懊惱，先生，但是我永遠也不能……

西 醫生就要回來，什麼都會安排好的。耐心點回到廚房裏去吧。

芳 因為於你有益，我很願試一下，先生。

西 對了，和氣一點兒。(芳松從右下，法官回到辦事桌上工作，妻從左上。)

第四場

人物 西門先生，客德琳。

客 (微笑着) 我不會搗亂你吧，我的寶貝？

西 在吃飯之前，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結束。

客 我只在這兒一分鐘，你不用留我好了。

西 好，說準了。

客 (坐在一張椅子上，開始亂七八糟的說起話來。不停的，無限期的帶着一種無盡頭的轉變。) 我恐怕到吃飯的時候，那隻羊蹄子還燒不好。芳松笨到這種地步，我要是不在那兒守着，這家裏什麼事也做不了。——昨天早上來拜訪你的太太是誰？

西 是一個主顧。

客 她擦的粉太多了，我真不明白，爲什麼男子們會喜歡擦了那麼多粉的女人。她結婚了嗎？一個規矩的女人決不會擦那麼多的粉與胭脂。她常常來看你嗎？

西 (自言自語，不去回答。) 依照以上的情形 (Cognilland 應處有期徒刑……) (向他的妻)

客 你說些什麼？你看，我忙極了，我向你求恕了。沒有關係，不要留心到我，我不會搗亂你的。

西 你這樣真是可愛，我必須要辦完這一件公文。（他又工作）

客 你知道嗎？今天早上我碰到了誰？你永遠也不會猜到的。我碰見的是拉都太太，她穿着一件天青色的衣裳，上面散滿了銀色的星星。我問她要到什麼地方去，她說是要去行懺悔禮。你想想看！穿了這樣的一件衣裳，還把所有的珠寶完全戴在身上！我想她的丈夫應該注意一下，但是他的腦子又是這樣的簡單。再說回來呢，這件事是與我無關係的。我會經告訴你嗎？每斤牛油又漲了兩個銅子。你看吧，麵粉也要同別的東西一樣漲價了。今年冬天要是鬧荒災，我一定不會覺得奇怪的。人類是愈來愈壞了，我一看見這世紀可痛的風化；我時常的自問，世界的末日是不是已經近了。

西 （不可忍耐）求你饒了我吧，你停止了我的工作。（他堵上耳朵，又去念那案卷。）

客 我不再說一句話。（少少的停一停。）我請問你，下個禮拜日，我應該穿那一件衣裳？你不覺得我穿湖色比黑色好看嗎？但是你要知道，現在黑的顏色很時髦。復活節我應該做一件黑絨袍子，我還不知道要用些什麼裝飾品，我以為銀色邊鑲在黑的顏色上一定很好。（法官

愈來愈生氣，他站起來，大步的走着，頭浸在雙手所拿的案卷裏。觀衆們可以看見他的嘴唇很快的動着，好像他正在極力的把自己的注意力統一。他的妻子想要引起他的注意，就跟着他，用盡了力量喊。是不是銀色的邊鑲在黑絨上很好看？不然的話，用一點極簡單的花邊也會叫人喜歡的。你覺得怎樣？我沒有告訴你嗎？那一天，有一個小販送來了一些微尼斯的花邊，他要賣五個「杜加」一個「喔能」呢，我沒有把它買下來真是傻極了！

西（他忍耐到了極點，把所有的案卷全扔在她的臉上。）你到底住嘴不住啊？

客（發出尖銳的呼聲。）你瘋了嗎？什麼把你抓住了？你這樣對待你的妻子嗎？

西（用一種極可怕的聲音。）出去！（妻哭着從右下，大夫由左上。）

第五場

人物 西門先生，大夫，約翰及芳松後上。

醫（向法官）怎樣？有什麼事？我的藥是不是太慢一點？我的藥是決不會錯誤的。但是也有些時候，因為要激動舌頭的懶性，就必須再用一劑藥來援助一下。不過這是要到一種極端的時候才用。太太說話怎麼樣？字音清楚麼？她能夠好好的分別出所有的子音嗎？關於喉音，唇

音，以及齒音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嗎？

西 先生，你的藥的效果太靈妙了，我的妻子現在所痛苦的只是因為說話過多，她盡說些廢話，空話，多餘的話，無意識的話。一直說到我無法自制。我懇求你，先生，請你再讓她啞叭一次吧！

醫 你現在所求我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西 慈悲慈悲吧，最著名的大夫，我請求你再應用一下你驚人的手術，來約束住這言語的汎濫吧。

醫 這不是我能辦的。第一：這是違犯了物理學，道德學，倫理學，經驗派哲學以及藥劑學的種種原理。第二：因為亞里斯杜德在他的語言專書上說過：（*Contraria contrariis contrantur*）這就是說：沈默是違反女子的天性，醫學界應該用手術把言語的本能還給她們。亞里斯杜德說過了與以上相同的原理後，又教人知道：假如把水引回他自己的泉裏，是違背了自然界的定律，那麼同樣的，要把一個女子嘴中的言語強迫她們逆流回去也是不可能的。第三：因為意波克拉斯特同意於亞里斯杜德的見解，而哥連也並不反對他。（僕人拿着行李自內上，預備走的樣子。）

西 先生，我懇求你，請你想一個法子來結束我的不安吧，我的生活真是痛苦到不堪設想了。你

看，我的僕人們都要走了，我家裏的和平是完全的破壞了，我不會再有一刻的清靜，從此以後，我再也不能平心靜氣的工作了，這種工作是需要安靜及專心的。

約（跪下）先生，可憐可憐我們吧！

芳（同樣）先生，我們求求你了。

醫我有一個辦法。

西啊！謝謝你，先生？

約（快活的站起來）我們要歌頌上帝了。

芳（同樣）我要到聖約瑟那裏燒一炷香。

醫這是一種根本上解決的辦法，不過是要到最後纔能夠用，並且你們的一方面還要細細的想一想。

西不要猶疑了大夫，所有的代價我都願意接受。

醫惟一的法子，就是把你們治聾了。

西（驚奇萬分）聾！

約（同樣）聾！

芳 費。

醫 ……用一種我自己製造的藥粉，我可以把你們治醫，像罐子一樣。你自己想想看。

西 醫！假如我聽不見人家的辯詞，叫我怎樣判斷呢。

醫 這是沒有關係的，你因此可以不聽你的律師們帶謊的辯詞，所以你的判斷只有更準確，更神祕了。（西門先生還在猶疑，他的妻上。）

第六場

人物 同上，多一客德琳。

客 （向大夫）啊，先生，我能够再看見你，真是高興，你的手術很成功了，所以我對於你是很感恩，雖然我的舌頭還有些懶，我說話的時候還太慢一點，但是我相信，過了兩天就可以無阻礙的說話了。（向僕人們）你們看看這兩個懶鬼，你們在這兒做什麼，現在已經是吃飯的時候了，什麼都沒有預備呢，你們不願意好好的留在廚房嗎？

約 我不能再在這兒做工了，我要走了。

芳 我也是的，我要請假。

西 不，你們別走，不要留心她的話。

客 你們大家聽聽看，我沒有權力管理我的僕人嗎？大夫先生，自從我的病好了以後，不知道我的丈夫怎麼樣了，我沒有一句話不叫他生氣或是反抗，然而我並不搗亂他，現在所有的人，都反對我了。（她歇斯里的哭起來，盡力的向她的丈夫喊：）你不愛我，你永遠也沒有愛過我，你以為我是一個瞎子，我知道你很注意今天早上來的女人，你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一大陣的眼淚，她逃走了。）

西 （失望的大喊，向大夫：）藥粉！

約 藥粉！

芳 藥粉！

醫 很對，這是唯一的方法，你們把左邊的耳朵伸好，不要動。（他從袋子裏拿出一個盒子，取了一撮藥粉，放在他們三個人的每一隻耳朵裏，做完後，他又說幾句性質與下相同的話：）你們聽見什麼聲音嗎？我說的是什麼話？你們回答我！（他拍手，叫喊：）

西 真奇怪，我看見你的嘴唇動，但是連一個字的音都聽不見。
醫 很好。

約 (向芳松) 他說些什麼話?

芳 (向約翰) 你說什麼?

西 聾了!

約 聾了!

芳 聾了! (他們三個人做啞叭所用的手勢, 想借此教別一個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妻又走回來了。)

客 (向僕人) 你們願意不願意做飯啊? 有誰看見過這麼疏忽的僕人芳松到廚房裏去。(芳

松不動, 呆笑。) 約翰, 去擺桌子, 趕快一點。(約翰也不動, 呆笑。妻向法官: 好朋友, 你來幫我

紐一下束腰帶。吃飯的時候, 我一定來不及穿好衣裳。(法官呆呆的微笑, 不動, 她問大夫:)

大夫, 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你做了什麼事! 你用魔法把他們魔住了嗎?

醫 太太, 你的丈夫和僕人都聾了, 你怎樣的說話, 他們也是聽不見的。

客 (憤怒向大夫) 無賴! 你做的好事! 你是兇手! (她撲在他的身上。要抓住他的眼。大夫逃走了。丈夫同僕人們拉起手來, 瘋狂似的跳舞, 他們每人唱個不同的歌曲, 然後他們一面跳着, 一面把妻圍起來, 跳着, 轉着。她盡力喊, 同時幕漸下。) 上帝! 我家裏的人都狂了, 停住, 停住! 放

開我！

〔劇情說明〕西門法官娶了一個既溫柔且美麗的妻子。可惜她唯一的缺點就是啞叭。這是使法官引為無窮的憾事。有一個最著名的包理得醫生，居然動用手術將她的病治愈了。啞叭說話，攪得天翻地覆，人畜不安——男女僕紛紛辭工，法官丈夫更被纏得神魂顛倒，痛苦萬分。她却幾天成晚喋喋不休，自得其樂。西門法官懇求醫生發一次慈悲，再讓她治回啞叭。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救的方法，就是把丈夫與僕人們都治斃，來抵禦她的無聊的廢話的纏擾。這樣一來，法官雖沒有聽見兩造的辯詞，和律師們的謊話，他的判斷只有更準確，更神祕了。

〔導演計劃〕這是一齣諷刺喜劇。倘若把握住妻子啞叭時和說話時前後不同的情態，以及丈夫事前的焦慮，中間的喜悅，與事後的煩惱；使這些情緒的反應，以表情動作表現出來，那末喜劇的要求便達到了。妻子在前部，可以盡可能地做得木納笨拙，那末後部的多嘴多舌，活潑輕盈，更顯得誇張有趣。演員即使將這角色處理成前後判若兩人亦並不為過；因為這本非現實的戲劇，固不必拘泥於寫實的表現方面。丈夫的三個心理過程的轉變，要做得明顯。他的對妻子感覺的轉變，就是觀眾對於這戲的感覺的轉變。所以，這兩個重要的角色都有極重大的負擔。妻子是主動力，丈夫是被動力。

前後兩部的戲都很平均。不過，最後第六場，要處理得更緊張些，使那股「狂動」才有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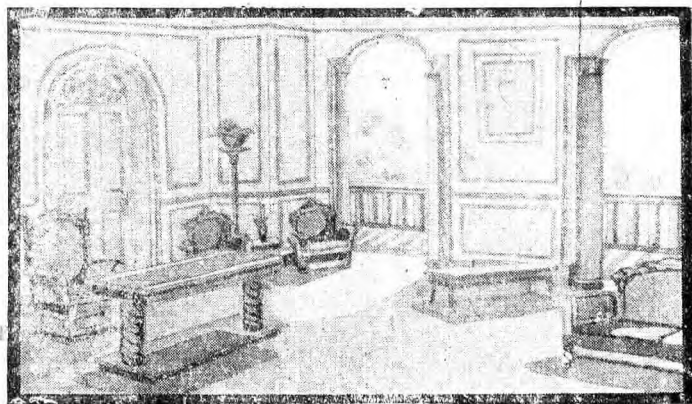
演員的地位，簡單明顯。如果在書櫥前面安置一架梯子，在妻子噤舌的時候，丈夫步步退避，最後無路可走，逃上梯子，那末效果必然更佳。

——幕下——

幽 會

著 東 金 泰 · 美

譯 人 庸



人物

克蒂斯夫人 二十五歲左右的模樣。

蘭斯勞·白里奇 身材修長，一看就知道還不滿二十歲的青年。

白里奇夫人 他的母親，四十五歲到五十歲的光景，長得很清秀。

吉茜 他的姐姐，大約二十歲，很美。

羅柏·斯密司 二十五歲的青年。

應高斯比 五十五歲到六十歲。

神祕的聲音 一個成年男子的聲音。

某鄉村旅館的最遠的一間休憩室，象牙色的壁柱對稱地嵌列在四邊牆裏，嵌在兩邊牆裏的壁柱還幫助架成兩個頗爲寬闊的門椽。從這兩進口望出去，可以看見走廊的警影，牆上掛着一兩張相當巨大的油畫，也許是模倣古人的新作。每個倚角裏都置有花架，上面擺飾着時新的鮮花。室內的傢具包括：幾只套着椅帷的安樂椅；一只柳條長椅，上面置有椅墊，

也套着椅帷；兩只柳條桌子，桌上的花瓶裏插着長壽花；兩只熱帶式的柳條椅分別安置在左右兩倚角的花架旁，椅背特別的大，是一種斐列濱式的籐椅。

遠處的樂隊奏着舞曲。幕升起後不久，一個大約二十五歲左右的年青少婦和一個不滿二十歲的身材修長的青年從左進口上。她穿一套下午戶內的服裝，又文雅，又漂亮。他穿白長褲，短黑外衣和跳舞皮鞋。一看就知道他現在正停留在戀愛的頂端。他盡可能地靠近她。眼睛仰慕地，不稍間斷地向着她的臉望着，走進來的時候，他常常很不技巧地碰她。他們的臉都熱得有點發紅，顯明是剛從舞廳裏來。她用她的手帕當扇子搧，他也用他的手帕替她搧，在進來之前，她說：「唔，讓我們找一個地方坐坐。」他同時說：「唔！真好，你跳得真好！」他們一面說話，一面走進來。

克 我們可以在這兒坐一會兒！（她立刻坐了下來）

蘭 是的，這兒真是一個好地方，空得連一個人影子都沒有。旅館裏祇有這兒安靜，因為比較偏僻了一點，所以難得有人來。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要請你往這邊走，（坐在長椅上，身子傾向着她）在一個什麼人也沒有的地方待着，有一種特別的情趣，是不是？

克 （仍然用手帕搧着）什麼？你和我不是人嗎？

蘭 我不是這麼說，我是說除了你和我以外，再也沒有第三個人了。

克 （一面笑，一面指着左右兩邊的走廊柱子說）再也沒有第三個人了？這旅館裏至少也有三百人。

蘭 是的，可是他們現在不是到戶外遊逛去了，就是在跳舞，再不然，就是喝茶喫點心去了，因此實際上祇有我們兩個人，我是指實際的情形說。

克 是的，我也是這麼想，這兒的確很偏僻。（她關心地四面看望一下，然後轉過身來，向他微笑地說）你不去同那般像你一樣年青的姑娘跳舞嗎？

蘭 （很誠懇地）同她們？天知道，不！

克 那豈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嗎？

蘭 我不近情理。我也不要近情理。

克 其實即使你喜歡她們也是一個很自然的事呀！我看看你還是去同她們跳舞罷。好不好？

蘭 （打斷她）不。她們一點人生經驗也沒有，我喜歡懂得一點人生經驗的女人，像你這樣。

克 但是你的年紀——

蘭 年紀有什麼關係，一個男子所以會和一個女子結合是因為他們倆有同樣豐富的人生經

驗。

克 (心不在焉地) 白里奇先生, 你以為是這樣嗎? (在她說話的時候, 她很關心地向四周察視。)

蘭 (極正經地) 我以為是如此, 我在認識你的那分鐘已經有這種感覺了, 就是前天晚上九點一刻, 我在應接室裏那報架的旁邊, 頭一次和你見面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種感覺了。

克 是嗎?

蘭 那時候我就有這種感覺, 並且我還覺得似乎有點——(他嚥住了) 被你吸引住了, 克——

克——克——(他感情地想說又猶疑着不說)

克 我姓克蒂斯, 你好像是忘了。

蘭 (又嚥住了) 我沒有忘, 我知道你姓克蒂斯, 可是在我初認識你的時候, 我還以為你是克蒂斯小姐呢, 昨天早上有個書記告訴我, 我纔知道你已經結——結婚了。

克 (有一點討厭) 有個書記告訴你?

蘭 是的, 我問他可曾看見你去用早餐, 他說: 「你是問克——克蒂斯夫人嗎?」因此我纔知道你已經結婚了。(他懊喪地搖搖頭)

克 (微笑) 唔?

蘭（愁思地）現在已經沒法補救了。

克大概是沒有了罷！

蘭（比較興奮點）可是我們男人看見了一個飽經世故的女子，往往會被她的魔力吸引住，身不由主地傾心於她，我對你就是這樣。可惜這旅館並不是一個適合於解說感情的地方。即使你一定要解說，那在跳舞的時候總也辦不到，至少也不能說出你所想說的話。別的時候，如果沒有別人纏住你，你的母親和姐姐就會來差你替她辦這個辦那個，一天到晚替她們辦事，真討厭極了。一直到現在我方才得到一個機會來和你談談。

克（很急地）我想你還是去同那般年青的姑娘跳舞的好！

蘭（不明了地）你這麼想嗎？

克是的，我看你還是去跳舞罷！這總比你白向我解說什麼感情有味的多。

蘭（很急地）不，不，跳舞沒有什麼味。我要告訴你，你給我的印象。

克白里奇先生，去跳舞罷！我看你還是去跳舞。

蘭（很快地）不，不。我要使你明白爲什麼我會對你這樣，克——（嚥住了）克蒂斯夫人。我真想不到會對——對一個結過婚的女人這樣傾心的。這完全是因爲我——我對你發生

愛慕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經結——結過婚了。等到那個書記問我：「你是問克蒂斯夫人嗎？」我纔明白真相。但是愛慕之心却早已在我的心底種下了很深的根。（搖頭）想不到我會對一個結過婚的女人發生這種感情。

克 但是白里奇先生，我並不像你所說——我的丈夫已經去世了。

蘭 （不知所措地）寡——你是寡婦？（突然跳起來，很驚奇地）唔，我的天！

克 怎麼了？

蘭 唔，天呀！

克 怎麼了？

蘭 也許是我少見多怪罷。起先我以為你還沒有結婚，等到後來我剛弄明白你的確已經結過

婚了，可是現在你却又是一個寡婦了——沒準，這樣倒好，祇是——祇是——

克 祇是什麼？

蘭 （很急地）我並不是指你的丈夫而言。我說這樣倒好並不是對你的——（他想改正他

自己，但是又噤住了。）

克 唔！

蘭（皺皺眉，想了一想）不是，完全不是這回事。我是想到了我的家庭，我的母親，我的姐姐——老實跟你說罷，她們總把我當三歲小孩子看，她們不會了解我的，如果我跟她們說你是一個寡婦，那——

克 你以為她們聽見了這話，會發生興覺嗎？我從來沒有見過她們。

蘭 是沒有，但是——但是當然她們曾經說起過你，並且還說起過好幾回。

克 她們說起過我？

蘭 住在這種旅館裏的是怎麼樣的人，你總該知道罷！成天喜歡打聽別人的事。這一位是誰？那一位又是誰？這女人跟那老頭子是什麼關係？是不是他的妻室？或是他的女兒？或是他所僱用的看護婦？諸如此類的話很多很多。當然啦！我家裏的人一看見你，就對你注意，因此自從她們知道我認識你之後，說了一大堆關於你的話。（他搖搖頭表示她們對她的批評是不利的）

克 唔，是真的嗎？

蘭（懊喪地）她們像老鷹一樣地看着我。如果我告訴她們你是一個寡婦，我知道她們會說什麼的。

克 是嗎？

蘭 (搖頭) 我自己也沒想到我會對你發生這種感情。

克 你真不想去同那般年青的姑娘——

蘭 (心有所思地) 不！(突然轉向她) 我要問你一件事。從法律上嚴格地說起來，我還沒有達到法定年齡，所以想過去，我一定先要得到母親的同意，因為我的父親已經去世了，我的母親應該是我的保護人，她為人很不講情面，又喜歡管理別人，所以要使她了解倒很困難。

克 了解什麼？

蘭 了解我對你所發生的感情。我知道這事很困難。昨天晚上我向母親和姐姐稍微提了一提——她們簡直就像是魔鬼。

克 她們像嗎？

蘭 我正經地跟她們說，她們不認識你，也沒有看見過你，可是她們却把我的話當做笑柄，對你又吹毛求疵，所以我想在這幾天之內，先還是不要讓她們看見我們在一塊兒的好。不然，她們說起來，我真受不了。

克 是嗎？

蘭 我說：我父親臨死的時候，在他的遺囑上寫明一定要我到二十歲纔能動用他給我的遺產。因此在我的母親和姐姐的眼中看來，我將成爲許多女性追求的目標。不過，無論如何，我知道我衝動的情感，現在是決不能克服的，所以我要問你——是——是——（他噤住了）這樣，我知道你已經守寡了，但是你願意不願意——（他噤住了）當然我還沒有知道你的丈夫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克 （不能自信地）什麼？（她站起來）

蘭 我是說我——我不知道你對再嫁有什麼意見。即使媽媽答應了我們，可是——可是——

克 （更不能自信了）白里奇先生，你是向我求婚嗎？

蘭 噯——呖——是的。（視線從克蒂斯夫人的肩頭遠射到右邊的走廊）唔，天呀！她們簡直像老鷹一樣地釘住我！那不是我的母親來了。（很懊喪地走向左邊）

克 （在他轉身的時候）也許來得正是時候！

蘭 （懊喪地）姐姐也來了！

克 那有什麼關係？

蘭 （急躁地）我已經對你說過了。她們要是看見我和你在一塊兒就凶得怕人。（很神經質

地向右望，又向左望）請你原諒。（很鎮靜地走到長椅的一邊跪下。長椅的地位是在舞臺後面的正中偏左一點）我想還是不要讓她們看見我的好。（他立刻爬到長椅的下面，躲在底下。長椅的帷套把他完全遮住了。他在長椅的底下低聲懇求）她們也許祇是經過這兒，你可別走——就是你一定要走，也請你立刻回來。

（克蒂斯夫人站住，傻楞了一會，然後忍住笑，轉過身，假裝研究掛在左牆上的油畫。白里奇夫人從右進口上。白里奇夫人是一個長得很清秀的四十多歲的婦人，不過現在却並不見得和靄可親。她很堅決地走進來，停住，朝克蒂斯夫人的背部注視着。然後捉摸不定而又厭惡地滿屋子查看。蘭斯勞的姐姐——吉茜從左進口上，她長得很美，大約二十歲，但是在進來的時候，臉上却帶着很不愉快的神情。她的服裝和她的裝束告訴我們：她剛從高而夫球場來。）

吉（一面走進來，一面叫着）蘭斯勞！（停住，捉摸不定，用詢問的目光望着她的母親）媽媽，蘭斯勞上那兒去了？剛才我還瞧見他在這兒呢。

白（憎惡地）我也瞧見的。（彼此看看，然後一同轉向克蒂斯夫人，她正假裝表示對一張油畫十分感興趣）真怪！

吉 是呀！真怪。

（她們彼此再看看，走到一邊，心領神會地交耳接談一下，神色不變；然後再轉過身來望着克蒂斯夫人。）

白 對不起，請問你看見我的孩子沒有？

克 （轉過身來）啊？

吉 剛才他是不是在這兒？

克 是的。

白 那麼請問你，他是不是回到他自己的房間裏去了？

克 （漠然地）我不知道，他並沒有告訴我。

（她向她們略點點頭，帶着微笑從左進口下。她們望着她走出去。）

吉 （仍然望着）她真不要臉。

白 （坐在長椅上）真不要臉。

吉 （問她的母親）我真不明白小傻瓜是怎麼走出去的。你從那邊過來，我從這邊過來，怎麼會都沒瞧見他呢？他一定是怕我們當她的面使他難堪，小傻瓜！

白 我看她至少也有三十五歲了。這一類的女人我雖然聽見說過，可是今天卻還是第一次親眼看到呢！

吉 我以爲她是頂危險的一種女人。

白 當然啦！我想她一定沒有向孩子坦白地承認她是寡婦。要不是那個書記告訴我，我也不會知道的。

吉 唔，她一定會諂媚蘭斯勞，向他說他已經成年了，已經可以談戀愛了。

白 她一定先把他迷住，然後再告訴他真話，說她是寡婦——那時候真不知道蘭斯勞會做出什麼事來。

吉 昨天晚上我跟他說，旅館裏壞人很多，自己應該特別留神，你知道他說什麼？他說：「她是仙子，一個天上最美麗的仙子。」

白 （冷酷地）他說他不願意讓人家隨便侮辱天上最美麗的仙子。連住在隔壁房間的人都聽見了。（站起來。）吉茜，你去瞧瞧他倒底溜到那兒去了。他一定會再去找她的。

吉 （坐下）剛才我連打了三盤。請你讓我坐下休息一會兒，好不好？

白 那麼你爲什麼不回房間去呢？

吉（祇好笑笑）我實在太累了。我即刻就回去，（指指左進口）你先去——

白 看住她？看住她倒比看住小傻瓜容易。你是不是就回房間去？

吉 是的，我這就去。媽媽，你先去罷，他會——

白 不會的，我去看住她。（走出）

（吉茜望着她的母親走出去。看看手錶，站起來向右進口外的走廊看望。她很滿意地走回來坐下，姿態很文雅，但是有點裝腔做勢。一會兒之後，一個大約二十五歲的青年從右進口走進來，神經過敏地在進口的地方就停下了。）

羅 你！

吉（溫聲地）你！

羅 你母親——

吉 她走了。

羅（神經質地走向前去）我——我——

吉 恐怕以後我們不能再利用這個地方會面了。弟弟追求克蒂斯夫人，他們也在這兒會面。剛才上天保佑，是媽媽來把他們嚇走的。

羅 (移一把椅子靠近她坐下) 現在祇剩下我們兩人了! (很感情地低聲說) 祇剩下我們兩人了!

吉 祇剩下我們兩人了, 羅柏這兒真是個好地方, 沒有人會來麻煩你, 所以我要你到這兒來會我。

羅 (神經過敏地) 你母親會來嗎?

吉 不會的。

羅 她不知道我在這兒罷?

吉 她一點兒也不知道, 隨便誰做夢也不會想到你在這兒的, 這就是大旅館的優點。

羅 親愛的——

吉 嘞, 親愛的?

(這時候長椅稍微向前移近了一些, 但是因為長椅在他們後面的緣故, 所以他們沒有發覺。)

羅 我不明白你母親為什麼這樣不喜歡我。

吉 (沉思地) 我想大概是因為她——她嫌你家比我家窮。

羅 她爲什麼要這樣想，說我愛你是因爲你家有錢呢？

吉 噯——

羅 (向她靠近，放低聲音說) 親愛的，我問你——

吉 (也向他靠近，說話的聲音低得像在耳語) 唔，親愛的，什麼？

(他們的聲音越來越低，長椅也越移越近。)

羅 我問你——

吉 唔？

羅 (體貼地) 親愛的，你真愛我嗎？

吉 (眼睛向上望着，有點失散狀態) 唔，親愛的，我真愛你！

(長椅移回原處)

羅 你想你的母親會不會改變她的主意？

吉 她從來不肯改變她的主意。

羅 那我們怎麼辦呢？

吉 (輕聲地) 親愛的，我告訴你——這話除了你，別人，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肯說的。

（長椅又慢慢地向前移動）

羅 嗎？

吉 我想媽媽一定完全知道你並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人。她所以反對完全是由於自私，因為她不願意我離開她去結婚，把她一個人孤零零地扔在世界上。

羅 可是不會呀！她還有兒子呢！

吉 （搖頭）我的兄弟簡直是廢物，一點事也不懂。

（長椅又退回原處）

羅 這麼說我們是完全沒有希望——

吉 （看見走廊上有人影子走過來，警告他）噓——噓！

羅 （跟着她的視線）那老傢伙是誰？

吉 他是媽媽的老朋友應高斯比先生，恰巧在這兒碰到的。

羅 （預備離開）我還是——

吉 （很快的）不必。他不認識你，你坐在那兒好了。（她微笑地迎着應高斯比先生）應高斯比先生，你好，你今天又打過八十五了罷？

（應高斯比是一個五十五歲或六十歲的老頭子，穿一條變得很平的短褲，上身穿一件旅行衣，精神很好。他一面不在意地微笑，一面回答。）

應 八十五沒有，沒有我——啊——沒有。今兒我沒有去打過。啊——令堂不在這兒？

吉 這兒？

應 是的，我是說——啊——這兒。

吉 她去找蘭斯勞了。

應 是嗎？——我——

吉 有什麼事要我告訴她嗎？

應 （走到左進口）沒有。我——我——（他看看錶，若有所思地看看吉茜）沒有，我想我——

啊——（走出去）

羅 這老傢伙真不識時務，我希望再不要有人撞進來了，因為我——

吉 親愛的，不會的。現在又祇剩我們兩人了。

羅 親愛的——

吉 唔，親愛的？

羅 我們難得見面，因此我把接近你的機會看得更寶貴了。

吉 唔，是的。

羅 如果我們能一塊兒離開這兒的話，豈不是可以永遠——

吉 （如幻夢一般地）是的，永遠離開這個世界。

羅 爲什麼我們不能——

吉 噓，親愛的。

（她看見左廊上有人走過來。她很不高興地望着那邊。）

吉 是那個討厭的女人。

羅 我不認識她。

吉 她正在勾引蘭斯勞。那個小傻瓜被她迷得一點智慧也沒有了。她老得可以做他的母親。

（長椅顫動一下）

羅 噓！不要被她聽見了。

（克蒂斯夫人從左進口上。她不安地四邊望了一望。吉茜望着她，冷冷地說。）

吉 對不起，是不是你剛才和我弟弟在這兒的時候丟了什麼東西？

克（勉強地笑）請問你看見一副白手套沒有？

（羅柏站起來，在他坐的椅子上找了找。）

吉 沒有看見。這兒沒有什麼白手套。

克 也許是丟在別的地方了。（向羅柏）謝謝你，不用找了。我想也許——（她稍彎腰，向長椅

後面看了一眼，容貌明朗了許多。）剛才是在這兒的。我看看是不是還在這兒——！

吉 沒有，這兒沒有什麼白手套。（她用尖銳的細聲命羅柏坐下）坐下！

（他坐下。他們背向着克蒂斯夫人。）

克 沒有，不像在這兒。對不起得很，打擾了你們。（她一面說，一面向左進口走去。長椅跟着她移動。她把它推住。）

吉 我弟弟不會回到這兒來的。媽媽去找他了。

克（很有禮貌地）現在當然她已經找着他了。（她看看長椅，再看看吉茜和羅柏；然後再看長椅，她的眼睛睜得很圓，表示她內心的緊張和鬥爭。）

吉（冷冷地看着她）還丟了別的東西沒有？

克（等了一會，她內在的鬥爭阻止她說話。）唔——唔。沒有對不起得很。我打擾了你們。（她

的聲音越來越尖銳。她很快地從左進口出去。

吉 (看着她) 真不要臉! 她竟會回來找那個傻孩子! 以為他也許會回到這兒來!

羅 親愛的——

吉 (轉向他, 很誠懇地) 喂, 親愛的——

羅 (從她的肩頭望出去) 啊呀! (他很痛苦地喊出來)

吉 (熱情地握住他的手) 親愛的, 什麼事?

羅 (站起來) 你母親! (他很快地躲開她的視線。)

吉 唔, 救命!

羅 她還沒有看見我, 但是我一出去就會被她看見的。(他指指右進口)

吉 她來了!

羅 真糟糕! (他的目光失望地落在左後倚角的斐列賓式藤椅上。他趕緊跑過去, 把藤椅轉過

來, 反對着觀眾, 他坐在椅子裏, 使觀眾看不見他。他輕聲地喊) 親愛的——

吉 噓! (她壓止住她想走的思想。假裝很不在意的樣子, 用右手擦擦她的左袖子, 搖動她疊起

着的脚, 眼睛望着天花板, 嘴裏吹着曲子。白里奇夫人縐着眉, 從右進口上。吉茜裝做很愉快

地招呼她)媽媽,你回來了?蘭斯勞呢?

白 (討厭地)我不知道。我以為你已經回房間去了。

吉 唔,我正預備去呢。

白 你一直就一個人在這兒嗎?

吉 克蒂斯夫人剛才來找過小傻瓜。

白 我看見她的還有別人來過——

吉 (不經意地)唔,有的,應高斯比先生也來過。

白 他來過? (她看看手錶,再看看左廊)你不是很累,要回房間去休息麼?

吉 (不經心地)現在我不覺得累了。

白 飯前你應該去休息一下。

吉 那麼,媽媽你爲什麼不去呢?你知道這對你的精神有多麼大的幫助呀!

白 (繃眉)對我有很大的幫助真的!

吉 我也不是單指老年人,其實無論什麼人,祇要他能每天按時休息一會兒,準能得益非淺。

白 (固執地)午飯後我已經睡過午覺了。現在該你去了。

吉 唔，我還要在這兒坐一會兒。我喜歡這樣閒坐着。

白 你說過你要去的。一個人應該怎麼說就怎麼做。

吉 爲什麼呢？如果我願意，爲什麼我不可以再多坐一會兒呢？

白 因爲你說過你要——

吉 唔，即使我說過又有什麼關係呢？難道說我沒有權利改變我自己的主意嗎？

白 我一定要你在飯前去睡半小時。你爲什麼這麼固執？有什麼理由拒絕做這樣一件小事？

吉 茜，你在搗什麼鬼？

吉 （很快地站起來）沒有，當然沒有。

白 （嚴肅的）你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一定要待在這兒罷？

吉 沒有！

白 那麼——

吉 唔，我去了。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你一定要我走？

白 （有一點驚慌）爲什麼？我並不爲什麼，我——祇不過爲你的身體着想罷了。

吉 我的身體（她停下）沒那話！

白 你的身體是唯一的理由。怎麼你走走又不走了？

吉 你爲什麼這麼心急？

白 心急唔，我一點也不心急——我祇是問你爲什麼纔走了兩步又停下了？

吉 你怎麼會變得這樣怪？

白 （安靜地保持着她的莊嚴）怪你說你媽媽怪？我看你纔怪呢！吉茜，你倒底在搗什麼——

吉 沒有！你別着急。我就走！

（她從左進口下。白里奇夫人望着她一會兒，再向右進口望望，然後坐在長椅上。她從手帕中取出一只金色的粉盒子。先打開照照，理理頭髮，左右望了一望，很快地撲上一點粉，闔上，再放進手帕中，嘴裏吹着曲子。）

（應高斯比從左進口上。他有一點不安的狀態。）

白 （好像很驚奇地）唔！

應 啊——我已經來過一趟了，不過我來的比我們——假使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比我們約定的時候早了一點。（他很神經質地笑了起來）

白 （微笑）這也可以算是一個約會。

應 我——我看——在這旅館裏，這兒算是唯一冷靜的地方了。我建議在這地方就是因為

——因為我有話——啊——我的意思是說，要跟你私下談談。這種話祇能——背人而談，當着大家的面，實在有點——難以啓口。

白 （神經質地微笑着）你這話說得很神祕，應高斯比先生。

應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稱呼我。

白 （正經地）你要我不客氣地叫你亨利嗎？

應 你曾經這樣叫過我的。

白 （有點激動地站起來）是的，但是那已經很久了。

應 （銳聲地）那時候我叫你凡尼。

白 （更激動了）我以為我們不應當再提起以前的事。那祇不過是一場惡夢，而且又已經發生了這麼久。

應 （他也更激動了）惡夢？凡尼，你知道我為什麼不結婚嗎？你應該知道——

白 （很快地替自己辯護）不，不！那跟我沒有關係！

應 跟你沒有關係？在你母親破壞我和我的婚約的時候——

白（雖然她想壓制她自己的聲音，但是仍然喊了出來）亨利那完全是誤會。

應 不是誤會。這些年來我一句話都沒有向你提過，那是因為我的主張如此，我不願意向結過婚的你提這件事。但是現在我卻可以說了，你當初是存心破壞我們的婚約。

白（氣噎住了）我沒有！

應（壓制着感情）是你破壞的！（一面說，一面走開）你以為蘭斯·白里奇比我強，所以你一個字也不解釋地就把戒指和信都退還了給我。

白 唔！

應 是你！

白 你以為你這樣攻擊我很體面嗎？

應 體面？你怎麼敢這樣問我？

白 但是你是知道我為什麼那樣做的。

應（苦笑）我當然知道！不過是因為你容易變心罷了。當然你不會有勇氣來解釋這一切的。

白（極感情地）但是你沒有知道我所受到的壓迫，你不知道媽媽怎樣壓迫我。她簡直就逼

着我嫁給他，亨利，早上到晚上，晚上到早上，一個星期，一個星期的一——

應 那麼你就從來沒有過勇氣，從來沒有忠心對待過你自己所認可的未婚夫——

白 我是弄糊塗了。我是——

應 你從來也沒有關心過我——

白 我關心過你的！

應 沒有！沒有！沒有！

白 （可憐地）亨利，你聽我說！（她按住他的肩膀）

應 （移開）爲什麼在那時候，你不跟你媽媽說呢？爲什麼——

白 我愛你——亨利，我愛你！我不自主地讓媽媽破壞了我們的婚約，破壞了我們的幸福。

應 假話！你跟白里奇過得很幸福，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對我說過了。

白 我祇是盡我的責任，我極力裝做快活，但是創傷永遠也不會收口了，亨利！

應 （粗聲地）我不信！

白 （悲哀地）真的，亨利。（她陷坐在吉茜曾經坐過的椅子中）

應 （嚥住）什麼？

白 (屏弱地) 亨利，是——創傷永遠不會收口了。(頭低下來)

(他在房內踱來踱去，突然停在白里奇夫人前面，兩眼望着她。)

應 (嚥住) 你知道這些年來我怎麼過的嗎？

白 (害怕地不敢擡起頭來) 我——我聽說你——你做地產生意——很順利。

應 是的。但是這對生活有什麼用呢？你瞧！當你中年的時候，你有你的——孩子來安慰你。我什麼都沒有。

白 (哀憐地，頭仍然低着) 唔，我想你一定有的。

應 我跟你說我沒有——整個世界上，整個地球上，沒有一樣東西使我留戀！(他向四周看了看，然後坐到她的旁邊，輕聲地喊) 凡尼——凡尼——(長椅向前移近一下)

白 (也是低聲地) 唔！

應 凡尼——我——我——凡尼——我——(他克制不了他的感情，他的說話變成了斷斷續續的詞字。這時候長椅再向前移近一下。)

白 唔，亨利？

應 雖然你算盡了責任，假裝快活，但是你又說你的生活已經受了很大的創傷。我的——我的

生活——都是毫無生氣！

白（喃喃地）唔——亨利！

應 但是我們的生活還沒有完。

白（搖頭，用微弱的聲音抗辯）唔，不！不要再說下去了。

應 凡尼，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有時候我想借工作來安慰自己，可是始終不行。一直到現在我還
有餘痛呢！

白（悲苦地向他說）是的，你是的！

應（搖頭）我還沒有忘記，我還要——我還要——我還要——

（長椅更向前移近）

白 不，不。

應 我要。我還要——我還要——

白（用微弱的含泣的聲音抗辯）不是，你不是。亨利，你不過這麼想想罷了。

應 不。我不是空想。我——我——我還是愛你的，凡尼。

白（恢復了許多，微笑着，搖頭）唔，天呀，不要。

應 凡尼讓我們——讓我們盡量地利用這剩餘的日子來補償我們過去的錯誤罷！

白 (比較活潑了一點) 爲什麼——怎麼——怎麼——我們——我從來也沒有這樣想過！

應 (正經地) 凡尼，我要你嫁給我。

(她向他注視着。長椅移近得祇距離他們一寸了。)

白 什麼？

應 我要你嫁給我。

白 唔，天呀！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我的孩子知道有人向我說這種話！

應 (誠懇地) 讓他們慢慢知道了。

白 (目瞪口呆地) 慢慢地以後——以後——

應 凡尼，你不至於想把我們的幸福再破壞一次罷？

白 (好像是詫異地) 假使我能知道你今天下午約我到這兒來是爲了——

應 (正經地) 凡尼，請你立刻回答我。你怎麼說？

白 (柔弱地，手按着胸) 唔，天！

應 你一定得回答我。

白 我還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我不能讓旁人知道——

應 請你回答我，凡尼——親愛的凡尼！

白 （無感覺地）唔，天呀！

應 凡尼，親愛的（他握住她的手）

白 唔，我不能讓旁人知道——

應 親愛的，親愛的凡尼！

白 我不能讓旁人知道我們——

（他們的說話被一個看不見的神秘的咳嗽聲音打住了，這是一個成年男子的聲音。他咳嗽得很響很有力，好像是故意希望能得到人家的注意。）

神 啊哈姆！啊啊哈姆！

白 （從椅子上跳起來）天呀！

應 （跳起來）什麼東西？

白 （站起來）一個男子的聲音。

應 就在這屋子裏！

白（躲在椅子裏）唔，救命呀！

應（四周查看一會之後，發覺斐列濱式藤椅倒放着）誰躲在椅子後頭？（他很怒地要走過去，但是被白里奇夫人的鏡叫聲阻止了。）

白 不要過去。我寧可不知道他是誰。（站起來）我們走罷！（她站立不穩）

應（不能決定，但是很怒）我們應該知道是誰在這兒偵察我們。

白（抓住他）唔！

神（很怒地）我並沒有偵察你們！這是旅館裏的一間公共休憩室——

白（呻吟地）唔！

神（繼續）任何旅客都有權利待在這兒，假使你要在公共的地方談私事——

白（倚着應高斯比的肩膀）唔，天呀！

神（繼續）那是你自己的錯，不是我的錯。我祇是警告你們不要再往下說了。一個下午，我已經聽够了人家的私事了。

白（歇斯底里地）唔，我們走罷！（她拖不願走的應高斯比向左進口走去）我們走罷！

應（轉過身來，很怒地）先生，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是在我把這位太太送出去之後，我一定要

弄明白你是誰，我馬上就回來的，先生。

神 很好！

白 唔，天呀！

（吉茜突然從左進口上。白里奇夫人趕快鬆開挽住應高斯比的手。）

吉 （突然停住）怎麼一回事？

白 （顫動的聲音）沒有什麼事！一點事也沒有，吉茜，你爲什麼說這兒有事？

吉 那麼你們爲什麼這樣驚慌？

白 （試放鬆情感，但是沒有成功）一點兒也沒有什麼——一點兒也沒有什麼。我在這兒和應高斯比先生談談過去的事——我們正預備走。我們正預備走——就是這麼一回事。我——我——（她突然痛苦地背轉身，然後再面對着吉茜，裝做笑臉說）我很好。

吉 是的，你看上去像是很好，應高斯比先生，能不能請你告訴我，你說了些什麼話使我母親這
樣驚慌？

白 但是我並沒有——

應 （阻止她）白里奇小姐，我決不會對我親愛的老朋友，你的母親說不恭敬的話的。（很怒

地轉過身來)不過實在是因爲在這休息室裏躲着一個偷聽別人說話的流氓——

吉 (驚慌失措地)什麼?我想不會有的。

應 有一個!一個偷聽人家說話——

神 (怒)我已經說過了。這是一間公共休息室。如果你們說話,我怎麼會聽不見——
我再也不能忍耐了,他躲在那籐椅後面。

(他掙開白里奇夫人和吉茜兩人的手)

吉 (喊)不要過去!請你不要過去!

白 (同時)亨利不要過去!

應 (但是應高斯比早已到了那籐椅的旁邊,他把羅柏抓了出來,羅柏嚇壞了。)
出來,你這流氓滾出來!

羅 (很急地)不是我,不是我。

白 羅柏·斯密司!

吉 (愁苦地)唔,天呀!

應 (很怒地)你爲什麼要嚇唬一個女人?

羅 我沒有我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坐在那椅子後面，可是我並沒有說話。

應 那麼是誰呢？

神 假使你再要我一個見證，你可以把長椅搬開！

白 （正要坐在長椅上，馬上站了起來）什麼？

吉 看！

（白里奇夫人嚇得尖叫起來，長椅很快地向左進口移去，無疑它是想逃走。）

應 （向羅柏說）拉住它！不要讓它逃走！

（他們把長椅從門口拉回來）

羅 （舉起長椅）出來。

應 出來！

蘭 我不要出來！你們放手！

應 抬起來！

（他們一齊動手蘭斯勞在底下，頭髮很亂，衣服也全皺了。）

白 （詫異地）蘭斯勞，唔，天呀！

應 (向蘭斯勞) 不要臉!

羅 不害羞!

蘭 (憎恨地) 你們不放手。好，我一定要使你們後悔。(他站起來，整理他的衣服。)

應 (怒) 你除了嚇唬女人和偷聽別人說話之外——

蘭 (興奮地) 但是這並不是我的錯，你們不給我一個機會出來，老實說，這兒祇有我一個人的行為沒有污點。(他轉向白里奇夫人和吉茜) 我用不着責備我自己，但是你們呢？你們從前批評克蒂斯夫人怎麼樣不是怎麼樣不是，現在看你們自己怎麼說！假使你們再要說她的壞話——祇要你們一提及她的名字，我就要——

白 蘭斯勞，住嘴！

蘭 住嘴？我住嘴嗎？(譏笑她們) 如果你們要我住嘴，第一你們再也不準叫我蘭斯勞了。你們知道我多麼恨這個名字。我早就想換的——現在正式換了。隨便你們叫我什麼都好，可是不准再叫我蘭斯勞了。

吉 (指着長椅) 你躲了多久了？

蘭 (嚴肅地) 多久？到聽見彼此「親愛的」「親愛的」叫來叫去好呀！你以為我愛聽嗎？

一套罷！我所聽見的簡直——幸虧我身體還不錯，不然——

白 不准說下去了！唔，天呀！

應 那聲音好像不是蘭斯勞的聲音——

蘭 (恫嚇地) 我不准人家叫我蘭斯勞，你聽見了沒有？連你也在內，你知道嗎？

應 (忍耐地) 你愛叫什麼就叫什麼，但是我現在要知道到底是誰在說話，你說不是你——

蘭 (着重地) 不是我。我不會叫你搬開長椅的。

應 (指着羅柏) 他也說不是他。

羅 我出來之後，那人還說話呢。

應 (困擾地) 是呀，那麼是誰——

蘭 我不管他是誰，現在我祇要向你們申明，我有我自己的計劃，誰也不准來干涉我，一直到現在我從來沒屬過我自己，可是現在我知道了，你們的——

(他的聲音越來越高，吉茜向左進口呆了一眼，預備緩和他。)

吉 噓！有人來了——

蘭 我不管誰來，我祇要說我所要說的話，我自己會決定我將來的生活，我要跟誰結婚就跟誰

吉
噓！

（蘭斯勞跟着她的視線向左進口望去。他立刻鬆懈了。）

蘭
是她！

（克蒂斯夫人上，但是遲疑不決地停在門口。）

克
唔！我想我——（她轉身欲走）

蘭
等一會。我正在向他們述說關於你的事。

克
白里奇先生，是嗎？

蘭
（向其餘的人規勸）她從來也沒有叫過我蘭斯勞。克——克蒂斯夫人，我還沒有向他們說，他們已經知道你是寡婦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不必擔心了？

克
不必擔心了？

蘭
從剛才我躲在椅子底下起，一直到現在，我發現了許多許多的祕密，我正要全盤講給你聽。

白
不害羞。

吉
（沒有法子，祇好笑了）那有什麼關係呢？這兒早就有人「全盤」知道了。

克 (爲之一驚) 白里奇小姐, 你說什麼?

應 (興奮地) 她說得不錯, 太太, 她是說在這休憩室裏有一個人躲——

克 (衝出來) 唔, 天呀! 你怎麼會知道?

其他的人 什麼?

克 沒有什麼。

應 好了! (向羅柏) 我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了。讓我把他抓出來。

克 (喘息, 懇求) 請你不要!

應 (停住) 爲什麼?

克 (輕聲地) 他是我的朋友。

蘭 (疑懼地) 你的朋友?

克 我——我來替他解釋。他決不會說出來的——啊——隨便什麼事他都不會說出來的, 他

實在和你們毫無關係。你們, 他一個也不認識。

神 不! 我並不屑認識!

應 (怒) 現在我一定要——

克 請你不要！

應 我要知道他是誰。

克 (辯護地) 對不起！你把他找出來也沒用。你們一個人也不認識他，但是在這旅館裏卻有許多人不認識他。

應 (搖頭) 我不懂你的意思。

克 (顫聲地) 他來這兒纔一天。我們——我們不要別人知道，我還有許多別的約會，所以我祇能在早晨陪他到鄉下去散散步——我答應他下午五點鐘到這兒來會他。

蘭 (他一直很痛苦地望着她) 但是——但是——我呢？

克 你，我早就請你去同那般年青的姑娘跳舞。

蘭 (可憐地) 於是你可以和他——在一塊兒？

克 是——是的。

蘭 (沮喪地) 唔，天呀！

應 太太，但是你所說的話並不能減輕他偷聽別人說話的罪呀！

神 (好爭論地) 爲什麼呢？難道一個女人沒有權利把她和別人的約會祕密起來不給別人

知道嗎？假如旅館裏有人看見我和她在一塊兒，他們會知道我們全部的事情的。（無可奈何地）所以她要我到這兒來會他，因為這兒很安靜。

應 這並不能——

神 這完全是你自己的錯，昨天我在火車上一晚沒睡，我在這兒剛預備睡，你就把我吵醒了。

應 誰把你吵醒的？

神 是你。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向一個第二次結婚的女人求婚像你這樣吵鬧的。

吉 （驚奇地）唔，媽媽！

白 （很嚴肅地）吃過晚飯，我有話同你和羅柏說。亨利，管他是誰呢，不要再爭吵了。（她拉住

應高斯比的手臂。）

吉 走，讓我們都離開這兒。（她和羅柏一塊兒從左進口下）

應 （在他和白里奇夫人一同走出去的時候，他回過頭來，叱責地）先生，我希望你自己會感

覺羞恥。

神 好好地走，我的孩子。

應 （大怒）我要——（他預備回進來）

白 (阻止他) 亨利!

(他們從左進口下, 吉茜和羅柏已經走進走廊了。)

蘭 他是不是說「一個女子有權利把她和別人的——約會——祕密起來」

克 是的。

蘭 他是對——對你說的?

克 親愛的, 是的。

蘭 唔! —— 唔, 唔!

白 (在外面叫他) 蘭斯勞!

蘭 (垂頭喪氣地) 唔!

(他沮喪地向左進口走去。正預備出去的時候, 他又停了下來。)

克 (在他停下的時候) 白里奇先生, 還有什麼事?

蘭 (嚥住了) 沒有——沒有什麼事。(他走出去)

克 (微笑地想了一想之後) 可憐的孩子!

神 (不平地) 我纔可憐呢!

(她走到右後倚角的斐列濱式籐椅旁邊，搬過一只小椅子靠近他坐下，向那坐在籐椅後面的男子說話。)

克 親愛的，現在這兒祇有我們兩人了。

神 是的，親愛的？現在祇有我們兩人了。

克 可憐的孩子！

(她四面看了一眼，然後突然地坐到籐椅背上去，幕落。)

(二十九，一，二十一，改譯。)

〔作者小史〕 布斯·泰金東 (Booth Tarkington) 生於一八六九年印第亞納波利斯城。曾在斐列

浦厄克塞成專科學校，普爾陀大學，波林斯登大學畢業。兒童時代即與詹姆斯·瑞萊 (James W. Riley) 相友善。他自己承認一生受到他的影響極大。他曾在印第亞納議院當選為議員，但是後來他放棄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最大成就實在還是他的小說，他的小說曾兩次得到普利查獎金。多幕劇中以「克萊潤斯」最有名。獨幕劇中則以「幽會」為他的趣劇寫作天才和諷刺性的對白的典型作。

〔劇情說明〕 在鄉村旅館的一間會客室內，發生了以下的事情：

蘭斯勞是不滿二十歲的剛入世的孩子，他拚命地追求克蒂斯夫人——一個年青的寡婦，因為他的母

親和他的姊姊吉茜都不贊成，所以他很不願意被她們看見，但是偏不湊巧，正是他們在這屋裏的時候，白里奇夫人和吉茜，一個從左邊，一個從右邊，跑了進來，蘭斯勞無路可逃，祇得暫時躲在椅子底下。

其實，吉茜也有愛人，因為白里奇夫人的反對，所以他們也不敢見面，這天剛巧吉茜也約好了她的愛人羅柏斯密司在這屋裏會面。

白里奇夫人，原來這天也約好了一位老朋友應高斯比先生，在這屋裏見面。這位應高斯比先生本來是白里奇夫人的未婚夫，當時因為家庭的反對，她才毀了婚約，嫁給白里奇先生的，但是應高斯比先生却從此沒有結婚，現在白里奇先生過世了，所以他很想和她破鏡重圓。

在同一間屋裏，同一個時候，有三對情人約好了見面，但是不夠，這還有一對。

四對互相有關，他們情人便在這屋裏造成了這幕極有趣的鬧劇。

「導演計劃」這是一個極有風趣的喜劇，而且在導演的處理上與演員的表演上，都無重大困難的地方。「幽會」另一特點是它的演出效果是純舞臺技術的，利用同一空間與時間所發生的突然的事，湊合成一個(Punch)。

六個角色的戲很平均，每一個人物都各懷鬼胎，出場時神情不安。蘭斯勞之與克蒂斯夫人，羅柏之與吉茜，應高斯比之與白里奇夫人，當他們雙雙成對密約幽會時，演員與地位不要重複。白里奇夫人催女兒去休息，而女兒不肯走這一段，要寫出他們的各有懷抱，觀眾因為明瞭她們的居心，那末喜劇味自然會出來。白里奇夫人與應高斯比的愛情場面，一看就使人感覺是一種不自然的關係，誰都要發笑，而喜劇的效果也有了。

三對人物的輪流出現是劇情步步趨於上昇到高潮的自然趨勢中，間沒有一絲間歇。神祕的聲音起初很使懷疑到不是羅柏就是蘭斯勞，直等到他倆被狼狽的拉出來之後，觀眾才知道這並不是他們，而疑團却益深，因為觀眾萬想不到這屬於另一人，他是克蒂斯夫人的真情人，而這人是始終不出場的，戲愈到後來，喜劇的效果也越好。

本劇譯者庸人先生對於演出上還有兩點意見。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附錄於後——

「幽會」演出時有兩個困難。

第一個困難就是道具，兩只斐列濱式的高背籐椅和一只長椅真不容易借到，普通的高背椅子都不够遮住一個人，長椅子下面既躲不下人，演員躲在下面也太吃力，爲了補救這點困難，我以爲高背籐椅可以用舊式沙發來代替，克蒂斯夫人的愛人很早就來了，而且他是爲了避免夢到人家的注意和吵鬧才將椅子反過來的，所以用沙發代替時，沙發仍然可以倒置，至於羅柏，就應該改躲在沙發後面，因爲沙發不比籐椅，很重，而且羅柏躲的時候又很着急。

蘭斯勞躲的長椅或者可以用小圓桌來代替，小圓桌上面鋪一塊大一點的桌布便行了。

「幽會」的佈景是越深越好，因爲那樣才現實。

第二個困難是服裝，中國人着西裝的雖然很多，然而考究的却不多，尤其是在某種時候，穿某種一定的服裝更顧不到，因此「幽會」的服裝不妨全改爲普通的服裝，而且吉茜蕭的考而夫球裝普通人也看不出，這樣不妨將關於考而夫球的對白刪去，如：

吉茜：剛才我連打了三盤……

吉茜……！你今天又打過八十五了罷？

應高斯比八十五沒有，沒有，我——啊——沒有——今兒我沒有去打過。

跋

自從劇選第一集刊行後，整整隔了半年，這第二集方纔問世。這是因為編者參加劇團實際工作，將蒐選的事擱置了。

第一集的銷路相當好，可見讀者對於這種劇選集子認為是需要的。不過，編者對自己的工作，並不能認為滿意。好在自第一集出版後，接着另有獨幕劇選（戈戈，柳木森合編）與好劇本（易喬編）的印行，足以彌補我的失敗。

感謝顧仲彝先生供給我「雪的皇冠」的譯本，和庸人先生特為本集而重譯「幽會」。
仲美與大任兩先生為劇本作精美的舞台面，生色不少。

編者



基本定價

\$ 5.50